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



《詩經》人倫道德觀研究

指導教授：呂珍玉

研究生：劉叡蓉

中華民國 一 〇 八 年 六 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審定書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劉歡蓉 所撰寫之論文
詩經人倫道德觀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

車行健

蔡家和

呂珍玉

指導教授：

呂珍玉

系主任：

周政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

致謝辭

進入職場任教後，深感相關知識難以融會貫通，若能在自我專業領域上精益求精，必能使教學工作更加得心應手，也能啟發學生多元深入的思考，在家人的鼓勵下，我重回學校充電，繼續攻讀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

在修業過程中，因任教學校繁重的校務、教學、導師工作壓力，想片刻專注讀書都顯得困難，好不容易修完學分，徒嘆撰寫論文時間捉襟見肘，書讀太少，參考材料亦缺，前路漫長艱辛。雖然如此，但我始終未有放棄的念頭，因為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必須排除萬難完成它。當看到同班同學陸續畢業，碩專班也結束招生，更加珍惜這階段難得的學習機會。幸好周遭有許多貴人，一路不斷的協助我、鼓勵我，停停寫寫，爐竈屢經火滅添柴，終於看到水開了，如此令人欣喜。論文雖然缺失不少，總也是自己孕釀生成，敝帚自珍記錄這段忙碌教學外的研究成果。

本論文得以完成，首先由衷感謝恩師呂珍玉教授的細心指導與鼓勵。從修習呂老師講授「詩經專題研究」課程，我就非常認真聽講記錄筆記，蒐集整理論文相關篇章，呂老師也不時提點我論文撰寫方向，關心我的生活狀況。就學期間也曾因學校校務繁忙而休學，長期論文毫無進展讓老師擔心，輾轉透過同學傳遞訊息給我。其實我始終未忘進修初衷，純為提升自己，而不是拿學歷文憑加薪，老師也非常肯定我的本心，包容我慢慢的完成論文。

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呂老師不斷地予以指導與修正，每當論文完成一個章節段落，老師便不辭辛勞的逐字修改，同時提供我更多思考方向，從老師身上我也學到嚴謹的治學態度。非常感激老師對我的耐心等待，雖然成長很慢，持續耕耘灌溉，還是會開花結果的。謹以此小小成果，向老師致上敬意。

最後更要感謝家人的支持鼓勵，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撰寫論文，還有那一路攜手同行的同學、朋友，走累了有人靠一下、拉一把，就不覺得那麼辛苦了。謹將完成論文的喜悅分享給大家，致上無限的感恩。

劉叡蓉 謹識於大度山東海大學

民國 108 年立夏

摘要

《詩經》包羅豐富內容，其中不少篇章涉及個人性情，品德修養，以及人倫關係。《詩經》是周人生活畫卷，書中所呈現的人倫道德為儒家所開展，形成中國文化優良傳統。歷代說《詩》觀點，如孔子提出的溫柔敦厚、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詩序》提出的主文譎諫、朱子提出的存理滅慾，無外是透過讀《詩》來導正人的性情，以禮節情，建立上下秩序。本論文探討《詩經》中所呈現的君臣、親子、手足、夫妻、朋友倫理，輔以《論語》、《孟子》、《孝經》、《大學》等儒家經典引《詩》，闡釋《詩經》人際關係意涵。全文分為八章開展：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文研究動機、前人研究、研究方法與各章提要。

第二章 人倫道德的本質

儒家以《詩》作為弟子之教化，是以孔子論及「思無邪」之真情流露與興、觀、群、怨的情操。本章闡明人倫道德的意涵與儒家重視詩教的形成之因。

第三章 君臣倫理

君臣倫理是儒家學說中政治關係的核心，其本質在於匡正君道以利民生，政治體現是以利國利民為共同目標，本章以孔子提出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作為探討並提出君臣之間的權利、義務和相互之間的關係。

第四章 親子倫理

親子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父母與子女的雙向互動關係，正符合了詩教中「邇之事父」、「成孝敬、厚人倫」的實用目的。本章就儒家思想「父慈之養育與教育、子孝之善養與善事」予以論述。

第五章 夫妻倫理

夫婦關係為人倫之始，因而夫婦相互之間的和諧，對於家道的成敗有決定性的作用，本章以情感為基礎探討《詩經》中之「自由與堅貞的戀愛觀」、「愛敬和諧與白頭偕老」的相關詩篇。

第六章 手足倫理

本章從「兄弟之深切情感」、「兄弟之和樂融洽」之關係層面作為分析。兄弟形體雖異其質源卻一致，同為天賦的血源關係，應該相互幫助，同舟共濟。

第七章 朋友倫理

本章朋友倫理包括「交友以信」、「會友輔仁」，並擴充至「賓主之誼」，進行《詩經》相關篇章的論述。

第八章 結論

歸納全文研究結果，總結《詩經》人倫道德觀以「農祀誠喻」、「頌德精神」、「拓疆精神」、「至情不渝」、「兄弟情誼」、「情性之正」、「詩教諭志」為核心開展，建立良好的周代人際規範，並為儒家發揚光大。

關鍵詞：《詩經》、詩教、倫理、道德觀、五倫

《詩經》人倫道德觀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0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01
一、《詩經》內容之教化	01
二、《詩經》之社會人生	02
三、章節提要	03
第二節 前人研究	05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08
一、研究範圍	08
二、研究方法	12
第四節 預期成果	12
第二章 人倫道德觀的本質	14
第一節 人倫道德的意涵與內容	14
一、家族倫理	15
二、社會倫理	18
第二節 儒家以《詩》為教	19
一、孔子論《詩經》	20
二、孟子論《詩經》	26

第三章 君臣倫理	33
第一節 君使臣以禮	33
一、農祀以告誡稼穡之維艱	34
二、祭祖以追慎遠之情	38
三、效史以儆拓疆精神	43
四、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47
第二節 臣事君以忠	50
一、盡忠職守，以示教化	51
二、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52
第四章 親子倫理	57
第一節 父慈之養育與教育	57
一、養育，生我劬勞	58
二、愛子，教以義方	61
第二節 子孝之善養與善事	65
一、善養，事父母能竭其力	66
二、善事，和悅恭敬	68
第三節 聖治之以孝治天下	69
第五章 夫妻倫理	75
第一節 自由與堅貞的戀愛觀	75

一、歌頌自由戀愛	-----	76
二、歌頌愛情專一	-----	80
三、譴責愛情不專	-----	83
第二節 愛敬和諧與白頭偕老	-----	87
一、愛敬和諧	-----	87
二、白頭偕老	-----	91
第六章 手足倫理	-----	95
第一節 兄弟之深切情感	-----	95
第二節 兄弟之和樂融洽	-----	100
第七章 朋友倫理	-----	107
第一節 交友以信	-----	107
一、志同道合	-----	107
二、誠信不疑	-----	108
第二節 會友輔仁	-----	110
一、以禮交友	-----	110
二、以友輔仁	-----	111
第三節 賓主之誼	-----	114
第八章 結論	-----	119
參考文獻	-----	123

附錄一 《中庸》引《詩經》輯錄(共十四條) -----127

附錄二 《大學》引《詩經》輯錄(共九條) -----12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中國文化之源頭，在《論語·八佾》中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¹可見周文化汲取夏商文化精華，重視禮樂文物，為孔子所欣賞，具有質文並重，文質彬彬的君子特質。〈詩大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²文、武、成、宣之時，先民以感人肺腑的詩歌反映政治的現況，先王以此觀風俗、知得失並實施仁政、教化百姓，使人倫淳厚、風俗和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五倫皆可藉由《詩經》的教化使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夫婦之宜、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得以敦厚、顯揚。孔子對周文化的推崇，主要是引用《詩經》以實踐仁的哲學，以及戰國中期楚竹簡《孔子詩論》中，述及讀《詩》的感受。從孔子開始即非常重視讀《詩》，到了漢代以後經學形成，《詩經》被發揮成倫理道德教化之書，這雖非《詩經》之全部，但也非和《詩經》完全無涉，撰者從以下兩方面引發寫作動機：

一、《詩經》內容之教化

《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³孔子以「思想純正」揭示《詩經》的要旨。在《論語·陽貨》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⁴為孔子指示弟子學詩的好處，孔子特別強調《詩》可以感發人的意志，可以考察政教的得失，可以學習人際的關係，可以使人怨而不怒，近則學習孝敬父母，遠則學習效忠國君，還可以增進鳥獸草木的相關知識。由此看來孔子對讀《詩》的功用有高度推崇，不僅可以陶鑄心志，可以了解社會狀況，可以學習人際關係，還可以事父事君，增進博物知識。《詩經》真是當時代的寶典，人人必讀之書，《論語》中也多次引《詩》作為倫理道德規範，落實在日常生活實踐之上。

漢代人論《詩經》之成書，雖不一定全然可信，但也必有所承，未必全然不可信。如《漢書·藝文志》有「采詩」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

¹【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頁28。本論文之後，凡引述《論語注疏》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²【漢】毛亨傳、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頁14。本論文之後，凡引述《毛詩正義》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³見《論語注疏》，頁16。

⁴見《論語注疏》，頁156。

知得失，自考正也」。⁵雖然《詩經》時代尚未有採詩之官，以及採詩制度，然而透過詩歌美斯愛，愛斯傳的傳播路徑，朝中主管音樂的太師很可能也蒐集一些民眾的歌聲，讓施政者了解習俗和民意。又《毛詩·卷阿傳》有「獻詩」說：「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除了一般老百姓的聲音外，朝中官員也可以就自己行政上遇到的問題寫詩，獻給長官，太師得到這些詩，加以整理配樂。漢人以教化諷諫的觀點強調《詩經》「觀風俗，知得失」、「獻詩陳志」的成書過程。

除了從漢人觀點看《詩經》成書的教化性質外，就經文內容與注家解經，在漫長的經學解釋立場下，亦以詩教為主軸，試略舉幾則如下：

《詩經·思齊》：「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論語·八佾》：「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毛詩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毛詩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

《毛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朱熹《詩集傳》：「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從《詩經》文本、以及《毛詩序》、《詩集傳》的解經中，可見《詩經》中蘊有人常倫理、修身齊家、政治論說與歌功頌德之深諭教旨。人類為群居動物，諧和平治是代代相傳的價值要則。如何諧和平治？人際之間必須要建立一套倫理規範，上下遵守不踰越規矩，如此才能完成和諧的人生。

二、《詩經》之社會人生

《詩經》的時代大約在紀元前十一世紀到紀元前六世紀，時間長達約五百年。作品產生地域西自陝甘，東到山東，北達河北、山西，南至江漢流域，可說是時間長、地域廣，集眾人之作的社會人生圖卷。《詩經》的內容包括三百篇，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是地方曲調樂歌，我們從十五〈國風〉中可以了解樂歌來自全國各地，且具有較多的地方色彩。如〈周南〉、〈召南〉、〈王風〉、〈邶風〉，即是以周南、召南之地的土樂，邶地的土樂來命名。而〈雅〉，《毛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⁶。朱熹云：「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兩者意思皆指向：《雅》是論政教成敗的詩。且筆者從其《詩經》文本中理解，內容多以反映貴族的生活和統治階級為主，其中〈大雅〉以史詩、政治詩、讚頌詩為多數。〈小雅〉以讚頌和宴飲生活為大部分，另有些是反映征戍之苦和士大夫怨刺的詩。至於〈頌〉，《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⁵【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3月），卷30，頁1708。

⁶見《毛詩正義》，頁5。

明者也」⁷，也就是歌功頌德的詩。《詩經》之內容，如同孔子所云「思無邪」字字珠璣皆是作詩者的真情流露，呈現質樸自然之本質情性。從《詩經》篇章之內文，在感情自然流露之餘，隱隱觸動著人間的悲歡離合，散發在其隱喻的文字當中。其中，除了語言韻思之美，內容具有普遍性，流露詩人對美好人性的書寫。呈現所處生活的點點滴滴，現實遭遇的無奈與困境，反映人生歲月中的春夏秋冬。書寫內容不脫實際生活，如家庭和諧、男女情戀、離鄉情懷、征戍行役、人際關係、經濟生活、祭祀求福等等，反映人的需求與價值觀，積累較多人的道德規範，禮節秩序，這部分也深深影響著後世。誠如《毛詩正義·序》所說：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蕩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⁸

因為《詩經》中相當多篇章是論述上下人際關係的，是以本論文擬探討《詩經》中到底哪些篇章呈現倫理道德觀？如何書寫五倫關係？這樣的關係至今是否還有價值？這些議題都是本論文亟待探討的。

三、章節提要

本論文以《詩經》為本，輔以儒家人倫思想，探討《詩經》中之君臣、親子、夫妻、手足、朋友的倫常道德。

第一章研究動機。說明引發筆者探討《詩經》中之人倫道德的因素。其中包括《詩經》內容之教化與《詩經》之社會人生。《詩經》篇章除了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還幽微觸動著人間的悲歡離合。其中，除了四言韻思之美，其內容人、事、物之相關，更顯露出高尚情操。《詩經》以所處世代的現實環境，呈現生活中的點滴，以面臨的情境寫出遭遇的無奈與困擾，反映人生歲月中的春夏秋冬，經年流逝的不捨，這一切都可觀出其從實際生活中取材，如孝順之道、男女的情戀、夫婦的歡合與離別、農民的生活、亂世的悲嘆，甚至是君臣關係之相待，慎終追遠的態度等，皆有著社會人生映襯之道德教化，且深深影響著後世。

第二章人倫道德觀的本質。人倫關係，是建立在仁學的人性基礎上，因此也有了相互的對應關係。此章除了說明人倫道德的意涵與內容，還歸納為「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家族倫理說明；父子兄弟之孝悌要達其和樂，維持良好的親情關係，應認同人倫禮制，以實踐倫理常德。而「同尊卑」，乃是確正夫妻關係的前提，因此，夫妻應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才能盡致真正的相親相愛，也才能達到二合一體的高度和諧狀態。社會倫理的君臣關係；強調國君對

⁷見《毛詩正義》，頁3。

⁸見《毛詩正義》，頁3。

臣民有恩，臣民才會感同身受以禮相待。而朋友關係則以道義為建立基礎，闡述「信」是維繫朋友關係的準則。因為儒家以《詩》作為弟子之教化，因此也論及孔子「思無邪」之真情流露與興、觀、群、怨的情操。其中亦觸及孟子之主張；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學說。

第三章君臣倫理。君臣倫理是儒家學說中政治關係的核心，其本質在於匡正君道以利民生。說明的是，無論君之義或臣之信，目的皆為了保護社稷以維護人民的利益。因此，政治體現是以利國利民為共同目標，而君臣之間的權利、義務和相互之間的關係，亦應形成共識。本章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為主旨，強調國君只有依禮來對待臣子，臣子才會忠心服事君主。君臣之間以禮相待，相互敬重，保持和諧關係，才能盡致穩定社稷，維持社會以和諧有序。而臣事君以忠，其關鍵在於盡事君之道，事君之道即盡為臣之道，而如何盡為臣之道，筆者自《詩經》之意涵提示中歸納為二：盡忠職守，以示教化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第四章親子倫理。親子，是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其中不乏天然質性中的感情。基於感情聯繫，如何強化親子之間親愛和諧的正面能量，消除兄弟之間爭奪相殘的負向磁場。本章先以父慈之養育與教育說起：養育，為生我劬勞。愛子，應教以義方。因為，子孝之善養與善事是基於父母對於子女無私養育和教育的慈愛，所以，子女對於父母也自然發出敬愛之情。在父母生前能盡到孝養和孝敬，死後能治以哀思和懷念，基本上就符合了孝親之道。其中善養，以事父母能竭其力為論旨。善事，以和悅恭敬為論述。最後提及的是聖治以孝治天下，說明聖人治天下，是出自人類天性的孝道，感化人民，因此德教能夠成功，政令能夠順利推行乃是聖人以孝治道有方。

第五章夫妻倫理。說明夫婦關係為人倫之始，因而夫婦相互之間的和諧，對於家道的成敗、侍奉長輩、教育子女以及協調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都起有決定性的作用，且社會建構始於家庭，因此，只有每個家庭都和睦穩定，才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安定與發展。其中「自由與堅貞的戀愛觀」，說明夫妻間要有和諧的感情，且能長期團聚，才能達到白頭偕老的理想。社會發展過程中，夫婦關係可能因愛情與婚姻的相互而融合，亦可能因現實條件所限而造成分離，無論對於個人幸福、家庭和睦乃至於國家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夫婦關係皆具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如同《詩經》中抒寫婚姻內容的詩，正真實地反映了琴瑟合鳴、白頭偕老兩全其美的普遍希望。

第六章手足倫理。作為年長之兄或姊，對於年幼之弟或妹應該友愛，作為年幼之弟或妹，對於年長之兄或姊應該恭敬，盡力達到相互親愛與相互尊重之和諧的對等關係。因《詩經》關於手足之篇章皆顯露出親情中的真誠，所以，本章以「兄弟之深切情感」說明兄弟形體雖異其質源卻一致，同為天賦的血源關係，應該相互幫助，同舟共濟。再以「兄弟之和樂融洽」為論述，說明兄弟手足之情感，應該以親愛和諧為主，兄弟間宜同心共濟於急難而非聽信人言，導致猜疑甚至反目成仇。

第七章朋友倫理。《詩經》篇章中之友誼常顯現有賢德、有智慧、有遠見的重視，藉此，此章先以「交友以信」談論朋友志同道合中的患難真情，再以「誠信不疑」說明誠信對友誼的重要，進而談論「會友輔仁」在朋友之間相成相濟的道理。朋友雖是同輩，但是彼此還是要有一定的分際，相互尊重，才能保持良好的情誼。「以友輔仁」朋友雖無血親或婚姻關係，但往往在社會生活中的接觸比父母、兄弟、夫妻還多，而多交益友，見賢思齊，必然有助於提升自己，因此朋友的協助就成了關鍵。進而以「朋友關係的擴充—賓主之誼」論述人際，說明即使不相識的人，也可由賓主關係的相待，從相識進而相知，最後成為朋友。綜合而言；朋友倫理中同道相合的關係，交友以信的準則，以敬相待的尊重，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共濟之道，如同《詩經·伐木》中：「鳥鳴嚶嚶，求其友聲」的美好象徵，有著配感以德的教化寓意。

第八章結論。筆者以歸納研究結果為主，論及「農祀誠喻」、「頌德精神」、「拓疆精神」、「至情不渝」、「兄弟情誼」、「情性之正」、「詩教論志」之精神總結。

第一節 前人研究

《詩經》與人倫道德是本論文研究的兩大方向，因此資料的蒐集徵引自然以此兩方面的相關著作和論文為主。所徵引之資料是以《詩經》原典及先秦典籍為核心，而以歷代《詩經》之注疏家及說《詩》之書為外緣資料。在《詩經》注疏方面是以〈詩序〉、《毛傳》、鄭玄《毛詩傳箋》、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等為主；說《詩》之書則以具代表性且易尋得者為主，如崔述《讀風偶識》、姚際恆《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陳子展《詩經直解》、屈萬里《詩經詮釋》、王靜芝《詩經通釋》、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余培林《詩經正詁》、呂珍玉《詩經詳析》等書。核心資料除《詩經》外，凡是言及《詩經》或有涉及人倫道德方面的先秦著作皆在引用之列，諸如：《周易》、《尚書》、《周禮》、《儀禮》、《孝經》、《春秋》暨《三傳》、《論語》、《孟子》等，其他著作雖未必論及《詩經》人倫道德，然其內容可提供本文研究人倫道德部分章節徵引以印證或加強論述者，亦在引用之列，如：蔡仁厚《孔孟荀哲學》、林安宏《儒家孝道思想研究》、張丰乾《詩經與先秦哲學》、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以及董治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等著作。

一、學位論文

1. 林耀潏：《先秦儒家詩教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本文主要在闡明《詩》教之義及儒家特重《詩》教的原因，文中指出《詩》教的兩層意義：其一為《詩》禮樂三者相需為用之「禮樂用途之《詩》教」，其二為僅取《詩》義以說之的「義理用途之《詩》教」。作者雖是從孔子、孟子、

荀子三人的《詩》學切入論述，但重點在討論儒家《詩》教的根源及系統。

2.藍麗春：《詩經所反映之周代社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本文旨在從《詩經》篇章中觀察周代社會之主要現象。陳述周世的農業狀況與農民的生活情況。研究者從周代的地理環境論及周人的農業發展，從周代的土地與農業技術，觀看周代農業發展的規模與當時農民的生活情形，以周代農業社會的生活情況為描寫觀點，合以《詩經》中有關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人倫關係之詩篇，印證周世崇尚倫理之情形。周代以農立國昌盛世代，這其中的艱辛與榮耀，從《詩經》篇章中皆可深切感受，此論文對於筆者爬梳周代生活，人際關係有參考作用。

3.金恕賢：《《詩經》兩性關係與婚姻之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本文著重在「禮」的論題，研究者嘗試從禮俗角度探討《詩經》時代的兩性關係與婚姻現象，且以禮對詩歌表現和人們行為有直接影響的基準理念，對當時風俗習慣和禮俗階段的轉變作觀察，進而做出歸納，將傳說與信史時代的分際和承銜關係予以辨認清楚。筆者撰寫夫妻倫理關係章節中倫常禮儀的探討，有些觸發是來自於本論文。

4.王淑麗：《《詩經》中倫理關係與詩教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詩教中之倫理，且以諧和關係為互動之原則。其中包括了父子關係，這層面主要說明的是父子如何以雙向互動的模式，增進親愛和諧的關係。撰寫者希望能獲致詩教中「邇之事父」、「成孝敬、厚人倫」的實用目的。夫婦關係，則建立在相互敬愛的基礎上，用以達到和諧婚姻的夫妻關係。倫理關係，是以兄弟、朋友之愛為主，兄弟之間展現彼此相互扶助與生活中之和睦親愛，其中還論及朋友之道義。君臣之倫，則是以政治環境下的情境為主，主要是從宴飲歡會和推譽賞賜中的凝聚力量，協和諸侯對天子的向心力。閱讀本文之後對筆者撰寫五倫思想中實踐規範之脈絡與實踐後之內在精神的闡述有著思路上的推理助益。

5.莊振局：《春秋時代倫理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本文主要以春秋時代的宗法制度為主，分述封建宗法制度之下的社會倫理，因為春秋制度以禮治亂，因此研究者以崇禮與禮俗之演變，說明禮對於軍事外交的影響。亦以禮的理念論述君明臣忠的道德觀與春秋時代關於人的道德倫理，其中也依據德的理念分析國際政治的德化教育，探討春秋時代的政治倫理。此論文以《詩經》中之禮為研究論旨，豐富筆者論述儒家以仁為本，以禮為社會行為規範，進而探索五倫思想中協調人類社會的各種關係。

6.張淑珍：《詩經二雅君臣倫理探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

本文重點在於《詩經·二雅》中的君臣倫理，探討周朝君臣倫理的時代價值與其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希冀能將《詩經》中的君臣之義顯揚。撰寫者認為君臣倫理呈現在詩的美刺中，目的皆為對君上陳述人倫道德以及王道政治。亂之所以生，在於君臣不辨僭言與忠言，且讒佞小人又緣事入朝，君王容受讒言而枉殺無辜，以致國政大亂。也因此本論文歸結出周朝盛世之所以盛，亂世之所以亂的原因，主要在於君臣有道與無道之別。儒家以民為本，此本論文以君臣之道為研究論旨，讓筆者理解君臣關係中為君之道的主導本質與君臣之間應以義為本、以禮相待。

7.張淑湍：《論《詩經》中的品德教育思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研究者認為孔子將經書視為儒家教科書，其意在於希望弟子藉由研讀古籍，變化氣質，因此從中國的詩歌總集《詩經》著手，希望透過《詩經》涵養學生品德，讓貧瘠的心靈因而豐富。故依據篇章內容屬性，分為家庭倫理、政治倫理、社教功能三大部份。其中觸及品德教育的關聯，以《詩經》內容之中心思想「思無邪」與「溫柔敦厚」的詩教為重心，論述養成孝敬之德，以敦厚人倫，導正風俗之道德內涵。研究者為使珍貴的《詩經》重現風華，達到品德教育的功能，以《詩經》內容中之家庭倫理、政治倫理探究《詩經》中所蘊含的道德思想，藉以達成教化人心的重要使命。此本論文因論及孔子以詩為教的中心理念，其中「思無邪」的真誠與純淨詩心，引發筆者對《詩經》詩篇中所散發之真純情感，更加深入細體。

8.張宗揚：《《詩經·國風》「君子」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本文以〈國風〉為範圍，探討「君子」之實質內涵與展現的面向。文章分三部分，其中以君子正面形象的勾勒，包括：理想之追尋、現實之承擔與「儀」的展現。再者，君子負面形象的批評；含概德行與自覺性、在「位」者之心，以及君子於人倫關係中之角色構成，而人倫關係是以家庭關係中的「君子」、「君臣」、「朋友」為主，談論關係互動中之君子風格。本文所論之君子，對筆者撰文之道德倫理有忠和誠素質中之邏輯助益。

二、單篇論文

1.吳瑾菁：〈《詩經》中的倫理生活圖景探微〉，《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04期，頁93-96）

研究者以《詩經》篇章中有關兩性關係的家庭倫理和君臣上下從屬關係為研究對象，描述當時的社會特徵，進而從生活型態中歸納出人類道德的社會轉變。

2.姚雪紅：〈《詩經》中的道德倫理意識對後世的影響〉，（吉林省教育學院中文系，《時代文學》，2010年23期，頁195-196）

研究者以《詩經》中之孝悌意識為核心，探討《詩經》中之倫理道德對後世的影響，研究者從認識先秦儒家倫理思想為主，配合探究《詩經》中的倫理思想，且作出後世人對自我形象的設計與對社會主義建構的和諧社會有相當的啟發。

3.尚昌菊·李嵐：〈周民族史詩中所反映的人物品格及其文化意義〉，（《廣西師範學院文學院》2011年3期，頁52-53）

本文以《詩經·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五篇史詩，深入其中探討詩中人物英勇事蹟中的精神表徵，包括人物性格特質中的勤勞智慧、堅韌英勇、仁厚愛民等優良品格，且藉以描述人生道德觀中人性所具有之應然本質。研究者還用以民為本、以德治國的理念，闡述《詩經》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

4.王涓清：〈審美與道德的交響——《詩經》的倫理品格及其文化意蘊透視〉，（《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學報》2012年8期，頁147-149）

研究者以周人的農業血緣為探討之始，進而研究周代宗法制度下的社會文化，在其文化中探討當時的游戰精神、宗教倫理及詩篇中人類意識的智慧。其中涉及周禮文化下詩性審美與道德的緊密關係，探索詩學在中國審美文化下的道德向度。

5.王中江：〈從《詩經》看儒家倫理與周部族文化的關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報》2012年2期，頁171-175）

研究者以關注《詩經》中儒家倫理與西周文化的關聯為要，其中有〈豳風〉反映周族先賢在豳地的經歷、生活和文化以及〈大雅〉的〈公劉〉、〈緜〉等篇中，對周族祖先創業艱難也有所反映。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以「《詩經》人倫道德觀研究」為研究題旨，顧名思義即為人倫中之道德倫常。就其「人倫」來說，《孟子·滕文公上》云：「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⁹。孟子為宣揚王道思想，以明人倫作為施政方針，闡述其王道中之取法依據。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社會過程，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上，而維持人際關係上之和諧平衡，應有當遵守之行為準

⁹【漢】趙岐注疏，【宋】孫奭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頁98。本論文之後，凡引述《孟子注疏》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則。儒家自孔孟以來，常引《詩》立論教導弟子，因此《詩經》遂被儒家列為經典，因此，筆者將以《詩經》之文本作為研究，再從其詩篇內容闡發其意涵，對《詩經》中的人倫道德相關議題進行探討。因儒家將《詩經》列為五經之首，其中「人倫」思想又為其人文教化之理想實踐，因此本論文亦將針對孔孟學說中引證《詩經》之相關論述進行探索，以下分類說明：

(一)《詩經》之教化

《詩經》依其編制類別，可分「風」、「雅」、「頌」。就倫理道德之教化來說；其中「風」詩，《毛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¹⁰就此言說；足見「風」具有教育感化和諷刺之性質。古之君主借用《詩經》之歌頌，感化百姓，而臣民以諷刺詩喻，勸諫君王，兩者皆以禮為首，不以直言指斥或批評，如同詩文中之「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從禮教觀念中婉轉收到風教的效用。再及「雅」詩，《毛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¹¹其「雅」以「正」解實無可諱言。「頌」詩，《毛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¹²亦即祭祀祖先、歌功頌德之讚頌詩。由上述「風」、「雅」、「頌」之內涵，可見正其情性對人生之指針，有導引勸戒之教諭。

(二)孔子之詩教

孔子詩教今可通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以及《論語》一書建構。在《孔子詩論》中多處述及讀《詩》心得與感動，亦有論及人倫關係的，例如其中第九簡依周鳳五隸定為：「天保其得祿蔑量矣！贊寡德故也。」釋義為贊寡德故也，故君臣上下得，臣下能助成寡君之德。故君臣上下「得祿無疆」¹³，此即小序所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是也」。《孔子詩論》對於君臣之間上下交為泰，彼此分際的記載與《詩經》相合無別。又在《論語》中更多心性素養與人際關係的詩教。如〈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¹⁴總括《詩經》溫柔敦厚詩教，讀《詩》亦應以無邪態度細體詩人意旨。〈陽貨篇〉：「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¹⁵又如〈八佾篇〉所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¹⁶《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¹⁰見《毛詩正義》，頁 12、16。

¹¹見《毛詩正義》，頁 18。

¹²見《毛詩正義》，頁 18。

¹³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 1 版），頁 159。

¹⁴見《論語注疏》，頁 16。

¹⁵見《論語注疏》，頁 156。

¹⁶見《論語注疏》，頁 30。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¹⁷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¹⁸引論的即為人類情性之正。「興觀群怨」朱熹《詩經集註》：「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¹⁹興，繫乎情，作詩者與讀詩者之情。觀，君可從其風俗民情觀其得失，民者藉以周人教化之導正。群，兄弟、朋友之道。怨，抒其所怨以暢胸中之不平。「事父事君」《論語·學而》記載：「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這和《孝經·開宗明義》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²⁰可以相互補充，可見孔子重視事父之道，藉以論事君之理。

在引《詩》時，孔子承繼春秋以來斷章取義的賦詩傳統，但孔子並不特別強調《詩》句本身的內容和文字上的講解、訓詁，他更重視的是《詩》在修身、處世上的效用，並且圍繞著他繼承和推闡周文化的思想主軸而進行，這樣的取向在孔子論《詩》時表現得甚為明顯；論《詩》時，孔子以《詩》的文本作為對象，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討論，重視它所承載的文化精神及意義。《詩》在孔子手中不再只是單純運用於政治外交場域中的工具，也是闡釋「仁」和「禮」的最佳載體，更是儒家哲學思想的源頭和基礎。

(三) 孟子之詩教

孟子對讀《詩》的方法態度有獨到的見解，在〈萬章〉上篇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²¹其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孟子提出以讀者之意，來逆詩人之志，賦與讀詩活用，不拘泥在文字上的主張，這樣的論述類似讀者接受理論，更加重視讀者如何詮釋詩意了。例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²²

又在〈盡心〉下篇云：

¹⁷見《毛詩正義》，頁 12。

¹⁸見《毛詩正義》，頁 19

¹⁹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6。

²⁰【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孝經正義》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 年 12 月），頁 10。本論文之後，凡引述《孝經正義》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²¹見《孟子注疏》，頁 164。

²²見《孟子注疏》，頁 164。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²³

此是孟子與其弟子萬章談論交友之道，同時也是在闡述士人進德修業之法。士以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為友，透過頌讀古人所創作的《詩》、《書》，更可以與古之聖賢為友。「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這論點呈現孟子對「以意逆志」觀點的反思，他也顧慮到若讀《詩》太過於跳脫文字上去延伸詩意的弊病，因而又提出「知人論世」說以為約束。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論世」兩個讀《詩》觀點，既鼓勵活化詩義，又尊重《詩》之生成背景、詩人本義，這是頗具思辨的讀《詩》態度。

至於《孟子》書中也有不少述及詩教處，試以最有思辨精神，孟子和高子論辯孝道為例說明，《孟子·告子》：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譏也。愈疏，不孝也；不可譏，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²⁴

這段論辯孝道，孟子要比高子通達不僵固，孟子以為當長輩犯下嚴重錯誤時，晚輩有反對權力，若不如此則無法糾正親人的過錯，而高子僅從遵從一面論述，這不是真正的親愛自己的父母，反而和對待疏遠的人一樣了。孟子引《詩經·凱風》論述他對孝的觀點，不僵固、不愚孝，頗能與時俱進，很可惜在過度宣揚倫理道德的傳統舊社會中沒被發揚，甚至有時流於殘酷的吃人禮教。蔡仁厚於《孔孟荀哲學》一書中歸納孟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貢獻：一為建立心性之學的義理規模，二在弘揚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三是提揭人禽、義利、夷夏之三辨。²⁵孟子引《詩》所欲證者，便涵蓋此三項，無怪乎林耀濤在〈孟子之詩教〉中會說「其《詩》教之大宗，實以證成其說為主，《詩》幾成孟子學說之注腳」了。²⁶

²³見《孟子注疏》，頁 188。

²⁴見《孟子注疏》，頁 210~211。

²⁵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12 月），頁 187~188。

²⁶林耀濤：〈孟子之詩教〉，（臺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5 年第 18 卷第 9 期），頁 24。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僅採用最為基本的學術研究方法，如下所列：

(一) 文本分析法：

筆者以文本細讀為首，先瞭解《詩經》分類中的意義，何謂「風」、「雅」、「頌」。再玩味詩篇，尋繹文義，細讀出篇章之思想內容。例如：周族的史詩、政治諷刺詩、征行詩、愛情詩、農業詩、祭祀詩、祝頌詩等意蘊或象徵。配合《詩序》細體人之情感，瞭解每一首詩的題旨。盡可能廣泛閱讀歷代《詩經》重要注家典籍，從紛紜說詩旨中，配合《詩經》文本的精讀，探求詩人在字裡行間的情感，用怎樣的寫作藝術傳達？然後將詩作加以分析詮釋。

(二) 歸納分類法：

因本論文探究之主旨為《詩經》中的人倫道德，勢必先精細閱讀三百零五篇，仔細評量哪些篇章和論文議題相關，再歸納分類為與君臣、父子、夫妻、親子、兄弟、朋友等不同人倫關係類型，以方便相關議題彙整，從中可以觀察到哪些現象，作為撰寫取材之依據。

(三) 文獻印證法：

在論述過程中，除了《詩經》文本之外，為尋求論述有所憑依，盡量徵引相關文獻，以充實強化個人論點。因論文以人倫思想為主，因此輔以儒家相關經典在五倫方面的闡釋，以及歷代經學家的注解高見，參互比對印證，以擴充視野，免除一偏之見，甚或錯誤論述，將詩意做更好的闡揚。

第四節 預期成果

子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²⁷。《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²⁸。儒家的學術思想，在我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人文化成的薰陶作用，因此先秦的儒家，無不重視有關人倫常德的道德教育。

五倫的基本思想道德是以人與人之間的連繫關係為建樹，有其相敬融合、和諧常樂之教育意義，無論是家族倫理以至於社會倫理，皆有其人道之理與維持社會秩序之義。筆者欲探討的《詩經》文本之篇章收集，是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約五百年間黃河、長江流域各國詩歌共三百零五篇。其內容涉及商周歷史文化與社會風俗，且成為儒家弟子學習傳誦之經典，而儒家又以揭示人倫為其詩教，其中包括「父子有親」父母慈愛，子女孝順。「君臣有義」君愛臣，臣忠君。「夫婦

²⁷見《孝經正義》，頁 47。

²⁸見《孟子注疏》，頁 91。

有別」相敬相愛中之真誠相待。「長幼有序」各守分際之井然有序。「朋友有信」相與為善互信互助。

五倫思想連繫著人際關係，且以人道天理維持社會秩序，成就社會文化的價值，誠如《易經·序卦傳》所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²⁹此道理循沿自然發展之軌跡應然合於秩序，才能在群居生活中建構社會，如同儒家思想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因此，無論是修身、立業或成家，亦應從個人之基本做起再漸次推展至家庭以至國家。

隨著時代潮流與時局更替，人性主觀上對客觀事物之意識不再是傳統思想之根蒂，因此無論教育或社會型態都講求人權至上，而人權又因個人理念或教育轉達之異議，有了難以界定之言論在社會各個角落的人性主觀中，《詩經》全文皆是珍寶，每一篇都有《詩經》原著想表達的思想，小至個人行為大至國家社會，篇篇皆體現了所蘊含的人文精神思想，達成以《詩經》教化人心的重要使命。因此本文希望藉由《詩經》篇章之人倫相關議題輔以儒家五倫思想，傳導人倫秩序，進而達到感化人心，以正情性之教化，使合於倫理常德與社會秩序，盡致於人際關係之和諧與社會之安定。

²⁹【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頁187~188。本論文之後，凡引述《周易正義》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第二章 人倫道德觀的本質

孔子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人際關係併稱為「天下之五達道」¹，而孟子將「五達道」進一步明確為「人倫」：「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²其人倫，主要是為體現人際關係中所應遵守的行律。而道德，主要是指人的內在修養。因此，人倫道德觀的本質，誠如《禮記·大學》所云：「誠於中，形於外。」³強調人際外在的人倫準則應以個人內在的道德修養為根本。

第一節 人倫道德的意涵與內容

何謂「人倫」？《說文》說「人」是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漢語大辭典》解釋「倫」一、作輩、類解。二、作條理順序解。三、作道理、義理解。《辭海》說：「人倫」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中國的人文精神是有一個明確的脈絡，可以從人對於己、人對於人以至人對於物三方面來看，儒家思想強調：人終究還是只能存於人的世界，為了人的自身而努力，如何也踰越不了身為一個人的本質。所以孔子格外重視的就是這個人間界，並由一個人的己身自心出發，以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人」。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而「人倫」是其學說的中心，其學說思想更具有人文化成的薰陶作用，也就是人文社會成化下的倫常道德。其中致力於宣揚王道學說的孟子就曾說：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⁴

庠是施教的場所；校，教導的地方；序，習射講武之方。各個朝代都有其地方學府，夏朝叫做校，殷朝叫做序，周朝叫做庠，而「學」是國立的學府，列於三代通用。孟子的言論中都是用來闡明為人之道。而孔子亦云：

¹傅佩榮：《大學·中庸解讀·中庸第二十之二》，(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2月)「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²見《孟子注疏》，頁98。

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頁983。本論文之後，凡引述《禮記注疏》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⁴見《孟子注疏》，頁91。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⁵

春秋時代因為封建政治權力的逐漸下移和經濟文化的日益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日趨於廣泛，孔子為了因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以人為本創建了「仁」學，他以「仁」的思想為主導，分析了社會網絡的各種關係，將人際關係歸納為五大典型：「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後來孟子將之歸類為「人倫」，他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⁶

這五種人倫關係，是建立在仁學的人性基礎上，因此也有了相互的對應關係，更顯現了儒家的中道思想。針對儒家中道思想，以下歸納為「家族倫理」及「社會倫理」兩要點予以論述：

一、家族倫理

孔子以仁為學，將其中之道德思想落實到人倫實踐上，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因此，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⁷其首重者，即為家庭倫理。更說：「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⁸析分出了家族中，倫理秩序與成員本身，自持修養的重要，更道出了家族為社會組織建立的基礎，其家族倫常的落實，必須以個體自身的修養為始，才能和諧家族，調節社會秩序，堅實家國，進而維持世界和平。其中，家族要達其和樂，維持良好的親情關係，應認同人倫禮制，實踐倫理常德；「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⁹。這些倫常之道，顯現了相互對應的對等關係；在其上下從屬中，雙方也都有了應盡的道德義務，相互之間更獲得了應得的權利，保障了彼此。周代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它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社會的道德規範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之上，如同《詩經·蓼莪》篇所闡發的精神¹⁰，因行役而無以終養父母，不

⁵見《孝經正義》，頁 47。

⁶見《孟子注疏》，頁 98。

⁷見《禮記注疏》，頁 986。

⁸見《禮記注疏》，頁 986。

⁹【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 年 12 月），頁 906。本論文之後，凡引述《春秋左傳正義》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¹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

覺抱憾終天，一字一句，深摯情感的流露，令人備感哀痛，其深蘊甚進而表達了百善孝為先的理念。而家族倫理通常體現在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友愛以及夫妻間的互相敬愛上面，且觀以下之論述：

(一)父慈子孝

男女兩性結合後之生兒育女，成就了血緣相通的質性關係，包括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姊妹之間的至親之情。儒家的父子關係，是指以血緣為脈流在上下輩之間的一種縱向關係。包括祖孫、叔侄與姑侄等。「中國國家之發達，由家庭而擴充，國家之基礎，即建築於家庭上。家庭之組織，至周始鞏固，所以然者，有禮義以組織之也……故家庭有禮教，家未有不興，國未有不治者；家庭無禮教，家未有不亡，國未有不亂者。凡此關於家庭之禮教，可於《詩經》中求之者」¹¹，儒家把子女敬愛父母的倫常稱為「孝」。血緣關係為社會組織最初的形態，其中含有來自人性本然的情感，更連繫著父母子女與兄弟姊妹之間無法斷絕的血緣親情。這來自血緣的自然，子女對父母的孝、兄弟姊妹互敬互愛的悌，著實強化了家庭中親愛和諧的正向能量，也消除了爭奪相殘的負向量，因而儒家思想中的「父慈子孝」以及「兄友弟恭」也深植在人倫秩序的倫常道德中。

(二)兄友弟恭

家族血緣中最基本的關係，約略分為兩種，一種是父母與子女，一種兄弟姊妹。孝和悌是家庭中兩種最基本的道德。而兄弟關係，是以血緣為主軸，聯繫同輩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堂兄弟姊妹與表兄弟姊妹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¹²亦即為欲行仁道於天下，必先行孝悌以事父母兄長。父母兄弟為最基本的人倫型態，因此，一個對父母兄長懷有孝悌之心的人，才能將此孝悌之心擴充，進而推廣至其他人際關係上。如同《禮記·祭義》所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¹³。說明有了孝親敬長的心，才會順應人倫教化的普遍。因此只有以「孝悌」為中心，樹立家庭倫理道德，才能推己及人，影響社會。

又如，《大學》：「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¹⁴。也就是說，治理國家必先規範家庭，家人先受其倫理教育，才能教育推及。《大學》說：「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¹⁵可見孝順父母、恭敬兄長、慈愛小孩，是推行教化的基本修持，進而，才能具備推行教化的治國之道。倫理道德中的孝悌思想，《詩·大雅·卷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¹¹胡樸安：《詩經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1970年10月），頁139~140。

¹²見《論語注疏》，頁5。

¹³見《禮記注疏》，頁811。

¹⁴見《禮記注疏》，頁986。

¹⁵見《禮記注疏》，頁986。

阿》中亦云：「有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¹⁶。君子能做到有孝有德，才能為四方之民所取法，也才能臻於儒家思想之齊家治國。

(三) 夫義婦順

孔子在《易傳》中明確提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¹⁷，並運用乾坤兩卦相互作用的基礎理論來探索以及分析人類兩性關係間的運動規律。他把全人類看作一個整體，把男女兩性看作這個整體中，互相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由於男女兩性在人格上的平等和在性徵上的差異，才形成了兩性的對立，更由於男女兩性之間不可分離性，以及相互配合作用，表現在形式上的主從性，與主從關係之間的相互轉化，才促成男女雙方的諧調。

《中庸》云：「君子之道，端造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¹⁸。而王弼《周易略例》也說：「夫婦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周易》把人類中的男女兩性視為，互相對立中的互相依存，因此，男與女之間存在著相互牽繫的關係。也由於此，人類只有在男女兩性的對立中，互相協調與相互合作，且自天性賦予的慾望與天職中合於道德規律的運動過程，才能繁衍後代，並共同創造人類社會的文明，且男女兩性在其所處的世代或環境都應受到同等的尊重，不應受到性別上之歧異，以避免阻礙男女各自天性中之天成。《詩經·大雅·思齊》「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¹⁹，說明了夫婦之間的相互和諧對社會和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關鍵。

《禮記·哀公問》說：「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務從之矣」。²⁰強調了夫婦間的愛敬，父子間親慈，君臣間分際，這三者不偏失，所有事物才能建立秩序與規律，這是治國的根本。孔子提出了「夫婦和」的觀念，以作為家庭的重要倫理，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夫婦和呢？孔子吸取了庶民夫妻之間相敬相愛的優良傳統，且提出了敬和愛兩個要素。如《大戴·禮記·哀公問》孔子曰：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²¹

意思是，為政之道，不外乎仁和禮兩個方面，仁的本質是愛人，禮的本質是敬，所以說愛與敬乃為政之本。婚禮的本質在於使夫婦相親，從而建立起有別於一般男女的特殊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夫婦別。其中所謂冕而親迎，即是由新郎穿

¹⁶見《毛詩正義》，頁 626。

¹⁷見《周易正義》，頁 144。

¹⁸見《禮記注疏》，頁 882。

¹⁹見《毛詩正義》，頁 561。

²⁰見《禮記注疏》，頁 849。

²¹見《禮記注疏》，頁 849。

戴禮服親自前往女方家迎接新娘，這儀式也表示對妻子的尊重和親愛。而所謂的「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就是說夫妻之間，如果不是以彼此愛悅的感情為基礎，就無法建立起相互親愛的關係。因此，如果失去互相尊重，也就達不到相互平等的對等關係。故《禮記·昏義》中說：「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盃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²²。其中「同尊卑」，乃是確立夫妻關係的前提，夫妻只有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才談得上是真正的相親相愛，也才能達到二合一體的高度和諧狀態。

二、社會倫理

(一)君臣有義

君臣是基於政治關係而結合的上下層級，其關係有著合宜相待的對等。法家以權位利祿論君臣，而儒家是以義來規範君臣。《論語·微子》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²³指稱的是君臣有義，所以君臣以義合，乃成為儒家的基本理念。而所謂義，是以利國利民為共同目標，在君臣以義合的前提下，用以公平君臣雙方的權利，所提出的要求。孔子認為儒者從政，在君臣關係上應保持和諧，因此主張君臣應有相互尊重的禮節。如《論語·八佾》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²⁴。君主對臣子應符合禮的規範，而臣子侍奉君主應用以忠心。禮的基本節儀是敬，所以君臣之間應以禮相待，相互敬重，才能均衡內在，達到義合的目標。在君臣關係中，孟子承繼且發揮了孔子的觀點，《孟子·滕文公上》：「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²⁵。其中談到君臣應有相對的道義，即為君臣相互尊重之節。孟子認為；臣並非為君主個人的僕從，而是盡職於國家社稷，所以君臣都應以行仁政為共同目標。君臣的對等關係《孟子·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有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²⁶。這是以心相待，視人如己的對等關係，亦即國君對臣民有恩，臣民才會感同身受以禮相待。

(二)朋友有信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²⁷孔子的待人處事十分重視道，既然所立的道不同，就不一起謀事，由此延伸，朋友當是志同道合者，是故，《論語》的開宗明義章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²⁸樂於有志同道合者由遠方而來相互

²²見《禮記注疏》，頁 1000。

²³見《論語注疏》，頁 166。

²⁴見《論語注疏》，頁 30。

²⁵見《孟子注疏》，頁 98。

²⁶見《孟子注疏》，頁 142。

²⁷見《論語注疏》，頁 141。

²⁸見《論語注疏》，頁 5。

切磋學習。在選擇朋友時，不能只是被動的依賴緣份，還須主動思考自己的志趣與朋友的條件。孔子希望我們分辨益友與損友。好朋友對我們的缺點直言無隱，像鏡子一般，能夠使我們經常得到警惕，不敢胡作非為。《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²⁹此外在交友之道上孔子也特別重視「信」，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³⁰其中「朋友信之」孔子指出了心中的期望，朋友之間皆能互相信任。而孟子更把信與仁義禮智並列為五常，把「朋友有信」定為五倫規範之一。朋友關係的建立基礎是道義，而「信」是維繫朋友關係的準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³¹孔子提出朋友之間互相信任，孟子進而把「朋友有信」定為五倫規範之一。因此「信」可謂是儒家思想中，成為「朋友」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說文解字》曰：「信，誠也」。而《辭源》釋信也有二義；一、為誠實不欺。二、為信任。可見「信」的基礎來自於「誠」，而「誠」發自內心，其內在意向即是「忠」，「誠、信、忠」在人際關係上實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³²人若不講信用，在社會上就無立足之地，足以證明「誠」與「信」是立人之本。因此朋友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當然守信並非無原則，只有在「信」合乎「義」的前提下，才能履其信諾，如果不講究「義」，只以「信」為單純理念，即容易偏離正道，因此，只有合乎道義的信才不失其意義。

第二節 儒家以《詩》為教

儒家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詩經》雖列為五經之首，內容實係一部周代的詩歌總集，並非儒家著作。只因儒家自孔孟以來，採用《詩經》為教導弟子的課本，曾對《詩經》有所評論，且常以《詩》為其立言論證，並從詩句去悟道，所以《詩經》地位日增，漸被儒家尊為經典，而列於五經之首³³。而儒家詩教形成的過程，孔子可謂為一關鍵地位。誠如近代學者徐復觀所言：

由詩在春秋時代的盛行，詩對人生所發生的功用，當時的賢士大夫已經感受到。但一直到孔子「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的提出，詩對人生社會政治的功用，才完全顯現出來。詩的所以有此功用，乃來自詩得以成立的由個體感情通向群體感情的激動。興觀群怨的功能的陳述，即是詩的本質的

²⁹見《論語注疏》，頁148。

³⁰見《論語注疏》，頁46。

³¹見《論語注疏》，頁7。

³²見《論語注疏》，頁19。

³³麋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改編版，（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11月），頁129。

陳述；這是一針到底的對詩的把握，用現代語來表達，這是對詩的徹底批評。詩的本質是永恆的，孔子對詩的批評也是永恆的³⁴。

孔子為上古時代文化之集大成者，其學說思想又為儒家之引領，在其以「仁」為核心的思想中對於教化的實踐，可說是不遺餘力，他以《詩》、《書》、《禮》、《樂》教育弟子，且以《詩》為先，《論語·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³⁵

不學詩，便無法在朝廷或外交場合與人應對！孔子以伯魚庭訓作為學詩與學禮的借鏡，對其弟子施教。其對詩教之建立，可謂之上有所承，下有所啓，如《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孟子以「詩」論其性善學及王道理想，其所重之詩旨；包括「以意逆志」及「知人論世」皆有道德諷喻之效。儒家以《詩經》教育弟子，除了孔、孟之外，荀子亦引《詩經》之辭，論證其禮義思想，除此之外，儒家思想之書尚有《大學》、《中庸》亦多引《詩》證學³⁶，因此，《詩經》可謂儒家經學思想的基礎，儒家以《詩》為教，借重《詩經》加以體現。本節就以孔子與孟子學說中與《詩經》相關之論述，加以論析：

一、孔子論《詩經》

孔子認為《詩》可以興、觀、群、怨，這些情感之所以「可以」，在於人以適切允當，不損德、不傷人的方式抒發。孔子認為由經典裡學得的知識，均須內化為自身觀念價值，踐履為習慣行為，於舉手投足間展現出來，如此方是學習的真義。《詩》的內涵引導人朗現本有的好善惡惡心性，並示範了適當表達好惡的模式，有助於形成緩衝，實踐「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功能。孔子論《詩》時在語言政治上實用的態度，是對春秋賦引之風的繼承，同時也涉及了《詩》的社會功能。《詩》的社會功能在《論語》的這一章中有更加完整的表述：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³⁷

這一段記載從接受者的角度，揭示了《詩》所承載的文化涵量。「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指者為《詩》致知的認識功能，而「興、觀、群、怨」所涵蓋的意義則更深刻、更寬廣。「《詩》可以興」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習《詩》、用《詩》的

³⁴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2年5月），頁8~9。

³⁵見《論語注疏》，頁150。

³⁶參見附錄一、二。

³⁷見《論語注疏》，頁156。

基本態度，子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³⁸和子夏「繪事後素」³⁹之語，及其由《詩》而禮的聯想，均可以從「興」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釋，也是斷章賦《詩》之風的繼承。所以「《詩》可以興」不僅是孔子對詩歌社會功能的理解與解釋，同時也是對春秋用《詩》之法的抽象概括。⁴⁰詮釋者，也就是用《詩》之人，可以透過「興」法將《詩》與道德禮樂加以聯繫，表達想法。相對而言，接受者，也就是聽《詩》之人，同樣能藉由《詩》來體察用《詩》者，此即所謂「《詩》可以觀」。而在周代的禮樂制度氛圍影響下，《詩》的使用與之合而為一，依據一定的規範來賦《詩》、奏《詩》，在協調群體關係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詩》可以群」從協調人與人的群體關係的角度，指向《詩》所承載的禮樂內涵。同時藉《詩》抒怨，使人心中的怨懟之情得到宣洩而終於平和，進而有效地維持既有的社會秩序，也就實現了「《詩》可以怨」的社會功能。由此可知，「興、觀、群、怨」最終都指向禮樂道德，是為維護社會秩序而服務的，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更將《詩》的社會功能自家庭推擴到政治，與儒家政治思想倫理化的傾向完全吻合。

(一)《論語》中有關《詩經》的輯錄⁴¹

一	學而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二	為政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三	八佾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⁴²
四	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⁴³ ，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五	八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六	述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七	泰伯	子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⁴⁴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³⁸見《論語注疏》，頁8。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³⁹見《論語注疏》，頁27。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⁴⁰馬銀琴：〈論孔子的詩教主張及其思想淵源〉，（北京：《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頁75。

⁴¹筆者自行繪製，參閱：董治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11月），頁64。

⁴²雍，〈周頌〉篇名，「相維辟公」兩句，〈雍〉篇詩句。

⁴³三句為逸詩。

⁴⁴《詩》云三句引〈小雅·小旻〉篇句。

八	泰伯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九	泰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十	子罕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十一	子罕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⁴⁵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十二	子罕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⁴⁶ 子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十三	先進	南容三復白圭 ⁴⁷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十四	子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十五	憲問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⁴⁸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十六	季氏	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⁴⁹ 其斯之謂與？」
十七	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十八	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十九	陽貨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由以上《論語》中之《詩經》章句輯錄，可以觀察到孔子及其弟子對於《詩經》都有著相當程度的熟悉，才能引《詩》啟言諷示。再者，孔子一向主張禮治，從其上之十九條中，也可見其引《詩經》評論禮樂之節。

(二) 思無邪之真情流露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疏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亦止釋無邪，不及思字，得古義矣。」⁵⁰因此，「思無邪」可解釋為

⁴⁵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兩句〈衛風·雄雉〉篇詩句。

⁴⁶ 「唐棣之華」，四句為逸詩。

⁴⁷ 「白圭」指〈大雅·抑〉篇第五章。原詩有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⁴⁸ 「深則厲，淺則揭」，引〈衛風·匏有苦葉〉篇詩句。

⁴⁹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引〈小雅·我行其野〉篇詩句。

⁵⁰ 見《論語注疏》，頁16。

思慮無有偏邪，皆歸於正，也就是指心思之「真誠質樸而不虛偽矯造」，如曾昭旭即說：

「思」就是現代話的「念頭」或「動機」，「無邪」就是現代話說的「真摯」或「誠實」。凡生心動念，無不真摯誠實，便叫思無邪。而只有出自真誠的作品，才可以算是文藝作品；否則，即使詞藻堆砌華美，情節設計巧妙，也只能列為消閒之作，就文學藝術而言，終屬贗品。⁵¹

孔子以《詩經》為教材教育子弟，以「思無邪」作為詩教之體，深究其意，在於真情流露，《毛詩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⁵²

此詩序揭出感情對詩的意義，等於水之於魚，陽光之於植物，且詩作情感，真摯又強烈。例如〈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⁵³

深情濃至，委婉動人，將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情寫得淋漓盡致。詩人用第一人稱「我」反復抒寫丈夫之勞頓，及其妻子魂牽夢縈的眷念。可見，這是妻子思念丈夫至極所產生的懷思幻想。用虛寫方式寄託感情，寫出心心相印的夫妻兩人，將妻子對丈夫體恤與摯愛之情，寫得委婉曲折，深沉且細膩。

（三）詩教，情性之中正

先秦時代、詩（歌）、樂、舞三位一體，而音樂又可以淨化療育人心，是以孔子非常重視樂教的推行。孔子認為高雅嚴肅音樂可以感動人的善心，使人們免於放蕩邪僻的意念的影響。孔子自己也曾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⁵⁴此外，又如〈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⁵⁵說明了詩歌抒情，可以讓人感興，禮節中和，可以立身處世，音樂養性，可以完善

⁵¹曾昭旭：《論語的人格世界》，（臺北：尚友出版社，1982年2月），頁182

⁵²見《毛詩正義》，頁13。

⁵³見《毛詩正義》，頁33~34。

⁵⁴見《論語注疏》，頁79~80。

⁵⁵見《論語注疏》，頁71。

人格。孔子確立了盡善盡美的音樂評價觀，他大力提倡中正平和、古雅端莊的雅樂，批評淫靡之音。

〈八佾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是《詩經》的中和之道，快樂卻不淫邪，悲哀卻不傷和氣。哀樂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過分了就痛苦，人生中的喜、怒、哀、樂應不失中和，才合乎人道。《詩經》中論及喜樂，以「琴瑟友之」在尊重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而「鐘鼓樂之」則以鸞鶴情深的情，寫出患難與共，同甘共苦的精神。無論是友情或愛情都呈現虛實調和之中道，因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世道人間陰陽以和，萬物以生，家道成焉，皆闡述了人類情性之正。例如《國風·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⁵⁶

此為貴族男子思求淑女之詩。《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⁵⁷。藉此，可理解《詩》三百〈關雎〉為首，有其以寓教諭之導正情性之意。如同崔述所云：

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即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為婦，君之欲得賢士為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岳，稽於眾，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恭己無為，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⁵⁸

孔子教《詩》為的就是興發感染豐富個人內在的美善，進而與他人交流，與萬物相處。而此內涵情感的表現，是以一種更為具體的方式彰顯出來，來興發感染個人、並與他人和諧、與社會有序、與萬物和諧。由此可見：孔子的精神是一種藝術的人文精神，有別於一般動物，人可以透過對於美、藝術的感受，得到一種發現自我美善的力量，而此力量有助於維繫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甚至與此世間的萬物，可以和諧共存共榮發展的。誠如李澤厚於《中國美學史》一書所言：

⁵⁶見《毛詩正義》，頁 20~22。

⁵⁷滕志賢·葉國良：《詩經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17 年 11 月），頁 4。

⁵⁸崔述：《讀風偶識》，（台北：學海出版社，1992 年 9 月），頁 34。

在儒家看來，要實現這樣一個理想的社會，如何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具有純潔高尚的倫理道德情感，是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儒家把能夠有力地影響人們的倫理道德情感的審美和藝術活動擺在了極其重要的地位，看做是培養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的一種手段。⁵⁹

儒家歷來把「詩」、「樂」、「藝」視為篤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重要手段，看成實現仁學、安邦定國的必由之道。孔子認為，包括藝術在內的各種技藝的自由、熟練的掌握，只有依據仁義道德、對人的成長完善才具有真正的意義，因此他特別強調「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⁶⁰。在他看來，吟詩習樂對於掌握禮義是十分重要的，「詩」能激發人興起揚善去惡之心，「樂」有助於陶冶人的性情，喚起道德之心，這與強調以「仁」作為立身的根基是一致的，其目的都在造就仁人君子，是以，孔子才會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以當代學者馬一浮云：「聖人始教以《詩》為先，《詩》以感為體，令人感發興起，必假言說，故一切言語之足以感人者，皆詩也。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故《詩》主仁。說者、聞者同時俱感於此，便可驗仁。」⁶¹他認為那「能感之心」即為仁，而正因為《詩》能興發這內在之仁心，故藉由《詩》之閱讀，我們能對「仁道」有所觸碰與領會，也正呼應了《詩經》本質由「性情之真」歸向「性情之正」之關鍵，而這正是與「仁」之內涵有貫通之處。

（四）興、觀、群、怨的情操

《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⁶²《論語·泰伯》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⁶³詩歌抒情，讓人鼓舞興起好善厭惡的情操。禮節中和，能使行為合宜，立身於世。音樂養性，使性情平和，成就完美人格。其中，朱熹注興觀群怨云：「感發志氣，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⁶⁴。興，感發志氣，作詩者借物起興，紓解胸臆之情，而讀詩者也因讀詩而起興，感受其蘊含之道德精神。觀，考見得失，觀風俗之盛衰，上者採詩以觀民風，了解民情，考正得失。後之讀者亦可從《詩經》中觀察到周代之民俗風情。群，和而不流，人為群居生活，共群和樂，相互之間才能在切磋與學習中，共進成長。怨，怨而不怒，上者為政，下者受其政困，其蘊於胸中之憤，不能直斥，僅能以詩怨憤怒憾，以抒心中之怨。

⁵⁹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8月），頁81。

⁶⁰見《論語注疏》，頁60。

⁶¹馬一浮（1883~1967）：《復性書院講錄》，（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月），頁57。

⁶²見《論語注疏》，頁156。

⁶³見《論語注疏》，頁71。

⁶⁴朱熹：《四書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95年12月），頁10。

二、孟子論《詩經》

孟子提倡用「以意逆志」及「知人論世」的說《詩》方式要求解詩要從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出發，結合對當時其世其人的了解來解讀。朱金發《先秦詩經學》說：

孟子認識到了詩歌的言志作用，孟子將這種志看作是可以理解和體會的個人情感，只要用自己的心意去體會、感悟就能尚友古人。換言之，就是孟子更希望用承載有周人文化精神的《詩經》來為自己提倡的仁政思想服務，為這種政治理想找到一個可信的歷史背景，從而提高說服力。⁶⁵

孟子認為，了解古代聖賢品德之法除了「頌其《詩》，讀其《書》」，更要「知其人」，而若想真正知道作者的為人風範和道德情感，對於作者所處時代的理解與認識是必要的，這才是真正的「尚友」。因此，「知人論世」的意思是指：透過了解《詩》、《書》的創作時代來了解作者本人的為人風範和道德情操，這是「以善為友」的交友之道向古代的逆向延伸，其旨歸在「知人」。然而，「知人論世」不只是尚友古人的交友之道，也是對《詩》、《書》的詮釋方法，所以「知人論世」就有了更深一層的內涵——要掌握《詩》、《書》等古代文本的原意及作者的創作意圖，就必須先掌握這些古代文本的原作者及其時代背景，而非窮究表面之章句字義。⁶⁶「知人論世」可以說是一種相對客觀，而且重視歷史的治學之法，是在時空脈絡中解讀文本。而所謂的「以意逆志」就是要用自己讀詩讀到的意義來推測作者寫作的主題思想，而這要在知人論世，也就是對作者本身和其所處環境的了解下進行，這樣才能讀到詩作的本義。這種方法和春秋以來的解經方法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只不過孟子在用《詩》的時候，所倡揚的人文精神更加明顯。

(一)孟子中有關《詩經》的輯錄⁶⁷

一	梁惠王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大雅·靈台) ⁶⁸
二	梁惠王篇	齊宣王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小雅·巧言) ⁶⁹

⁶⁵朱金發：《先秦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9月)，頁13~14。

⁶⁶劉耘華：《詮釋學與先秦儒家之意義生成——論語、孟子、荀子對古代傳統的解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3月)，頁87-88。

⁶⁷筆者自行繪製，參閱：董治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11月)，頁65~66。

⁶⁸見《毛詩正義》，頁578。

⁶⁹見《毛詩正義》，頁424。

三	梁惠王篇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大雅·思齊） ⁷⁰
四	梁惠王篇	孟子對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 ⁷¹
五	梁惠王篇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大雅·皇矣） ⁷²
六	梁惠王篇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惇獨』。」（小雅·正月） ⁷³
七	梁惠王篇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雅·公劉） ⁷⁴
八	梁惠王篇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⁷⁰見《毛詩正義》，頁 561。

⁷¹見《毛詩正義》，頁 718。

⁷²見《毛詩正義》，頁 571。

⁷³見《毛詩正義》，頁 401。

⁷⁴見《毛詩正義》，頁 617。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雅·緜) ⁷⁵
九	公孫丑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有聲) ⁷⁶
十	公孫丑篇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豳風·鴟鴞) ⁷⁷
十一	公孫丑篇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大雅·文王) ⁷⁸
十二	滕文公篇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豳風·七月) ⁷⁹
十三	滕文公篇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小雅·大田) ⁸⁰
十四	滕文公篇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大雅·文王) ⁸¹
十五	滕文公篇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吾聞『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小雅·伐木) ⁸²

⁷⁵見《毛詩正義》，頁 547。

⁷⁶見《毛詩正義》，頁 584。

⁷⁷見《毛詩正義》，頁 293。

⁷⁸見《毛詩正義》，頁 537。

⁷⁹見《毛詩正義》，頁 285。

⁸⁰見《毛詩正義》，頁 473。

⁸¹見《毛詩正義》，頁 533。

⁸²見《毛詩正義》，頁 327。

十六	滕文公篇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小雅·車攻） ⁸³
十七	滕文公篇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魯頌·閟宮） ⁸⁴
十八	離婁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大雅·假樂） ⁸⁵
十九	離婁篇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大雅·板） ⁸⁶
二十	離婁篇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大雅·蕩） ⁸⁷
二十一	離婁篇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 ⁸⁸
二十二	離婁篇	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大雅·文王》 ⁸⁹

⁸³見《毛詩正義》，頁 368。

⁸⁴見《毛詩正義》，頁 780。

⁸⁵見《毛詩正義》，頁 615。

⁸⁶見《毛詩正義》，頁 633。

⁸⁷見《毛詩正義》，頁 644。

⁸⁸見《毛詩正義》，頁 537。

⁸⁹見《毛詩正義》，頁 535。

二十三	離婁篇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桑柔） ⁹⁰
二十四	離婁篇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馭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大雅·桑柔） ⁹¹
二十五	萬章篇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齊風·南山） ⁹²
二十六	萬章篇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小雅·北山） ⁹³
二十七	萬章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大雅·下武） ⁹⁴
二十八	萬章篇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雅·大東） ⁹⁵
二十九	萬章篇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大雅·雲漢） ⁹⁶
三十	告子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

⁹⁰見《毛詩正義》，頁 654。

⁹¹見《毛詩正義》，頁 654。

⁹²見《毛詩正義》，頁 196。

⁹³見《毛詩正義》，頁 444。

⁹⁴見《毛詩正義》，頁 581。

⁹⁵見《毛詩正義》，頁 438。

⁹⁶見《毛詩正義》，頁 660。

		故好是懿德。」(大雅·烝民) ⁹⁷
三十一	告子篇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大雅·既醉) ⁹⁸
三十二	盡心篇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魏風·伐檀》 ⁹⁹
三十三	盡心篇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¹⁰⁰ (邶風·柏舟)
三十四	盡心篇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¹⁰¹ (大雅·緜)

《孟子·萬章上》：「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¹⁰²。其中之「以意逆志」因為詩重比興，因此，不能只根據個別字眼即斷章取義，應該以全篇立意為其要旨，再予以說解詩文，以避免曲解詩文辭句之真義。

《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其意涵之「知人論世」，孟子不僅友於天下之善士，尚且在誦讀古人之著作時，論證其時代背景和身世言行，其了解深究程度等於與古人神交，且自其中了解古人的性格與德行，以及所處環境的政教風俗。孟子所提的讀詩、讀書態度，雖未必一定指向《詩經》，然而《詩》作為春秋時代知識份子熟悉的典籍，將孟子的言論援引為讀《詩經》的態度，應該也是適切的。孟子創建了「以意逆志」及「知人論世」的論《詩》卓見，其用心可謂之為詩教的道德功用。

(二)以意逆志

在人性修養上《孟子·告子上》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¹⁰³在政治理論上，孟子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¹⁰⁴。「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¹⁰⁵這些論點，如同孟子學說；以性善為本，而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⁹⁷見《毛詩正義》，頁 674。

⁹⁸見《毛詩正義》，頁 604。

⁹⁹見《毛詩正義》，頁 210。

¹⁰⁰見《毛詩正義》，頁 75。

¹⁰¹見《毛詩正義》，頁 550。

¹⁰²見《孟子注疏》，頁 164。

¹⁰³見《孟子注疏》，頁 195。

¹⁰⁴見《孟子注疏》，頁 65。

¹⁰⁵見《孟子注疏》，頁 55。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¹⁰⁶說明了，心為人類生命活動的主宰，性是心之理，而天是絕對的道體，盡心以知性，知性則知天，因此可以說，孟子思想是以「心」作為基礎面相所展開的學說論證，是以孟子心學亦常與《詩》學密不可分。當代儒者馬一浮說：「孟子尤長於《詩》《書》，故其發明心要，語最親切，令人易於省發。深於《詩》者，方見孟子之言，詩教之言也」¹⁰⁷所說的正是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

(三)知人論世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¹⁰⁸其中觸及到環境與古人考究中之人格德性，因此，交友取善，不僅取法今人，更尚古人。然而古人已杳，唯有《詩》、《書》可盡其言行舉止，因此，孟子之論《詩》要旨「知人論世」，可藉以知古人之德行與其所處之世代。孟子認為，後人要與古人為友，主要途徑是誦讀古人留下的詩書。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是目的，「頌其詩，讀其書」則是手段。孟子的本意在於闡發一種尚友之道，但它同時也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之法。

小結

本章以人倫道德觀的本質為論述基礎，強調人際外在的準則應以個人內在道德修養為根本，進而觸及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的探討，其家族倫理以體現對父母的孝順，對兄弟友愛以及夫妻間的互相敬愛為論述重點。說明有了孝親敬長的心，才會順應人倫教化的普及，而夫婦之間應相互和諧對社會和國家才有關鍵性的建設。例如《詩·大雅·卷阿》所云：「有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做到有孝有德，才能為四方之民所取法。社會倫理的部分則以君臣與朋友兩層關係作為探討，其中論及君臣之間強調以禮相待，相互敬重，以均衡內在，達到義合的目標。朋友關係則以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為論點，說明只有合乎道義的信才有承諾的意義。因為人倫源自儒家學說中的思想，所以文中兼及孔子與孟子學說中與《詩經》相關之論述，包括孔子對《詩經》的評論與詩教的觀點，如思無邪之真情流露、興觀群怨的情操等，亦觸及孟子「以意逆志」及「知人論世」的論《詩》卓見，理解《詩經》中之善德美正，以借喻人格完善的養成。

¹⁰⁶見《孟子注疏》，頁 228。

¹⁰⁷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台北：廣文書局，1971 年 1 月），卷 4，頁 108。

¹⁰⁸見《孟子注疏》，頁 188。

第三章 君臣倫理

君臣倫理是儒家學說中政治關係的核心，其本質在於匡正君道以利民生。《尚書·伊訓》中載：「居上克明，為下克忠」¹強調了上有明君、下有忠臣，是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左傳·宣公十五年》晉解揚對楚子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²說明的是，無論君之義或臣之信，目的皆為了保護社稷以維護人民的利益。因此，政治體現是以利國利民為共同目標，而君臣之間的權利、義務和相互之間的關係，亦應形成共識。君主是承受天命，並受民所託付者，其責在管理、統整社會各階層以維持秩序，並保存人類文化以進步者，而臣下乃是輔佐君主之角色，其責亦即在促使君之道德責任之實現者，故君臣之間乃依道義而生。而「事君」之道除了單純面對君王而言，亦包括身為臣下所應盡之「執事」之責，亦即「從政」之道也。《論語·八佾》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³由此一段對話可以看出：明君對賢臣當以禮相待，表現出「君德」，則賢臣必能「忠敬」以對，此外，又如：《論語·為政》亦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⁴我們從《詩經》記載之文王之德，如何受周朝臣子與人民之擁戴即可窺見一斑⁵。故君若能有一——「君德」，以與其「君位」、「君名」相符，則臣必相敬以忠，努力於執事。故儒家君臣倫理的基本觀點「君臣以義合」，乃建立在利國利民的目標上，且有其各盡其分、對等相待的本質意義。以下就孔子提出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⁶的君臣原則，作為探討。

第一節 君使臣以禮

國君只有依禮來對待臣子，臣子才會忠心服事君主。君臣之間以禮相待，相互敬重，保持和諧關係，才能盡致「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⁷亦即經營國家，穩定社稷，維持社會以和諧有序。以「禮」來論，孔子說：「周

¹【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頁114。本論文之後，凡引述《尚書正義》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²見《春秋左傳正義》，頁407~408。

³見《論語注疏》，頁30。

⁴見《論語注疏》，頁16。

⁵《詩經》篇章中如〈大雅·文王〉、〈周頌·清廟〉、〈周頌·維清〉等詩，皆在記述文王之德，亦表現臣民對其之愛戴。

⁶見《論語注疏》，頁30。

⁷見《春秋左傳正義》，頁81。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⁸說明的是孔子讚美周禮的完備制度。其中，周禮禮制有五禮，包括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周禮·地官·大司徒》又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⁹而五禮的具體化功能為「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¹⁰其禮制囊括如下：

周禮	分類	禮名
吉禮	天神	郊祀、大雩、朝日、夕月、祓禊
	地祇	祀皇地祇、神州、社稷、五嶽四瀆四鎮、海、祀社稷山川、五祀
	人鬼	享宗廟
嘉禮	飲食之禮，婚冠之禮，賓射之禮，饗燕之禮，賑籜之禮，賀慶之禮見、宴請外賓	冠禮、笄禮、聘禮、婚禮、節令（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視朔、冬至朝賀、除夕、元旦、鄉飲酒、鄉射禮
賓禮	接見、宴請外賓	相見禮、燕禮、公食大夫禮、覲禮
軍禮	射禮、大儺、講武	大射
凶禮	喪禮、葬禮、致奠、探病	既夕禮、虞禮

由上表可理解，周禮所體現的制度具足完備，包括器用、衣冠、官制、軍制、田制、稅制、禮制等國家政治制度。其社會制度規範包括；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用鼎、樂懸、車騎、服飾、禮玉等方面的具體規範，其中涉及從朝廷到鄉野整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藉此，本節將以孔子從周之禮的思想，運用《詩經》中之相關篇章加以分析。

一、藉農祀以告誡稼穡之維艱

周以農業為立國之本，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其中更因農業政策而興盛。農業經濟助長社會發展，農民豐收銘感於心，以祭禮向天地致謝，因而形成周朝多重祭祀，在眾多祭禮中，除了開耕之前的神明祈禱，也有了豐收後的神明致禮。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豳，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¹¹說明：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

⁸見《論語注疏》，頁 28。

⁹【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 年 12 月），頁 161。本論文之後，凡引述《周禮注疏》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¹⁰見《周禮注疏》，頁 270~277。

¹¹《貨殖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出自《史記》卷一

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從有虞氏、夏后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裏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豳，周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穀，重視土地的价值。由此可知周族有重農功業且欲其子孫永保此業之意。對於人們以祭祀活動感恩報答謝天的心意，林安弘這樣說明：

「周人藉祭祀以謝天的意識相當普遍，由上天和先祖的愛，直接觸發他們，此種感恩意識，是宗教意識中，最純粹的道德意識。他們這種愛，可說是對父母之愛的延伸，而藉由父母、先祖，由近而遠，達於天帝身上，所以祭祀以謝天，正是他們這種愛心的自然流露，而且也是一種『孝』的表現。」¹²

從這段話可看出古代的人們藉著祭祀的活動來感謝上天的庇祐，人們真實地流露出對於上天賜予萬物的豐收，自然而然有了宗教上的儀式，從父母甚至到祖先的崇拜都是孝的道德倫理表現。以下就《詩經》中之農事相關篇章分析之：

（一）〈豳風·七月〉

此詩記載了豳地農夫的四季農事與生活景象之真實。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葺，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
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採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¹³

百二十九、列傳第六十九。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貨殖列傳人物的傳記。

¹²林安弘：《儒家孝道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1月），頁81。

本詩鋪陳，以月令為經，以衣食為緯，縱橫交錯，天時、人事、百物、政令等，展現了鮮活生動的社會生活。詩中以四季氣候之農事為起首，敘述春日少女採桑、農婦養蠶、績麻與染織，在秋日豐收後外出冬獵，於夏、秋、冬之農作歇息後，收拾農房以避寒待更歲。其詩中之「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說明的是二月取冰獻上羔羊和韭菜備以舉行祭祀。而最後亦以歲末飲酒慶祝「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宰殺羔羊祭祀，祝頌豳公萬壽無疆，以保萬年。這首詩是豳地十二月歲歌，書寫豳地百姓勤勞農作，在豳公的治理下，上下歲末祭祀宴飲，相互祝福。

（二）〈小雅·甫田〉

此為周王祭祀祈求年年豐收之詩作。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¹⁴

詩中起首以豐收不忘養農督耕之農政大要為起，第二章「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祭祀社、方與田祖諸神，求五穀豐盛。第三章描述周王親自省耕，詩中之「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田峻品嘗周天子送來的飯食，取左右之食嘗嘗是否可口，明示出周王愛民重農之意的真率質樸。末章以「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形容豐收的喜悅，基於「黍稷稻粱」有黍有稷又有稻粱祭天祀神，願神賜福，以求年年豐收，以保萬壽無疆。

（三）〈小雅·大田〉

此為周王祭祀田祖以祈求年年豐收之詩作。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¹³見《毛詩正義》，頁 280~286。

¹⁴見《毛詩正義》，頁 466~471。

有滄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獲穰，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¹⁵

詩首以春季備耕為起，以播種穀物為主，接以描述耘草除蟲害的情景，也以秋季的豐收情形為描寫，最後則是繪出祭祀祈求的情境。本詩篇以播種收成的表述為主，以春、夏、秋的季節耕作與收成的農事為重點，在季節耕作中道出農事的細節，表達出豐收後的喜悅。

（四）〈周頌·載芟〉

此為豐收之年周王祭祀慶祝之詩作。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嗷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麋。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¹⁶

〈載芟〉一詩，程俊英《詩經注析》以為是：「一首周王在春天藉田時祭祀土神、穀神的樂歌」¹⁷。詩中描述農事井然有序，自首句「載芟載柞」至「綿綿其麋」皆以春耕情景為描寫重點，接著「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以秋收的景象為主。而「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則是表述以釀酒為祭祀之禮儀，以酒香之散播來譬喻豐收之喜。最後以「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呈現豐收之年是自古而然，且應綿延萬年，永續不斷。

（五）〈周頌·良耜〉

此為豐收後祭祀慶賀之詩作。

翼翼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薳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捋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¹⁸

此篇內容以鋪敘春耕秋收的景象為主，詩中將農人勞動、饗食、作物生長、家室

¹⁵見《毛詩正義》，頁 472~474。

¹⁶見《毛詩正義》，頁 746~748。

¹⁷程俊英：《詩經注析》上，（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9 月），頁 980~981。

¹⁸見《毛詩正義》，頁 749~750。

溫飽、祭祀之事寫得有聲有色，顯示周人對土地、耕稼的熱愛，周人具有豐富的農耕經驗，周文化是重農的文化。起首「粃粃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描繪春耕的情形，「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饗伊黍」則描述婦人送來米飯的溫暖；「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薶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描寫除草施肥的情景。從「獲之掙掙」以後七句則是描寫豐收的喜悅。末章「殺時牲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此詩以敘述耕耘豐收的永續與感恩致謝的祭祀，為詩作最主要的契旨。

二、祭祖以追慎遠之情

〈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¹⁹此句說明殷商子孫雖服從周國稱臣，但天命並非永久不變，因此《尚書》指出：「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²⁰說明文王修德而得天之佑。因此，天命既為無常，為了長於天命鞏固王權，澤及子孫，唯有修德以符合天意。正所謂「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²¹《詩經》〈大雅〉及〈周頌〉，基於修德以養天命，歌頌其先祖得天命之不易及修德之要旨，俯拾皆是。其意蘊深含，不但有其慎終追遠之諦，亦有聿修厥德，自求多福之義，誠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²²當知天命得來不易，以殷商為鑒，修養德行以符合上天旨意，永保德業以佑子民。以下就此深義說明之：

(一)關於文王之讚頌

1. 〈大雅·文王〉

此詩描述文王之德，並告誡後人當以殷商為鑒、免蹈覆轍。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¹⁹見《毛詩正義》，頁 536。

²⁰見《尚書正義》，頁 257。

²¹見《尚書正義》，頁 201。

²²見《毛詩正義》，頁 537。

宜鑑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²³

〈詩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²⁴《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²⁵屈萬里：「《呂氏春秋·古樂》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朱傳》蓋本此為說。此說雖未能必信，然其為周初之詩，殆無可疑。」²⁶余培林：「詩屢言文王，當為文王卒後之作，非文王所能自作也。〈序〉說失之。觀詩中文字，懇切叮嚀，諄諄告戒，非周公不能作。」²⁷朱熹與余培林皆認為此詩為周公作，依《箋》云：「『王之蓋臣』王，斥成王。」²⁸此詩在叮嚀、告戒成王勤修德教，任賢使能，如此諄諄之言，唯周公能之。至於詩旨，余培林曰：「四字可以盡之，曰：『敬天法祖』而已。」²⁹言君王當敬仰上天，效法先祖文王之德。此詩首章說明文王修德而得天之佑。詩中「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明示文王重視人才培養，而得以立國。第四章「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說明因為文王的光明恭敬，而商君失德，所以上帝降命，使其臣服於周。第五、六章則說明商臣服於周，足見天命之無常，因此應以殷商為鑒，明瞭天命得之不易。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再以殷商興亡為鑒，點出效法文王之美德的重要。

2. 〈大雅·大明〉

此詩敘述周武王受天命克殷商，並推其父母文王、太姒、祖父母王季、太任，因皆有聖德，故受天之佑。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于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²³見《毛詩正義》，頁 533~537。

²⁴見《毛詩正義》，頁 533。

²⁵見《毛詩正義》，頁 533。

²⁶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 3 月），頁 452。

²⁷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二版一刷），頁 512。

²⁸見《毛詩正義》，頁 533。

²⁹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二版一刷），頁 512。

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³⁰

《詩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³¹《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³²屈萬里：「此美文王及武王之詩，蓋亦周初作品。題曰〈大明〉，以別於《小雅》之〈小明〉也。」³³余培林：「此詩蓋追述文武之業，而推本於二代聖母也。」³⁴綜觀以上說法，此詩敘述武王伐商經過，而周朝擁有天下是文王之功，並追溯及大任、大妣二母的天作之合。此詩首章即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天人感應，僅有明德才可保天命。其詩中「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因光明德行受到四方諸侯的愛戴，而得受命於天也。其「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因文王有此明德，受天命生武王，又因武王受天命而興師伐商。篇末「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以此來呼應前文之明德榮耀。

3. 〈周頌·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³⁵

《詩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³⁶此詩讚頌文王德政，且言子孫當篤守文王之德以永斯業。

4. 〈周頌·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³⁷

首二句讚美文王之典範清明光大，後三句讚美文王之美德至今樹立周族好典範，影響深遠，使周族蒙受其禎祥，呂珍玉《詩經詳析》云：

（此詩）以「典」字為主，典為法則，後嗣當以文王為典則。前半首言天下已清，後王當嗣續，以昭明先王之典則。讚美文王德政，又歌頌文王武

³⁰見《毛詩正義》，頁 540~544。

³¹見《毛詩正義》，頁 540。

³²見《毛詩正義》，頁 540。

³³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 3 月），頁 455。

³⁴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二版一刷），頁 516。

³⁵見《毛詩正義》，頁 708~709。

³⁶見《毛詩正義》，頁 708。

³⁷見《毛詩正義》，頁 710。

功，以少總多，意旨深遠³⁸。

5. 〈周頌·我將〉

此詩合祭天帝與文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³⁹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然詩中有「維天其右之」之句，可見不獨祭祀文王，當為合祭天帝與文王之詩。

(二)關於武王之讚頌

武王為繼承先祖之德業，體守文王之美德，牧野一役，天下底定，於是天命歸周，所以周頌祭祀武王之詩亦所在多有。

1. 〈周頌·時邁〉

此詩為宗廟祭祀先祖時歌頌周武王的樂歌。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⁴⁰

《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⁴¹何謂「柴望」即柴祭、望祭。柴祭即燔柴以祭天地，望祭即遙望而祭山川。首二句言周王奉天命巡視四方，其後之詩句為告祭之文，其中「薄言震之」指諸侯。「載戢干戈」指斂武。「我求懿德」指修養之美德。故此詩為周武王克商後，巡視四方，祭祀山川的樂歌。詩中歌詠蒼天佑助周王征服四方，周王敬祭山川百神，以此來鞏固帝王之業，反映了周人神化先祖，天人合一的觀念。

2. 〈周頌·執競〉

此為祭祀武王兼及成王、康王之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³⁸ 呂珍玉：《詩經詳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11月)，頁583。

³⁹ 見《毛詩正義》，頁717~718。

⁴⁰ 見《毛詩正義》，頁719~720。

⁴¹ 見《毛詩正義》，頁719。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⁴²

《詩序》曰：「〈執競〉，祀武王也。」詩中前七句讚美武王、成王、康王之功業德行，後七句描繪祭祀之隆重盛大，祈求先祖降福於民。這是祭祀周王的樂歌，敘述了前王的功業，讚頌其開國拓疆的豐功偉績，同時通過描寫四件典型的樂器聲音，渲染祭祀場所的環境氛圍。本詩前七句敘述了武王、成王、康王的功業，讚頌了他們開國拓疆的豐功偉績，祈求他們保佑後代子孫福壽安康，永遠昌盛。

3. 〈周頌·武〉

此為頌揚武王伐紂之詩。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⁴³

《詩序》曰：「〈武〉，奏〈大武〉也。」首句頌揚武王功業無與倫比。「允文文王」追念文王之功業。此詩以讚美武王繼承文王德業與歌頌周武王克商取得勝利為主的樂歌。

4. 〈周頌·酌〉

此為讚美武王之詩。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⁴⁴

《毛詩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起首四句讚美武王率師伐紂之功績。詩中前五句為成王歌頌王師的戰績，並對統兵出征的統帥表示感激之情。後三句則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職而治天下之詩作。

5. 〈周頌·桓〉

此為祭祀武王之詩。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於天，皇以聞之。⁴⁵

詩中起首三句，說明武王得天之佑。其中「桓桓武王」說明武王因擁有優秀人才

⁴²見《毛詩正義》，頁 720。

⁴³見《毛詩正義》，頁 737~738。

⁴⁴見《毛詩正義》，頁 752~753。

⁴⁵見《毛詩正義》，頁 754。

而得助，才得到天下。詩末「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則是頌揚武王受天命而戰勝殷商使天下萬國安定。

三、效史以儆拓疆精神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說：「把祖先們創造國家的功業，和種種奮鬥的歷史，交織著神話傳說的材料，有意地記述下來，一面作為統治者的楷模，一面為不忘祖先的功德而傳給後代子孫們以祖先的影子，這自然是必要的。在這種要求之下，於是民族英雄的史詩，接著宗教詩而出現了。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這是一種人的事業，而不是神的事業。很明顯的超越了宗教的階段，而帶有濃厚的歷史觀念了。」⁴⁶可見，子孫追尋祖先開拓歷史的筆路藍縷，以啟山林艱辛之感化，進而興如履薄冰之深志，知先祖之創業維艱，守成之不易，更得藉以收怠惰之逸心，以保德行之養成。以下就《詩經》中之相關篇章分析之。

(一)〈大雅·生民〉

此為敘述周之始祖后稷事跡之詩作。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獲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⁴⁷

《詩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⁴⁸此詩先以后稷之誕生為首，因后稷天資聰穎，且有功於農業，因此受

⁴⁶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79年5月出版），頁40。

⁴⁷見《毛詩正義》，頁587~596。

⁴⁸見《毛詩正義》，頁587。

封於郃邑。由於上天賜與良種，后稷因而豐收而創立祀典。詩末以后稷因虔誠祭祀感動了上天，因而保佑其子民，道出了上天佑善之本質，更得以敬服後代。

（二）〈大雅·公劉〉

此為敘述公劉由郃遷豳之詩作。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蹇蹇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
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⁴⁹

此詩寫公劉北遷豳地以後開疆創業的歷史進程。首章言率眾遷於豳地，次章言至豳地後，人口昌盛，產業繁榮，適土地之宜。三章言公劉擇建京都之地，因廣闊原野與青聳山崗，呈現百姓安居之歡樂。四章言所用群臣，人才濟濟，大臣們擁戴公劉為宗主之宴飲景象。此詩敘述公劉率居民於豳地之前不辭辛勞地勘查，在定居後繼續開墾土地，營建房屋，致使居民安居樂業無所憂慮，百姓感於其德政，因此詩中呈現出豳地因地廣人眾而欣欣向榮的歡樂場景。

（三）〈大雅·崧高〉

此詩為稱頌申伯亦兼美宣王之作。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騶騶，鈞膺濯濯。

⁴⁹見《毛詩正義》，頁 617~621。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
以峙其粃，式遏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⁵⁰

詩首以誇飾之修辭，營造申伯為四獄之神所誕生，並身為周之棟樑以保護四方諸侯。續文備述勤懇的申伯受命於宣王之尊命分封謝地。且命召伯替申伯勘定住宅、修築謝城、建造宗廟、整治田地、遷其家臣，又賜以路車、四牡、鉤膺、介圭等厚禮以保護南方諸侯。詩中以「南國是式」、「南土是保」表明宣王對申伯之器重。此詩表明了申伯德高望眾，因此宣王令他安撫天下萬國而聲名遠播。

（四）〈大雅·緜〉

此為追述太王古公亶父始遷岐周，以開王業之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週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揀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塚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禦侮。⁵¹

《詩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⁵²此詩主要描述周王開拓疆土、創業維艱的辛勞情景，起句即以「緜緜瓜瓞」以興綿延不絕之王業，詩中已道盡此篇詩之全意。第二章開始講述古公亶父率部族遷徙岐下，開始大興土木規劃田地，為周民安居樂業而努力，還以暗喻的筆法觸及文王繼亶父之業，將國家治理的更為強盛「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既不消除對混夷的仇恨，也不停止對鄰國的邦交。最後以讚頌文王的德高望重，

⁵⁰見《毛詩正義》，頁 669~673。

⁵¹見《毛詩正義》，頁 545~551。

⁵²見《毛詩正義》，頁 545。

不但外有鄰國歸附，朝中還有良臣輔佐之興盛。文王對外伐混夷，使之惶怖驚走；對內能遵行大王行善消惡之道，使各諸侯和平相處，文王能上承太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成王業兼善天下，是以後人對太王、文王的功業，推崇備至。

（五）〈大雅·皇矣〉

此為敘述因周之美德而更代殷商。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闢之，其檉其柅。攘之剔之，其慄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聞聞，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讖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53

《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句以太王遷岐開闢疆土的艱辛為起首，再以王季繼太王之業，能友愛兄長，明辨是非善惡，足以勝任師長、君王，闡述此德政能受天命之福而統治四方。詩中觸及太王因德政而感動上天，因此派文王出兵救助阮、共、莒三國，亦因此而名揚天下。又言文王驅敵勝數，藉此定居岐山之南、渭水之濱，成為了萬國的榜樣。

（六）〈大雅·大明〉

此詩敘述周武王受天命戰勝殷商，並推其父母文王、太姒、祖父母王季、太任，皆有聖德，故受天之佑其來有自。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⁵³見《毛詩正義》，頁 567~574。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佻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⁵⁴

《詩序》曰：「〈大明〉，文王有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詩主要闡述君王應以德
行修養自身，再以德治理國家，才能真正受天之佑，永保王業。其內容中敘述王
季、太任因維德是行，才有文王的盛世。且因文王之德行修養才能迎娶到太姒之
賢慧，更因此誕生了武王以興師伐商。詩篇鋪敘有致，且淵源有自，從文王到武
王，皆論德行有方，才得以治世綿延。

四、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父母」的自覺是周王室的傳統，不只《詩》，《書》中亦可見到類似的
記載，如〈周書·泰誓上〉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⁵⁵〈周書·洪範上〉則言：「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
王。」⁵⁶天地被認為是萬物的父母，而天子則被賦與「作民父母」的重責大任。
因此，「民之父母」的思想起源甚早，周王室自覺的意識到與民眾最貼近、使社
會秩序最安定的德行即在於此，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以父子關係為中軸線的家庭
結構的擴大，也就是周文化中由「親親」到「尊尊」的轉化，這一點恰為儒家學
派全盤繼承。⁵⁷而一國朝政的成敗常取決於君王是否能「親賢臣，遠小人」，有賢
臣、吉士在朝輔政，不僅可以安邦定國，更可以庇佑子孫黎民。孟子云：「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⁵⁸由此可知，賢
臣是國家的，君王棟樑支柱若能得賢人輔政，則國治。孟子云：「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⁵⁹是以為人君者必須尚賢使能，「貴德尊士」，使「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⁶⁰國君應能紓尊降貴、禮賢下士，賢者才能以盛德資輔賢君，如此方

⁵⁴見《毛詩正義》，頁 540~544。

⁵⁵見《尚書正義》，頁 152。

⁵⁶見《尚書正義》，頁 173。

⁵⁷關於「民之父母」一語源流之考辨，詳見張丰乾：《詩經與先秦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頁 160—164。

⁵⁸見《孟子注疏》，頁 251。

⁵⁹見《孟子注疏》，頁 98。

⁶⁰見《孟子注疏》，頁 98。

能使國家治平、得萬壽之福。下文試舉《詩經》中幾首有關作為「豈弟君子」的周天子，應該如何做好「民之父母」，不違天命，勤政愛民的詩篇以為論述：

(一) 〈小雅·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⁶¹

《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⁶²全詩五章，首章「南山有臺，北山有萊」，《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⁶³此詩以南山、北山有蓊鬱之草木得以成其高大起興，比喻人君擁有賢臣輔助才能尊顯、榮耀自身與邦國。《箋》云：「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⁶⁴又云：「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⁶⁵誠如周嘯天於《詩經鑑賞集成》中云：「山，本來就是以高大穩固永恆為特徵，這與詩中為『邦家之基』的君子能構成象喻關係；而它的化育萬木，與『為民父母』的君子能構成另一層象喻，這樣的興語，使樂章開頭就給人以肅穆莊重之感。」⁶⁶國君之所以能讓天下太平、安治，是因為國君能委任有德的賢臣輔政，賢臣各盡其職，故能使國家治平、得萬壽之福。家國有明君賢臣在位，舉國上下政教明曜，百姓視國君為民之父母。邦國國基穩固，國力更為深厚，方為全民之福祉。

(二) 〈小雅·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鷀，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⁶⁷

⁶¹見《毛詩正義》，頁 347。

⁶²見《毛詩正義》，頁 347。

⁶³見《毛詩正義》，頁 347。

⁶⁴見《毛詩正義》，頁 347。

⁶⁵見《毛詩正義》，頁 347。

⁶⁶周嘯天主編，《詩經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4年1月)，頁 619。

⁶⁷見《毛詩正義》，頁 346。

《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⁶⁸
《箋》云：「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⁶⁹首章「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二章「南有嘉魚，烝然汕汕。」，《箋》云：「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求致之於朝。」⁷⁰詩以南方水域有肥美之魚起興，以漁人欲捕捉水中之游魚來喻君王招募賢才之心。周公、成王之時，賢人君子受到任用、在朝輔政擁有職祿；由於上位者有至誠篤實之心，能與在野有賢德的人共事於朝庭，故能成就周朝的太平盛世。三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⁷¹枝條下垂之樛木，瓠草得以攀附而上；在位者若能垂賢下士，在野之賢者便會前往歸附。全詩四章皆以「君子有酒」表達國君得賢才取美酒與賢者共飲，盡歡情怡暢之樂，君上禮賢下士，才能使「天下歸心」。

（三）〈小雅·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⁷²

《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⁷³
育才是治國之本，此詩對於培養人材的成功給予極大的關懷和讚揚。《箋》云：「樂育人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⁷⁴全詩四章，首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⁷⁵《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⁷⁶詩以生長在中阿，茂盛的蘿蒿興人君善於作育人材。「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既見君子，我心則喜。」《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⁷⁷人君授官爵予學士，學士得以見到君王，君王以禮接見，學士心中無比喜樂。國內有「法家弼士」輔政，國政得以穩定，人民得以安其居樂其業。人材

⁶⁸見《毛詩正義》，頁 346。

⁶⁹見《毛詩正義》，頁 346。

⁷⁰見《毛詩正義》，頁 346。

⁷¹見《毛詩正義》，頁 346。

⁷²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⁷³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⁷⁴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⁷⁵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⁷⁶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⁷⁷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是國家之棟樑，亦是國政穩固的基礎，人君能興辦學校並教育他的國民，使國人有美材而成秀進之士，以至於授官輔政，為百姓謀求福祉，這是家國之福。詩三章「既見君子，賜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⁷⁸國君能以禮接待學士，授予官爵又能賜予厚祿，如此重視良才的培育與進用，是天下萬民的福祉，人臣因此作詩以頌美之。第四章「汎汎楊舟，載沉載浮。」，《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⁷⁹國君俱用文、武之官，用人唯才，賢才覲見君上而得官爵，內心則休休然樂矣。

（四）〈大雅·洞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饜飶。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⁸⁰

《詩序》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⁸¹此詩分三章，均從遠處流潦之水起興。道路上積聚的雨水本該是渾濁骯髒的，加上又處於遠方，本來很容易被人棄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茲」，舀過來倒進自己的器皿中加以澄清，就可以用來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為有用之物，而這就顯示了祭祀者的誠心與誠意。「行潦」可以用來祭神祀天，主要取決於酌者的是否誠心；君子之能夠統治天下，主要取決於他是否和樂平易，能像父母愛護子女一樣關愛百姓。方玉潤於《詩經原始》中云：「此等詩總是欲在上之人當以父母斯民為心，蓋必在上者有慈祥豈弟之念，而後在下者有親附來歸之誠。曰『攸歸』者，為民所歸往也；曰『攸暨』者，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視其赤子，則小民又豈如赤子相依，樂從夫『父母』？」⁸²這正如遠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義，便自然可以使他們感恩戴德，心悅誠服地前來歸附。這裏的關鍵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為民之父母。

第二節 臣事君以忠

孔子之所謂忠並非指臣對君本身的服從，而是把君看作國家的代表，只有君的政令真正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時，臣才有忠的義務。而儒家主張君臣應相互尊重，儒者從政應與君主保持和諧關係，因此在要求「君使臣以禮」的同時，也

⁷⁸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⁷⁹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⁸⁰見《毛詩正義》，頁 622。

⁸¹見《毛詩正義》，頁 622。

⁸²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 520。

要求大臣應「事君盡禮」⁸³，且「事上也敬」⁸⁴。詩教之於事君，其關鍵在於盡事君之道，事君之道即盡為臣之道，而如何盡為臣之道，筆者自《詩經》之意涵提示中歸略如下：

一、盡忠職守，以示教化

子路記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⁸⁵孔子指出了為官之道並不在於要與民並耕而食，而只要做好職務之內的事，人民就自然服從教化。因此，盡力做好本職工作，既不失職，又不越職，而是做到稱職，誠如，孟子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旨主要是反對越職侵權的行為。古今真儒，即使在身為布衣匹夫時，也一定「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地關心國之興亡；而一旦在位，既能忠於職守，也絕不會濫用職權。因此，為人臣者，應恭敬其職守，不應懈怠疏職，避免居其位而不勤其事，無功而食祿。以下就《詩經》之篇章分述之。

（一）〈小雅·四牡〉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騤騤，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駟，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⁸⁶

《詩序》說〈四牡〉詩旨：「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也。」⁸⁷然而吟詠詩意比較像是使臣自詠勞於王事，朝中使臣奔走於周道上，看著鳥兒飛飛，然後棲止樹上，感嘆自己無暇休息，更遑論在家奉養父母？龍起濤《毛詩補正》說：「每章不脫王事，所以教忠；惓懷父母，所以教孝；教忠教孝，所以譜之於樂，可用之鄉人，可用之邦國也。通首纏綿肫摯，猶見周家忠厚之遺。」⁸⁸忠孝原本難以兩全，使臣歌詠自己克盡職守，對父母無法盡孝的憂苦，從詩中我們也看到國事優先於家事的忠悃之情。

（二）〈小雅·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⁸³見《論語注疏》，頁 30。

⁸⁴見《論語注疏》，頁 44。

⁸⁵見《論語注疏》，頁 116。

⁸⁶見《毛詩正義》，頁 317。

⁸⁷見《毛詩正義》，頁 317。

⁸⁸龍起濤：《毛詩補正》，（台北：力行書局，1970 年 6 月），頁 776。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⁸⁹

這是一首國君派遣使臣到各諸侯國廣採民意以為施政參考的詩篇，即《周禮·小司寇》之職所言：「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⁹⁰《詩序》說詩旨：「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⁹¹朝中對於代表國家的使臣必然寄予厚望，而擔任使臣工作的臣子也一點不敢怠惰。詩之首章寫使臣奔走路上，常懷無法完成使命之心，後面四章則寫他馬不停蹄的到各處去諮諏、諮謀、諮度、諮詢，不斷的訪談、詢問、商討、謀畫該怎樣得出更好的處理事情方法。可見這位使臣多麼用心，廣納建言，盡心盡力的把國君交辦的事情做到最好。

（三）〈小雅·黍苗〉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⁹²

朱熹《詩集傳》說詩旨：「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⁹³詩寫召伯奉周宣王之命令，率領徒眾南行營謝、平淮，完成艱鉅使命，召伯克盡職守，親民體恤，慰勞行役之人，從行之人雖然辛苦，渴望回鄉，然也願意效忠王事。〈小雅〉中不少怨刺之詩，如〈節南山〉、〈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巧言〉、〈巷伯〉、〈四月〉、〈北山〉、〈小明〉等等，雖對小人亂政，朝中失序有所抱怨憂心，然作為知識份子的朝臣，憂國亂亡，忠心惴惴的憂患意識令人印象深刻，是《詩經》中臣事君以忠的最好刻畫，也樹立了知識份子憂患意識的原型。

二、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論語·先進》：「以道事君，不可則止。」⁹⁴孔子所謂的大臣是以正道來服事君上的人，如果君上不遵行正道，就會諫止。孟子亦說：「為人臣者，懷仁義

⁸⁹見《毛詩正義》，頁 318。

⁹⁰見《周禮注疏》，頁 523。

⁹¹見《毛詩正義》，頁 318。

⁹²見《毛詩正義》，頁 513。

⁹³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115。

⁹⁴見《論語注疏》，頁 100。

以事其君，……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⁹⁵而《孟子·離婁上》更說：「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⁹⁶要求君主行仁政，向君主陳述善道，杜絕邪惡才是對君主真正的恭敬。因此，如不能行道，則是儒臣之恥，正所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⁹⁷以上所論無疑皆為啟發君主應有以接受正直言論和寬容諫諍之臣為美德的肚量。藉此，此處將以《詩經》篇章中之相關旨意分析之。

(一)〈小雅·正月〉

刺幽王之亂政失德，憂西周將亡之詩。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哀我小心，癩憂以瘁。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併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威之？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逾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餚。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嗚矣富人，哀此惻
獨。⁹⁸

《詩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此詩描述天時不正，謠言四起，亂徵已著，詩人獨憂。作者以生不逢時，遭此厄運感嘆自我。其詩中以哀傷道出大勢已去，

⁹⁵見《論語注疏》，頁 212。

⁹⁶見《論語注疏》，頁 124。

⁹⁷見《論語注疏》，頁 185。

⁹⁸見《毛詩正義》，頁 397~401。

前途堪憂，詩人以諷刺手法寫出在位者閉目塞聽，一意孤行且用賢不專。詩中輔車相依，比喻君王須賢臣輔佐，方可逾越艱險，嘆息在位者無以明斷是非。詩人感嘆之餘又感傷自己無處避禍，為國政暴虐而深憂，斥在位者結黨營私，導致禍國殃民，詩人憂國憂民的心，對於貧富對立的社會，道盡己心之惆悵，在詩中流露出自己的疲乏與孤獨。

（二）〈小雅·小旻〉

刺幽王之惑於邪謀，是一首諷刺周朝昏庸君主不能採納善謀的詩。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⁹⁹

《詩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一針見血指出當前國策邪僻不正，而幽王卻聽信讒言，善惡不辨，致使國運堪憂，作者以諷刺的口吻揭露在位統治者重用邪僻而致使「謀猶回遹」，且剖析國策邪僻之成因及其危害，以揭露、感嘆等方式，表達了對朝政黑暗腐敗與憂國憂時的思想。

（三）〈大雅·召旻〉

此為刺幽王重用小人禍國殃民之詩，勸幽王任用老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泉泉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禱，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

⁹⁹見《毛詩正義》，頁412~414。

不裁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¹⁰⁰

《詩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此詩痛斥了周幽王荒淫無道、禍國殃民的罪惡，抒發了詩人憂國憫時的情懷和嫉惡如仇的憤慨。當天降喪亂因而導致人民饑饉且又正逢內奸亂政誤國，身處情境的詩作者，雖已處事謹慎卻仍遭免職，臨此小人張狂且禍亂日益擴大的局勢，只好藉詩諷刺幽王聽信讒言、重用小人危害國家，亦藉此希望幽王能認識局勢的嚴重性。

（四）〈大雅·瞻卬〉

此為刺幽王寵幸褒姒將致亡國之詩。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鞠人忮忒。譖始競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膚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¹⁰¹

此詩以仰天呼告，斥幽王倒行逆施，致天將災禍使國無寧日。詩人以幽王寵幸褒姒為禍源，此時奸人當道而賢人逃亡，以至於國家面臨存亡關鍵。而北方犬戎趁機入侵，殺周幽王於驪山下，遂導致西周滅亡。詩中痛斥了周幽王荒淫無道，禍國殃民的罪惡，也抒發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奸人陷溺的憤恨。

¹⁰⁰見《毛詩正義》，頁 697~700。

¹⁰¹見《毛詩正義》，頁 694~697。

小結

朝代的昌盛，除了強大武力鞏固國權之外，還需稱頌歷史光耀祖先的偉大功績，以使各諸侯國服敬稱臣。筆者自《詩經》中之〈大雅〉、〈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五篇，得以理解周族的開創過程，其歷述開國先祖包括：后稷、公劉、古公亶父及文王、武王。史詩歌功頌德，除了頌揚祖先功業之外，更有闡揚其感化精神之鑰。周人繼承了殷商的天命思想，同時，又注重德行，認為有德上天才會保佑其統治。因此，〈周頌〉裡「頌功德」與「受天命」之思想總藏於詩中。其中《詩經》之〈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等五篇歷述周朝開疆拓土之過程與繁榮之維艱，以及武王在承繼文王之德行後，如何興旺周代盛世以定天下。這些艱辛歷程，煥發了周人開拓的偉大精神，與其詩篇中倣效後代子孫之深意。此外與作為「民之父母」的君子所體現出來的品格，首先就是德行的完美，這是儒家對於君子以及聖人的最本質的理解，只有具有仁德的君子才能真正做到愛民如子、與民同樂。藉此得見，周人祭祀傳承之深蘊意涵：一則可讓後代子孫仰懷先祖的勳功偉業，進而緬懷其祖先。二則有警惕教喻與精進之效，使以光宗耀祖、永保基業。

第四章 親子倫理

親子，是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其中不乏天然質性中的感情。基於感情聯繫，如何強化親子之間親愛和諧的正面能量，消除兄弟之間爭奪相殘的負向磁場？對此，儒家提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思想。如《孟子·萬章上》¹所強調的精神，孝之價值高過一切。再者，周武王在封其弟康叔的誥命之詞中，也作了指示，《尚書·康誥》曰：

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²

其中周武王把「不孝不友」之人視為「元惡大憝」，在其「不孝」理念中，為子者不能敬事其父母而使其傷心，為父者不能愛護其子反厭其子。「不友」則為弟者不念及長幼之序尊敬其兄，為兄者不念茲同胞之情友愛其弟。儒家思想中親子血緣為一切社會關係的最初型態，因此，作為至親的父子與兄弟關係的和諧，必然影響社會安定。這段話以「不孝不友」為主旨思想，對其子敬事父之孝與兄友愛弟之友，加以論述，等同明確了儒家所提出的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關係，其誥詞中更進而以父子與兄弟之關係論及治國之關鍵，足見其重要性。藉此，以下就兩點分述之。

第一節 父慈之養育與教育

《禮記·大學·釋止於至善》：「為人父，止於慈」³指出慈的對象為子

¹萬章章句上（一）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²見《尚書正義》，頁 204。

³見《禮記注疏》，頁 948。

女。在父母子女的關係中，儒家對父母確定在「慈」，而何謂「慈」呢？《漢語大辭典》：「上愛下，父母愛子女。」說的是父母對子女的愛，如若，父母養育子女為天賦本然，那麼對於子女即有應肩負的責任與教育。《孝經》說：「父子之道，天性也。」⁴說明天地間的萬物皆具有養育子女和教育子女的自然本性，足見養育和教育之重要。藉此，本小節將以《詩經》之相關篇章分析。

一、養育，生我劬勞

《論語·陽貨》載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⁵道盡了父母在扶養年幼子女時所經歷的千辛萬苦。又《論語·為政》：「父母唯其疾之憂。」⁶道出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直接體現了父母的愛子與憂子之情深與劬勞之心。

（一）〈邶風·凱風〉

此詩是一首兒子頌母並自責之詩，內容寫詩人感念母愛，以和風吹拂、泉水浸潤比喻母愛，並自傷未能寬慰母親。糜文開·裴普賢於《詩經欣賞與研究》中云：「慈母的撫育其子女，像和煦的南風，吹得幼苗茁長。子女成長了，慈母也勞悴得白髮蕭蕭，老態龍鍾了。本來自古天下子女有誰報答得了慈母之恩。這是兒子感謝慈母的養育深恩，自責無所成就。」⁷所言甚是。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即為南風，南風和煦備以化育萬物，指的即為母親。詩作以長養萬物的南風譬喻母親偉大的養育之恩，以「棘心」形象地比喻幼小時候的子女，再以「棘薪」喻子女眾多卻無人能奉養其母親，報答其母恩，導致母親終生勞苦得不到子女的陪伴與安慰。全詩以養育子女之辛苦，反省自己不能報答母恩的愧疚，流露出一片感恩戴德卻又無比羞愧的自嘆之情。此詩以凱風寒泉喻母恩，成為三百篇的名作。唐代詩人孟郊活用此意成遊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句，遂為千古絕唱。

⁴見《孝經正義》，頁38。

⁵見《論語注疏》，頁158。

⁶見《論語注疏》，頁17。

⁷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改編版，（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11月），頁149。

(二) 〈小雅·蓼莪〉

此為懷念已故父母，感念養育之恩，哀傷不能終養父母的詩作。《詩集傳》：「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⁸。方玉潤《詩經原始》中云：「詩首尾各二章，前用比，後用興。前說父母劬勞，後說人子不孝，遙遙相對。中間二章，一寫無親之苦，一寫育子之艱，備極沉痛，幾於一字一淚，可抵一部《孝經》讀。」⁹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全詩以一片至情懷念已故父母的養育之恩，詩中傳遞出無以回報的痛憾。起首兩章以「莪蒿」為起興，主要傳遞的思想為父母生養自己的辛勞。第三章以「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比喻不能終養父母乃為己之恥辱。詩的末兩章皆以「南山」、「飄風」起興，但主要描寫的內容是「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感嘆別人都能夠奉養雙親至老，自己卻得獨自承受著不能終養父母的遺憾和悔恨。這種「以眾襯己」的手法，更凸顯出本篇詩歌所要傳達的「風木之悲」主題，親恩如此深重，自己卻未能像他人一樣回報親恩，那種永遠也不可彌補的遺憾，成就了本篇詩歌沉痛至極、卻也感人至深的情感張力。

(三) 〈魏風·陟岵〉

此為遠地行役者思念家中親人的詩。《詩集傳》：「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¹⁰又方玉潤《詩經原始》曰：「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縱千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設想，思親所以

⁸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99。

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418。

¹⁰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44。

念己之心與臨行勗己之言，則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¹¹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¹²

《詩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¹³此詩不以正面書寫役卒如何思念親人，而是從思念的對象逆向思考，寫父母兄長如何在牽掛自己的情境下，以關切的叮嚀，顯現作者本身對家人的感念，以「陟彼岵兮」登臨荒蕪山崗上的孤寂意象，遠望家鄉親人，表達無限的思念與感懷。

（四）〈小雅·四牡〉

此為使臣自我感傷之詩作。《詩集傳》：「賦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以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緊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臣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¹⁴

四牡駉駉，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駉駉，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駉，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¹⁵

全詩主題以「王事靡盬」周天子交辦的事情做不完，無法回家侍奉父母而感到傷悲。詩作井然有序，以「四牡駉駉」「翩翩者騅」為起興之詩情，言

¹¹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246。

¹²見《毛詩正義》，頁209。

¹³見《毛詩正義》，頁209。

¹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67~68。

¹⁵見《毛詩正義》，頁317~318。

飛鳥猶有息時，已則「駕彼四駟，載驟駸駸」無有閒暇，前四章每章反覆詠嘆「王事靡盬」顯現溢於言表的怨苦之情。末章則以思念為主旨「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將母來諗」，寫盡無法安養父母的難過心情。

二、愛子，教以義方

《左傳·隱公三年》：「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¹⁶說明了以正確的道德規範教育子女，才不至於走上邪路。儒家對於生養子女有其深入而廣泛的教育之道，如《論語·學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¹⁷本即為孝，道即為仁，可見孝為仁之本。孔子亦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¹⁸，士大夫能孝其親，風行草偃，則百姓感動而興仁。孔子對為人子弟立身處世作了如是的期許，推演之父母教育子女也應期許子女：孝悌、務本、篤親、親仁，具備立身處世的道德修養。而《孟子·離婁下》亦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¹⁹孟子認為身為父兄者，應善盡教導子弟以歸其禮正。此外，儒家思想中也認為師長雖然與學生沒有血緣關係，但對於學生而言：無師則不懂禮義；無師則不能成人，師長有教育提攜學生之恩，身為學生對於師長應該感恩回報。劉寶楠於《論語正義》中引《曲禮》及《呂氏春秋·勸學》作為詮釋依據，不管是取《曲禮》或是《呂氏春秋·勸學》篇提及顏淵事孔子是以父子之禮待之，「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²⁰孟子也說：「師者，父兄也。」²¹常言道：「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古人把老師視為父親般的地位，師就是師父，師生之間自然體現為一種有恩義的父子親情關係。這種親情關係一方面表現為教師對學生成人的關愛與責任，一方面表現為學生對恩師的熱愛與尊敬。

（一）《論語》引述〈小雅·小旻〉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¹⁶見《春秋左傳正義》，頁 53。

¹⁷見《論語注疏》，頁 5。

¹⁸見《論語注疏》，頁 70。

¹⁹見《孟子注疏》，頁 143。

²⁰劉寶楠引《曲禮》及《呂氏春秋·勸學》：「《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誼最古者。」詳參清·劉寶楠撰：《論語正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頁 462。

²¹見《孟子注疏》，頁 155。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²²

章旨：曾子以保身的道理教育弟子。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²³

曾子得了重病，將學生召集起來，說：「弟子們，看看我的足，看看我的腳，看看身體有無任何受傷，我一生謹慎，總是小心翼翼，就像站在深淵之旁，就像踩在薄冰之上。現在，我的身體再也不會受傷了。」其所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雅·小旻〉之詩句。曾子以己身之保全為鑑，並示現其弟子，除戒示謹言慎行對於為人處事的重要性外，又誠如《孝經》所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實踐了身為子女的孝行。

（二）《論語》引述〈衛風·碩人〉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²⁴

章旨：此以素絢喻質文，有質而文有可施之地，即言有忠信之質而禮文方可加諸其身也。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²²見《論語注疏》，頁 70。

²³見《毛詩正義》，頁 412~414。

²⁴見《論語注疏》，頁 26~27。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裼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葦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²⁵

子夏問孔子：「古詩上說『巧笑雙頰多美麗！漂亮的眼睛黑白分明！粉白的畫底加上五彩顏色，更為美麗！』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孔子說：「這是說圖畫的事，要把粉白底色先調勻好，然後再加上五彩的顏色。」子夏聽了孔子的話，忽然領悟至「禮」上，於是說：「這不就是人先要有忠信的美質，然後再用禮來文飾嗎？」孔子說：「商！真能啟發我的心志，像這樣可以同你講詩了。」人有顧盼生姿之美質，而後予以修飾；如同性質忠厚之人，可教以禮之節文。也就是說，先有可造之質，再予以雕琢修飾，才合乎禮。

（三）《論語》引述〈邶風·雄雉〉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²⁶

章旨：此章是孔子激勵子路，勿存自滿之心。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²⁷

孔子說：「穿著破舊衣服，與穿著狐皮貉皮衣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慚愧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貪婪，有何不好？』」子路終身牢記夫子這段話。孔子知道後，又說：「這本是應該做到的，怎麼值得滿足？」衣食為外在之附，能不恥惡衣惡食，必有其內在之精神寄託，始能擺脫外在之誘惑。因此有志之士，必須打破勢利的觀念，方可前進。孔子以褒揚之心增其自信，復又予以虛其心志，更有其激進之意。詩中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既能不忮害不貪求，已具足善之本質，而子路能不以貧富動其心，也已接近正道，故孔子引此詩以美之。孔子以《詩》美其弟子，弟子以《詩》為修養規則，皆啟發於《詩經》。

²⁵見《毛詩正義》，頁 129~130。

²⁶見《論語注疏》，頁 81。

²⁷見《毛詩正義》，頁 86~87。

（五）《論語》引述〈大雅·抑〉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²⁸

《詩經·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此篇能深得詩意，每天反覆檢視白圭，要求自己的品德亦如之，不容許有瑕疵。

章旨：謹言必慎行，此為記載孔子嘉許南容的謹言慎行，認為他是個謙謙君子，因此作主把姪女兒嫁給了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²⁹

²⁸見《論語注疏》，頁96。

²⁹見《毛詩正義》，頁644~649。

所謂謹言者必然慎於行，言正則行正。南容每日反覆以玉比德，用來修養自己，孔子認為他謹言而心正，齊家自然不難，故將其兄之女許配給他為妻。南容三復之「白圭」為《大雅·抑》之詩句，其文曰：「白圭之占，尚可磨也，斯言之占，不可為也。」南容受孔子謹言之教，時刻警惕自己行為，故孔子認為他有美好品德，放心把姪女的終身託付於他。

第二節 子孝之善養與善事

基於父母對於子女無私地給予養育、教育的一片慈愛之情，子女對於父母也自然產生了一種出於內心中純真的愛戴之情。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中，儒家對子女的要求明確規定為「孝」。何謂「孝」？《說文》：「孝，善事父母者。」《論語·學而》：「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³⁰由上可見，孝的本意應為「善事父母」，也就是子女敬愛奉養父母的道德。孝親應該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尚書·酒誥》：「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³¹強調了生活方面對父母的奉養。除了生活上能養之外，更重要的是對待父母要有敬愛之情，《禮記·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³²主要的用意在於與父母相處要和顏悅色。《孝經·紀孝行章》載孔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制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則備矣，然後能事其親。」³³示意出在父母生前能盡到孝養和孝敬，死後能治以哀思和懷念，基本上就符合了孝親之道。唐君毅曾從「超越單純之自愛而愛他人」來言「道德生活之開始」，並以此言說為何「孝」作為仁心最初之展現，他說：

「我之由父母生，初只有父母而無我」，即最直接之引發我今之無我忘我之意識，使我之仁心我之無我之我忘我之我呈顯者。故中國古人總說對父母之孝即人之仁心最初呈現處發芽處，其涵義實甚深遠。³⁴

此不但展示了「孝」在德行中之地位，亦可了解為何古人云「百善孝為先」之意義。唐君毅先生進一步言：

³⁰見《論語注疏》，頁5。

³¹見《尚書正義》，頁208。

³²見《禮記注疏》，頁811。

³³見《孝經正義》，頁42。

³⁴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4月），頁47。

人要顯其忘我之我，第一步不能是破執觀空而只能是在父母前盡孝以忘我，對父母致其愛敬。此中有愛，因須體親心故。此中有敬，因是自我之超越與收斂而表現卑順故。此是人之最原始之愛敬。此愛敬是愛敬父母，同時即是實現那超越的無我之我。此種愛敬可一直通過父母而及於無窮之父母，及於使我有此生之整個宇宙。³⁵

可知，對父母之「孝」重在其「愛」、「敬」之心，由此「愛」、「敬」之心孝父母，並由此推擴出去各層人倫關係，以致整個生命界。對父母之能「體親心」之「愛」，正所謂「人子繫念其親，而有所不安不忍」之心，藉此，以下就兩點分述之。

一、善養，事父母能竭其力

《論語·學而》：「事父母，能竭其力。」³⁶正因為父母的浩蕩之恩難以報答，才要竭盡其力。身為子女當知父母恩，侍奉父母應盡心盡力，任勞任怨。《禮記·曲禮上》：「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涼，昏定而晨省」也就是要隨時關心父母的生活。《禮記·曲禮上》：「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³⁷，又如《禮記·玉藻》：「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³⁸父母有事相呼，應該立即應命而赴，不宜遲延。

（一）〈邶風·凱風〉

此詩描寫為人子不能終其父母之奉養，而哀怨之詩作。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³⁹

觀其詩文乃孝子感念母親的劬勞而內心自疚的詩作，作者以南風吹彼棘心，取譬母親對子女的撫育辛勞，以「母氏劬勞」、「母氏勞苦」深念著母親之恩德，後兩章以「爰有寒泉」泉水潤物、「睨睨黃鳥」黃鳥好音，以自然萬物都能有其長處，以回報於人，反省自己無以報答的親恩。末句再以「我無令人、莫慰母心」深責自己不能奉養安慰母親。因此，此詩為孝子不能

³⁵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4月），頁48。

³⁶見《論語注疏》，頁7。

³⁷見《禮記注疏》，頁19。

³⁸見《禮記注疏》，頁567。

³⁹見《毛詩正義》，頁85。

終養母親而內疚傷感之詩作。

(二) 〈唐風·鴝羽〉

農民因苦於征役無期，不能回鄉耕種，因此不得奉養其父母，所寫下的幽怨。

肅肅鴝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鴝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鴝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⁴⁰

〈詩序〉說：「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⁴¹詩人以「不適於樹棲」之鴝起興，以喻行役之人，日夜奔勞，隨地而棲，所棲非其所安，且不得在家奉養父母，心亦有所不安也，接著反問自己離鄉征行「父母何食？」、「父母何嘗？」，皆是對父母之「不安不忍」之心也。此詩三章皆以「肅肅鴝羽」「集於苞栩、桑」起興，鴝者，形似雁，腳無後趾，不適宜樹棲，而今竟被迫棲止於栩、桑之樹上，非其性之所適，用來比喻自己從役日夜奔勞，隨地而棲的危苦與不安，又不得守在家裡奉養父母，內心更加焦慮不安。因此，詩之句末乎告「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曷其有常？」反覆問天，深怨久役於外不得耕種，無以奉養父母之憂心愧疚。

(三) 〈小雅·祈父〉

此為周天子衛士不滿被徵調去征戍，久役於外，導致不得安居養親之責怨詩。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⁴²

詩之首章、次章均以激昂之情呼告「祈父」，「胡轉予于恤」為其不體恤軍士，以致其無所安居，末章「有母之尸饗」言有母卻因此未能奉養，責怪

⁴⁰見《毛詩正義》，頁 224~225。

⁴¹見《毛詩正義》，頁 224~225。

⁴²見《毛詩正義》，頁 377~378。

祈父不體恤下情，不知為人子女不能在家奉養父母的擔憂與不安。

二、善事，和悅恭敬

我們能了解父母對吾人生命之意義，體貼父母之心意，並發自至情至性對父母有所愛，故並能進而有所敬，此即說明「孝」並非只是物質的奉養，而是至誠至真發自內心的恭敬與順奉，也就是所謂的「不安不忍」之仁心的表現。由此「愛敬」父母之心，形諸於外必也能呈現——自然悅色之態度，誠如：子游問孝，孔子回答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⁴³可見僅止於奉養是不足的，還必須做到內心的真誠愛敬。而子夏問孝，孔子以「色難」⁴⁴表示，即指面對父母時的態度，侍奉父母應發自內心的愛敬才能保有和悅的容色，足證孔子認為「孝」最難為的即在於內心的尊敬。孟子也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⁴⁵。《禮記·坊記》亦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⁴⁶、「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⁴⁷強調的是；若有善舉之譽，盡量讓給父母；若有失誤之責，盡量由自己承擔。《孝經·紀孝行章第十》：「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⁴⁸說明孝子事親的行為，當盡：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而當戒者為：驕、亂、爭。儒家孝道為了能使養與敬達至具體孝行的統一，因而制定了很多依禮而行的條文，以作為人們藉以遵循的行為規範，包括事親「生事之以禮」，體諒「父母唯其疾之憂」保重自己的身體與「事父母幾諫」，甚至有志於「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等。由上所述，以下將就《詩經》之相關篇章分析之。

（一）孔子引述〈大雅·既醉〉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⁴⁹

⁴³見《論語注疏》，頁 17。

⁴⁴《論語·為政八》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⁴⁵見《孟子注疏》，頁 164。

⁴⁶見《禮記注疏》，頁 867。

⁴⁷見《禮記注疏》，頁 867。

⁴⁸見《孝經正義》，頁 42。

⁴⁹見《禮記注疏》，頁 867。

同上在《禮記·坊記》孔子引〈大雅·既醉〉「孝子不匱」說明「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不計較父母之過，敬愛父母的美德，這份孝心來自於內心的本質善良與情感的觸動。像殷高宗守父喪，經過三年期間，尋思父親的善道，承繼他的美德，加以發揚。「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守孝三年緘默其口，一開口就語出驚人，廣受愛戴，孝子對父母的意見總是有耐性地聽從接受，在為父母擔勞其憂時也毫無怨言。所以孔子引述了《詩經》上的「孝子不匱。」強調孝子對父母的孝心是無窮盡的且能盡心奉養父母。

(二)孔子引述〈小雅·角弓〉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⁵⁰

同上在《禮記·坊記》孔子引〈小雅·角弓〉「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說明友善的兄弟關係，相處必然寬厚謙讓，不友善的兄弟關係即會互相指責，來比喻能夠與父母親和睦相處，才能稱得上孝。所以君子經常以族人聚餐的方式加強家族融合。孔子藉此將親情層面推廣，和諧人際關係，以助益於社會的祥和。

第三節 聖治之以孝治天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像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⁵¹這一章說明聖人治天下，以出自人類天性的孝道，感化人民，因此德教能夠成功，政令能夠順利推行乃是聖人以孝治天下，正如；孝治主德，聖治主威，德威並重，方成聖治。

⁵⁰見《禮記注疏》，頁 867。

⁵¹見《孝經正義》，頁 36~39。

一、《大學》引述〈小雅·南山有臺〉、〈小雅·節南山〉

章旨：說明天子統治國家，應效法先祖之聖德，事事謹慎，才不會有所偏差而受天下人的棄絕。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⁵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⁵³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戮矣。⁵⁴

《大學》經文以「平天下在治其國」引誠為；居上的國君能夠敬養自己的親老，百姓也會依循此風孝順父母，國君能夠尊重自家的長輩，人民也會依循尊重兄長，國君能有憐憫之心攜老扶弱，百姓自然不敢有背棄之心。因此，居於上位的人，應以個人為榜樣，以君子之風衡度言行舉止，百姓才能有所依恃無所偏移且依理行事。文中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強調居上位者，應有衡量曲度的措施與方法，先以自己為榜樣，才能使居下者，心悅誠服有所依循。經文中，先以〈小雅·南山有臺〉為例：「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形容國之君主如真使人誠悅信服，就如同人民的父母一般。因為國君能不偏移且合於情理，以體恤百姓之心做出合於規範的楷模，即可稱為百姓的父母。再以〈小雅·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以南山的高峻聳立譬喻高居在上的太師尹氏，人民正以瞻仰的心態展望著他，因此他的言行舉止應當審慎。

⁵²《詩·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台，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⁵³《詩·小雅·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誨。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⁵⁴見《禮記注疏》，頁 987。

二、《孝經》引述〈大雅·文王〉

章旨：言人不能忘懷祖先的德行，且要繼續祖先的德行。這樣，才算是盡到了大孝。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⁵⁵

此章自「仲尼居」至「汝知之乎」，為孔子告訴曾子古代聖王如何以至高的德行和道理教化世人，使得人民相互和諧尊卑長幼都無怨言，目的在於使曾子領悟孝道，不僅止於善養父母，還要曉得治國平天下，才是孝道的遠大目標。再者，自「曾子避席」至「吾語汝」孔子說明了孝道，是所有德行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根源。「身體髮膚」至「終於立身」，說明了孝道的目的，身體來自父母應當好好珍惜，避免受到傷害，且應有所建樹，並實行正道，以光宗耀祖顯揚後世。末章強調，實行孝道，始於侍奉雙親，推於侍奉君王，最後才能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圓滿孝道。正如〈大雅·文王〉上說：「怎麼能夠不追念你的先祖呢？應修養自己，發揚先祖的美德。」

三《孝經》引述〈小雅·小旻〉

章旨：孔子之引述，在於告誡身任諸侯的官員，應時常警戒且謹慎小心的行事。就像踏進了深淵，臨在薄冰之上，時時警誡謹慎行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⁵⁶

《孝經》這段引文描寫身居高位之人能敬上愛下且沒有傲慢之心，儘管地位再高，也不易有傾覆的危機，且能節制儉約謹守法度，即使財富充裕，也不至奢侈浪費。因此雖身處高位亦無危機之憂，既能長保尊貴地位；又能在財物充裕的情況下節約用度，長保富貴。能使財富和尊貴不離於身，也才能保衛國家和社稷，使人民處於和樂安康。這些皆為諸侯應盡的孝道，

⁵⁵見《孝經正義》，頁 10~11。

⁵⁶見《孝經正義》，頁 22。

如同《詩經》所云：「時時要戒慎恐懼，好比行走在深潭的旁邊，又好像踏在薄冰之上，言行舉止皆應謹慎小心。」此章說明在上不驕和制節謹度是身為諸侯的基本孝道，因此為官者必須以戒慎恐懼的態度，處理事務。

四、《孝經》引述〈小雅·節南山〉

章旨：此章闡述孝道的深義，明示貫通天、地、人三才為孝的道理，上天寬容廣大，包羅萬象，大地涵養生命，孕育萬物，所以身為靈長的人類，應當效法天地永恒不變的法則，以孝敬父母；而居上位的君主更應當因孝立教以為楷模。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前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⁵⁷

孔子認為：孝道，如天道的運轉，永恆不變；如土地順承萬物，各得其宜；是人類必有的行為。天地這種永不恆變的道理，人們應當效法它。效法上天明照宇宙的道理，善用土地順承萬物的利益，以用來教化天下人民。因此，施行教化，不用嚴肅的態度就能成功，推行政治，不用嚴厲的手段自可天下太平。先王看見教化可以感化人民，就率先實行博愛，因此沒有人遺棄他的父母親；向人民陳述道德仁義，使人民奮起而實行；並率先實行恭敬謙讓，人民因此不會發生紛爭；再以禮儀音樂來引導人民，人民就和順親睦相處；教導人民什麼事情值得喜歡，什麼事情應該厭惡，人民知道有禁令，就不會犯法了。就如〈小雅·節南山〉上說的：『名聲顯赫的太師尹氏，人民全都仰望你！』」此章強調孝道，應是順乎天地自然，順承萬物生長，在大自然應運而生的變化中，人類因應行為中的得宜，將天性中的慈愛推行，故先王應以身作則，率先倡導孝行，將孝道作為教化人民的準則，以順應天道的自然法則，治理國家。

五、《孝經》引述〈大雅·抑〉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

⁵⁷見《孝經正義》，頁 28~29。

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⁵⁸

孔子引〈大雅·抑〉論述治國者以正直的道德來行事作為，那麼四方萬國的人，將被感化得心悅誠服。由此可證明治教能否成功與孝道有莫大的關係。孔子認為從前英明的帝王以孝道來治理天下時，不僅顧及具有階位的諸侯，就連附庸小國的臣子都眷顧到，治理鄉邑的卿、大夫時，對於服役的男僕女婢也都不失禮節，因此能得到各國諸侯的歡心擁護。因為帝王能以禮相待，於是人民依此為榜樣，孝順父母，在父母去世之後，虔誠祭祀。國家在有序的社會倫理中人民和諧，災害與禍亂自然減少。所以，帝王以孝道來治理天下，如同〈大雅·抑〉上所說：「天子有偉大的德行，四方各國都來歸順。」足見，古人對於孝道，並不限於自己的父母，而是要推及廣大群眾，以孝德感召。

六、《孝經》引述〈大雅·洞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豈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⁵⁹

孔子引〈大雅·洞酌〉說明一個執政的君子，態度和平愉悅，德行平易近人，就像民眾的父母一樣。這段引文前部分論述君子用孝道來教化人民，是以孝、悌、臣的道理教人，道出廣至德的本義。文章最後引《詩》證明所言非虛，如果沒有至高無上的美德，有誰能順應民心，感化人民，而有如此大的成效呢？其用意是希望執政的人，實行至德的教化，以感化民心。

七、《孝經》引述〈大雅·文王有聲〉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⁶⁰

孔子引〈大雅·文王有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說明天下雖大，四海雖廣，但是人的心理是一樣的。所以文王的教化，廣被四海，只要受到文王教化的臣民，地域不分東西南北，沒有不心悅誠服的。因此

⁵⁸見《孝經正義》，頁 33~34。

⁵⁹見《孝經正義》，頁 47。

⁶⁰見《孝經正義》，頁 51~52。

可以證明盛德感化是無分國界，感人至深的。

小結

親子關係雖然存有血緣關係中難以割捨的情感質性，然而這份感情如何強化親子之間親愛和諧的正向能量，消除爭奪相殘的負向磁場，在日積月累的相處關係中盡致平和圓滿，還需父母的養育與教育之道，進而調和親子的相互之心。在《詩經》篇章中不乏以一片至情，懷思父母的養育之恩，進而傳遞出難以回報的憾恨之情，如〈邶風·凱風〉、〈小雅·蓼莪〉、〈魏風·陟岵〉、〈小雅·四牡〉等。詩篇除了養育之恩的感戴，也意蘊了教育之道，就如《論語》引述〈小雅·小旻〉曾子以保身的道理教育弟子。《論語》引述〈衛風·淇奧〉孔子和子貢由淺及深之論學。《論語》引述〈衛風·碩人〉以素絢喻質文，有質而文有可施之地，即言有忠信之質而禮文方可加諸其身也。基於父母對於子女無私地給予養育、教育的一片慈愛之情，子女對於父母也自然產生了一種出於內心中純真的愛戴之情，即為子女對父母的孝。其中《詩經》中的孝，常顯露出善養與善事的精神。如〈邶風·凱風〉、〈唐風·鴛羽〉、〈小雅·祈父〉、〈小雅·蓼莪〉等，顯示父母浩蕩之恩難以報答，應把握孝順的機會，竭盡其力，另外，聖人治天下，以出自人類天性的孝道，感化人民，因此德教能夠成功，政令能夠順利推行乃因聖人以孝治天下之德功。

第五章 夫妻倫理

《易傳·繫辭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¹說明，大自然只有在天與地相互作用之下才化生萬物，人類只有在男女兩性結為夫妻之後才能繁衍後代。《中庸》云：「君子之道，端造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²說明夫婦關係為人倫之始，因而夫婦相互之間的和諧，對於家道的成敗、侍奉長輩、教育子女以及協調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都起有決定性的作用，且社會建構始於家庭，因此，只有每個家庭都和睦穩定，才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安定與發展。如同《詩經》上所言：「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³闡述了夫婦關係對於家庭、社會與國家的重要。儒家以互敬和互愛視為夫婦之間的相處要素，且把互相忠貞視為「夫婦和」的基根，更以白頭偕老為「夫婦和」的最終定義。就如《幼學瓊林·卷二·夫婦類》上所記載：「夫婦和，則家道自然可成。」⁴強調了「夫婦和」才能建立美好的家庭。藉此，儒家的主要思想觀點，除了夫妻之間要有和諧的感情，更要能夠長期團聚乃至白頭偕老，其於《詩經》中即有抒寫婚姻內容的詩，且真實地反映了琴瑟和鳴與白頭偕老兩全其美的期望。

第一節 自由與堅貞的戀愛觀

孔子易學思想《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⁵「柔上」指上兌陰卦，象徵女性；「剛下」指下艮陽卦，象徵男性；「感應」為感情上的相互吸引；「與」親也。亦即，剛柔二氣互相感應乃至相親，方能結為婚姻。故《周易正義》云：「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其「亨」是交流、溝通，「利」是和諧互利，「貞」是忠貞專一。因此這段文字說明了，男女之間只有在感情互相吸引而達到兩相愛悅的基礎上，由男方向女方以禮相求，雙方做到互相交流感情，互相體貼和睦，互相忠貞專一，才稱得上吉祥幸福的婚姻，並進而認為只有這樣的婚姻，才合乎天理人情，才能促進社會的和平發展。觀此，孔子認為只有男女雙方具有感情基礎，才能結為永久穩定而又美滿幸福的婚姻。

¹見《周易正義》，頁 171。

²見《禮記注疏》，頁 882。

³見《毛詩正義》，頁 561。

⁴馬自毅注譯、陳滿銘校閱：《新譯幼學瓊林》，（台北：三民書局 2005 年 8 月），頁 237。《幼學瓊林·卷二》：「祖孫父子兄弟夫婦叔侄師生朋友賓主婚姻婦女外戚老幼壽誕身體衣飾」《幼學瓊林》是中國古代啟蒙的兒童讀物，作者為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本書最早名為《幼學須知》，又稱《成語考》、《故事尋源》。明景泰年間的進士邱睿、清朝的嘉慶年間由鄒聖脈民國時人費有容、葉浦蓀和蔡東藩等進行了增補。

⁵見《周易正義》，頁 82。

一、歌頌自由戀愛

儒家重視夫婦之間的感情，且在建立婚姻的過程中，將戀愛視為男女交往後通向夫婦的重要環節，因此，對於夫婦的感情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份來自戀愛的情感，我們可從《詩經》中得到理解。

(一)〈國風·召南·野有死麕〉

描寫一位青年獵人追求一個邂逅相遇的漂亮姑娘，表現出純真的愛情。朱熹《詩集傳》：「言以樸楸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⁷

此詩以獵人打獵，將鹿媒藏在白茅中⁸，以引誘鹿群出來為物象起興。接著賦寫人事意，說如玉的美好女子，也是那善士想誘引追求的對象。詩中以「吉士」與「如玉」描繪出男女雙方內心和儀表之美，如此美好登對的男女相互愛悅，這是多美好的姻緣。末章以「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描述青年男女自然流露愛意。如玉之女輕聲對喜愛的吉士提醒動作要輕緩小心，別驚嚇到那隻多毛狗，它一鳴叫就會被別人發現我們的幽會。詩人以委婉細膩的筆調，描述青年男女純樸愉悅的約會情境。

(二)〈鄭風·野有蔓草〉

男女於野田草露不期而遇，進而兩心相歡溶於情感之詩作。《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⁹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¹⁰

《毛詩序》說得有些迂曲，不如朱熹《詩集傳》說：「賦而興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¹¹直截。清晨時分，草露未乾，詩人於郊野

⁶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00。

⁷見《毛詩正義》，頁66。

⁸將「死麕」說成是「由鹿」，打獵時用以引誘鹿群的鹿媒，此說見於杜其容〈說詩經死麕〉（《台大中文學報》第一期）、龍宇純《絲竹軒詩說·詩義二則》，（台北：五四書店，2002年11月。）

⁹見《毛詩正義》，頁182。

¹⁰見《毛詩正義》，頁182。

¹¹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8。

偶遇秀麗姑娘，不期而遇的巧合，使他因欣喜產生慕悅之情，這是一次「適我願兮」的邂逅，相信對方也是心裡這麼想著。一大清早愛情悄悄在原野開花，詩歌洋溢著的浪漫情懷。周人將男女戀情加入自然的書寫，這非常難得，很可惜因為對女性地位的抑制，之後文學作品並未見到發揚光大，正如嚴耕望曾說：「中國古代婦女之地位甚低，北朝習於胡風，婦女頗行解放。至唐代益形解放……兩性地位幾無軒輊。」¹²這樣的風氣直到唐代男女共享的開放社會風氣，才見到真正的愛情文學作品。

（三）〈邶風·靜女〉

此詩以男子的口吻敘寫戀人幽會傳遞情意的情境。陳子展《詩三百解題》：「〈靜女〉，無疑地是關於男女相悅之詩。」¹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¹⁴

詩中描述男女約會，女子依約先至約會地點後並躲藏起來，以觀察戀人焦急不安的戲劇性逗趣畫面。女子隨手採摘一株紅荑草贈送給男子，沒想到那個男子竟如獲至寶般讚嘆起不起眼的荑草「洵美且異」，愛屋及烏，愛人及物，因為那是所愛之人送的，不論什麼都好。詩人生動描繪情侶間一往情深，詩句中「愛而不見」可見這女子活潑俏皮的個性，「搔首踟躕」則見男子憨厚焦灼的情態。全詩洋溢著戀愛中男女彼此愛慕的歡愉，情感的真切。

（四）〈齊風·東方之日〉

此詩詩旨《毛詩序》說：「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¹⁵將詩之作意放到政治道德教化，大致上詩寫男女之間情感太過，希望男方能以禮節情，大致上還是符合詩之文字所呈現意思的。然而今人解詩多依朱熹《詩集傳》：「興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¹⁶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¹⁷

此詩以「東方之日兮」、「東方之月兮」譬喻「彼姝者子」如同日月一般光彩亮麗，

¹²嚴耕望：〈唐代文化約論〉，《大陸雜誌》第4卷第8期，1952，頁243-251

¹³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頁1272。

¹⁴見《毛詩正義》，頁104-105。

¹⁵見《毛詩正義》，頁191。

¹⁶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40。

¹⁷見《毛詩正義》，頁191。

以「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闔兮，履我發兮」將男女入室幽會的細節描寫得活靈活現。此詩藉由男女親密之行為，傳遞出男女情感中的熱忱與真切。

(五) 〈陳風·東門之池〉

此為男欲會女之情詩。朱熹《詩集傳》：「興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辭。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¹⁸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¹⁹

詩人因漚麻須入水浸泡而感發起興，且在其藝術手法上以「晤」字道出親暱情態之心意，除了因地因物之聯想微妙之外，還抒發了詩人愛慕對方，期望像漚麻一樣，慢慢浸潤情感，打動所愛之人。而「晤歌」、「晤語」、「晤言」則寫出了追求時從對歌、對話、聊天，由疏而親的情感漸進過程。

(六) 〈陳風·東門之楊〉

此詩描寫男女約定會期，卻有一方負約不至。朱熹《詩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²⁰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哲。²¹

戀人相約黃昏時分在東門城外楊樹下等候，卻久候一方不至，聽著微風吹拂樹梢的聲音，看著黑夜星空，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對方到底來是不來？這一夜，楊樹下他等到「明星哲哲」，長庚星都已經出現在東方天空，太陽快出來了。等你到地老天荒，詩人是寫情高手，寫出獨立中宵的癡情浪漫，無怨無悔。

(七) 〈鄭風·山有扶蘇〉

此為男女幽會戲謔的詩，調侃中蘊含著深厚的愛。姚小鷗《詩經譯註》：「這是一位女子與愛人歡會時，向對方唱出的戲謔嘲笑的短歌」。²²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¹⁸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55。

¹⁹見《毛詩正義》，頁252-253。

²⁰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55。

²¹見《毛詩正義》，頁253。

²²姚小鷗：《詩經譯註》，（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頁681。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²³

詩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起興，作者以物象為喻，象徵萬物得其所的大自然。然而「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怎麼偏偏沒遇到俊美男子，眼前見到的卻是狂妄之人。女子對著他所愛的男子打情罵俏，戲謔中其實暗藏她的喜悅與愛戀。

（八）〈鄭風·褰裳〉

一位女子戲謔情人的情詩。朱熹《詩集傳》：「淫女語其私者曰：子惠然則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辭。」²⁴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²⁵

詩共兩章，章旨皆謂對方若真誠愛自己就應該渡過溱、洧兩河而來，寫出女子在企盼中所蘊含的撒嬌，更顯現出女子對這份愛的真誠與熱切。詩人寫「我」在親暱與戲謔之中坦露其愛慕之心，在倩巧而婉約之中顯現其潑辣性格，在媚態與美趣之中張揚其人格自尊。其中「子惠思我」以及「子不我思」矜持中有著熱切企盼，帶出女子急切潑辣的個性，要對方提出愛的證明。此詩刻劃一位充滿自信的女子形象，面對愛情，女子表明不依求男子，要勇敢掌握自己的籌碼。

（九）〈鄭風·風雨〉

此詩描寫突然見到企盼已久的愛人歸來，一份喜出望外的激動之情。方玉潤《詩經原始》：「此詩人善於言情，又善於即景以抒懷，故為千秋絕調也。」²⁶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²⁷

前二章開頭以「風雨、雞鳴」起興，詩意中有著借景抒情的意味，夜半寒風撩撥心緒，黎明雞起「喈喈」，此時此景更加顯現詩人心中的思念。「既見君子」終於盼見了愛人，那份久別重逢的欣喜實難以自抑，因此「云胡不瘳」、「云胡不喜」寫出了女子心中的興奮。

²³見《毛詩正義》，頁 171-172。

²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36-37。

²⁵見《毛詩正義》，頁 173-174。

²⁶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 年 2 月），頁 220。

²⁷見《毛詩正義》，頁 179。

二、歌頌愛情專一

儒家除了提倡自由戀愛之外，也重視男女雙方對於愛情的相互忠貞，其思想中的「忠誠」亦成為愛情雙方的基本理念，如《易傳·繫辭下》：「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²⁸ 乾坤兩卦中皆含有貞的思想，而《詩經》中亦有歌頌愛情專一的詩作。

(一) 〈鄭風·出其東門〉

此為男子對愛情忠貞不二之詩。余培林於《詩經正詁》中表示：「『有女如雲』、『有女如荼』，此烘雲托月之法也。蓋欲凸顯自己專情，必先敘拒誘之堅；欲述拒誘之堅，必先敘述誘力之大。女子如雲、如荼，誘力不可謂不大矣；「匪我思存」、「匪我思且」，拒誘不可謂不堅矣。然後順勢申說出「縞衣」二句，毫不勉強做作，凸顯專情之旨於是完成，而詩之重心亦現矣。」²⁹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³⁰

此詩歌詠一位專情男子，眼前美女如雲，卻不亂其專心所愛心志，因為他珍惜和「縞衣綦巾」女子之間的情感，而這情感不因時間、空間外界的轉變而輕易被動搖。即便眼前這一群群美女都比她好，但是愛情是什麼？不是喜新厭舊、嫌貧愛富、見異思遷，而是真心相許、海枯石爛永恆不變，專一的愛情擊敗現實的華麗，詩人為我們塑造一位千古情聖，也凸顯愛情專一的神聖。

(二) 〈邶風·匏有苦葉〉

詩人以急切企盼的心情等候未婚夫的到來，顯現情感上的專注。《詩經三百首·大師導讀》：「《匏有苦葉》中的渡頭風物也都是清朗明亮，濟渡之車，求偶之雉，深厲淺揭涉水之人，生活中的平常，是人生也是天地自然中的平常。懷藏著自家溫暖的心事，便看得一切都很自然，都很美好。無須排擠什麼，無須標榜什麼，心中的一點摯愛，一點溫存，就和這眼前景緻一樣天經地義。」³¹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³²

²⁸見《周易正義》，頁166。

²⁹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2007年），頁172。

³⁰見《毛詩正義》，頁180~182。

³¹華夏國學書院主編《詩經三百首·大師導讀》，（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3年1月），頁53。

³²見《毛詩正義》，頁87-89。

詩中描寫一位少女佇立在濟水水濱，等候他的愛人前來，希望兩人攜手一起渡船過河，但是她的愛人不知為何原因，遲遲不來，水岸雉鳥鳴叫求偶，渡河船隻也已經靠岸，其他人都一一上船了，就等她一人開船，船夫招她快過來，千萬不能錯過船班，可是她堅決不先離去，於是錯過一班船，又孤零零站在水岸，繼續等候那個不知何時才出現的愛人？河水悠悠，時光流轉，濟水岸那個專情的女子，佇立河岸，千年後還是感動著我們。

（三）〈王風·大車〉

此詩詩旨屈萬里說：「此蓋女子有所愛慕而不得遂其志之詩。」³³

大車檻檻，毳衣如蒺。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嘽嘽，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³⁴

詩首「大車」「毳衣」顯示所思對象的身分，「檻檻」「嘽嘽」顯現其聲勢，「豈不爾思」以反詰語氣描寫思念之情，「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表明心中對這份情感的忠貞，詩之前二章以對象之官階層面的聲勢起頭，暗示相愛雙方身分背景懸殊。末章以生時未能相聚相守之憾，期盼死能同穴來超越現實殘酷，甚至死不渝的感情，凸顯這位女子對愛的堅持，甚以「有如皦日」來證明自己的心純潔無暇。

（四）〈邶風·擊鼓〉

征夫追憶與妻子訣別的淒苦。錢鍾書《管錐編》：「《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³⁵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³⁶

隨軍征戰的男子回憶當年與妻子的誓言「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都是以生死相約來直接抒寫對愛情的忠貞不渝。詩人因出征而跟隨將軍公孫文仲，為平定陳、宋兩國的戰亂而無法回國，憶起了與妻子相約的誓言，心

³³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3月），頁131。

³⁴見《毛詩正義》，頁153-154。

³⁵錢鍾書：《管錐編·毛詩正義六〇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頁126。

³⁶見《毛詩正義》，頁80-81。

中備感凄苦，從最後一章「于嗟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更感嘆出不能踐約、至死不得相見之悲苦。

(五) 〈陳風·月出〉

整首詩有月下懷人之浪漫意象。朱熹《詩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³⁷方玉潤《詩經原始》亦云：「《月出》：從男意虛想，活現出一月下美人。」³⁸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³⁹

此詩寫男子的月夜幽思，已到了「勞心悄兮、勞心慘兮」的傷感程度。詩人以「月出為起興，藉由月光的明亮皎潔，興比美人的婀娜多姿，以抒發內心的思念。借朦朧月色，寫出月下情人的朦朧之美，雖不得見美人，卻在思念中將美人的風姿綽約，描寫得栩栩如生。

(六) 〈陳風·澤陂〉

詩中女子見不著所愛之人，憂傷得寤寐不安、涕泗滂沱。足見其專一且深沉之相思。朱熹《詩集傳》：「興也。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⁴⁰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蔣。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⁴¹

詩三章皆以女子思之不得而感傷為意旨。其中詩人描摹人物情態「涕泗滂沱」眼淚鼻涕如同大雨傾盆；「中心悁悁」心中煩燥悶悶不樂；「輾轉伏枕」在枕頭上翻來覆去，傳遞出女子心中無比深沉的思念與感傷。其中，三章皆反覆詠嘆「寤寐無為」的日夜思念，道盡了少女思念中寢食難安的情狀。

³⁷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5-16。

³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289。詩經原始18卷，清代方玉潤（1811~1883）撰。《詩經原始》，清代方玉潤的《詩經》研究著作，包括卷首二卷，正文十八卷。卷首上卷為凡例及十五國輿地圖、七月流火之圖、諸國世次圖等圖譜。卷首下卷總論詩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組成。《詩經原始》收入《鴻樓室叢書》，有同治辛未隴東分署刊本。又收入《雲南叢書》，有民國三年刊本。今通行易見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

³⁹見《毛詩正義》，頁255。

⁴⁰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56-57。

⁴¹見《毛詩正義》，頁256-257。

(七) 〈鄭風·子衿〉

詩中女子對其戀人無比的思念和期盼，表現出刻骨相思之情意。錢鍾書《管錐編》：「〈子衿〉云：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寧不來？薄責己而厚望於人也。已開後世小說言情心理描繪矣。」⁴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⁴³

女子對情人的愛戀「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寫出了心中焦灼不安的情態，「子寧不來」、「子寧不嗣音」有著撒嬌中的怨懟情思，急待情人的音訊。一、二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心中的憂思綿長，傳遞出女子內心對所愛之人的渴望。「挑兮達兮」走過去又踱過來，抒寫出女子內心的不安。全詩以委婉纏綿的意蘊展露出女子內心熾熱的愛，以及迫切獲得對方以愛回應的渴望，此詩巧妙將詩人由等待、期盼、遠望的焦躁心理呈現在讀者的眼前。

(八) 〈王風·采葛〉

描寫詩人相思迫切之情。方玉潤《詩經原始》則主戀歌說。⁴⁴近人聞一多《風詩類鈔》指出「採集皆女子事，此所懷者女，則懷之者男。」⁴⁵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⁴⁶

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借喻思念的人，以如隔「三月、三秋、三歲」誇飾相思之苦。語句簡潔有力，生動表達詩人全心在對方身上，對方的離去隨時牽動著他的思緒，相思如此令人難耐。

三、譴責愛情不專

《詩經》除從正面歌頌愛情專一外，也從反面譴責愛情的不專，對於那些有始無終，見異思遷，違背承諾，辜負專情女子的男人，詩人也透過詩篇加以譴責，

⁴²錢鍾書：《管錐編·毛詩正義六〇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頁132。

⁴³見《毛詩正義》，頁179-180。

⁴⁴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199。

⁴⁵朱自清·郭沫若·葉聖陶·吳吟編輯《聞一多全集·(四)詩選與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1月），頁183。此書包含《風詩類鈔》、《樂府詩箋》、《易林瓊枝》、《唐詩大系》。

⁴⁶見《毛詩正義》，頁153。

為那些不幸的女人發聲。

(一)〈召南·江有汜〉

言愛人情薄於己，不與同歸而感傷之詩作。屈萬里《詩經詮釋》中云：「此蓋男子傷其所愛者捨己而嫁人之詩。」⁴⁷，又方玉潤《詩經原始》：「此必江漢商人遠歸梓里，而棄其妾不以相從。始則不以備數，繼則不予偕行，終且望其廬舍而不之過，妾乃作此詩以自嘆而自解耳！否則詩人託言棄婦以寫其一生淪落不偶之心，亦未可知。」⁴⁸此說較為今人所接受。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⁴⁹

各章詩開頭以江有支流為起興，「之子歸，不我以」比喻愛人即將遠去，棄己別離。「不我以，其後也悔」說明愛人之離棄將來必然後悔。此詩抒發哀怨之情，雖然對方不能與之同心，卻表現了自己內心對這份愛的渴望與堅定。

(二)〈鄭風·狡童〉

詩中女子寢食難安皆因思念「不與我言、不與我食」的狡童。屈萬里說：「此女子斥男子相愛不終之詩。」⁵⁰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⁵¹

詩中「不與我言、不與我食」使詩人吃不下、睡不著，這情人之驚扭相鬧，已展現了詩中女主角深愛對方，而對方對她的態度卻漸漸冷淡，不與她說話，也不與她吃飯，這樣的態度讓她寢食難安，連呼吸都感受痛苦了。

(三)〈衛風·氓〉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詩說明男子始亂終棄，女子慨嘆自己的悲慘命運。屈萬里於《詩經詮釋》中云：「此棄婦自傷之詩。」⁵²高亨《詩經今注》：「這首詩的主人是一個勞動婦女。她的丈夫原是農民。他們由戀愛而結婚，過了幾年窮苦的日子，以後家境逐漸寬裕。到她年老色衰的時候，

⁴⁷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2月），頁35。

⁴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112~113。

⁴⁹見《毛詩正義》，頁65。

⁵⁰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2月），頁150。

⁵¹見《毛詩正義》，頁173。

⁵²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2月），頁107。

竟被她丈夫遺棄。詩的主要內容是回憶已往，詛咒現在，怨恨丈夫，慨嘆自己的遭遇」⁵³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葢。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⁵⁴

詩中「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不見你來，眼淚直流，見著了又說又笑，足見女子的癡情。「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三年為婦，早起晚睡，不辭辛勞，賢慧女子善良忠貞，換來的卻是「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甚至是「言既遂矣，至於暴矣。」男子脾氣反覆無常，婚後露出暴力傾向，加上喜新厭舊，三心二意，變了心腸，最終女子遭到遺棄。此詩女子從追憶婚戀過程到身為人婦，即便任勞任怨為夫家盡力，依舊得不到丈夫的憐愛，被負心無情的丈夫拋棄，茫然無依的痛苦令人同情。

（四）〈邶風·谷風〉

棄婦譴責丈夫絕情無義，抒發滿腔怨憤之詩作。朱熹《詩集傳》：「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⁵⁵呂珍玉於《詩經詳析》中亦云：「全詩六章，以棄婦口吻講述其婚姻悲劇故事，以棄婦離家之際情感為脈絡，善用環境烘托、內心刻劃、細節描寫、譬喻、對比等技巧，將棄婦既痛恨丈夫的負心，又留戀家庭的溫暖；既懷失落一切的惆悵，又忌恨新人的染指，寫得鮮明深刻。」⁵⁶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⁵³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頁67。

⁵⁴見《毛詩正義》，頁134-136。

⁵⁵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5-16。

⁵⁶呂珍玉：《詩經詳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11月），頁83。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矣。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卹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黜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惱，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
不念昔者，伊余來暨。⁵⁷

從全詩的敘說來看，這位女子的丈夫原來也是貧民，只是由於婚後兩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輕妻子的辛勞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過了起來。但是這種生活狀況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遺棄她的原因。這個負心的丈夫不但不顧念患難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卻喜新厭舊，把她當作仇人，有意尋隙刁難，動輒拳腳相加，最後終於在迎親再婚之日，將她趕出了家門。詩中的棄婦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如泣如訴地傾吐了心中的滿腔冤屈。此詩以「谷風」和煦的東風吹來為起興，以「采葑采菲」採蕪菁、蘿蔔為比喻，論述夫婦之道應有始有終，當同心和諧以德為重。

（五）〈小雅·我行其野〉

詩中「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說明了不思元配而求新歡。朱熹《詩集傳》：「賦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⁵⁸呂珍玉於《詩經詳析》中亦云：「全詩三章六句，一、二兩章大體相同，寫自己遭到遺棄，決心返歸故國。末章揭露對方負心，且對其行為加以譴責。」⁵⁹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葑。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⁶⁰

詩首皆以「我行其野」開頭，接續「蔽芾其樛、言采其葑、言采其藟」，以採物尋覓選擇之物象，興比自己的愛情婚姻選擇。結果對方竟然「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是個不念舊情，喜新厭舊的人，如朱熹《詩集傳》所說：「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⁶¹這個不念舊情的人，在詩人忠厚筆下是該被譴責的。

⁵⁷見《毛詩正義》，頁 89-92。

⁵⁸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84。

⁵⁹呂珍玉：《詩經詳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 年 11 月），頁 370。

⁶⁰見《毛詩正義》，頁 383。

⁶¹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84。

第二節 愛敬和諧與白頭偕老

《禮記·哀公問》：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⁶²為政之道，不外乎「仁」和「禮」兩個方面，仁的本質是愛人，禮的本質是敬，所以愛與敬乃為政之本。而婚禮中愛和敬有其特殊意義，婚禮的本質在於使夫婦相親，從而建立起有別於一般男女關係的特殊關係，「夫婦別」這一為政綱領，完全有賴於婚禮才能體現出來，所以它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親迎之禮上。所謂「冕而親迎」即由新郎穿戴大禮服親自前往女方家迎接新娘，以表示對妻子的尊重和親愛。而「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就是說夫妻之間如果不是以彼此愛悅的感情為基礎，就建立不起互相親愛的關係；如果沒有互相尊重，就達不到相互平等的關係。可見，夫妻只有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真正的相親相愛，才能達到二為一體的高度和諧狀態，奠定白頭偕老的真諦。

一、愛敬和諧

《周易》從理論上對於「夫婦和」⁶³的要義作了周密的論述。其中乾、坤兩經卦以乾上坤下的方式組成泰卦，就是說明夫婦相和才能建立美好家庭。其《傳》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⁶⁴這裡雖就天地上下而言，但作為象徵性的義理，亦可推其意於夫婦關係：夫婦和而家道成也。反之，以乾上坤下的方式而組成否卦，就是說明夫婦不和而家道難成之理。亦即天地相交才能化生萬物，上下相交才能安定國家，夫婦相和才能建立美好家庭。

（一）〈小雅·車牽〉

依據王靜芝《詩經通釋》說詩旨：「此自敘結婚親迎之詩也。」⁶⁵如此這首詩是描寫新郎駕車到女方家去迎親，與新娘同車而歸，一路上以清新開闊的意境抒發了以禮相待和傾慕喜悅的敬愛之情。朱熹《詩集傳》：「此燕樂其新婚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轄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來求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⁶⁶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⁶²見《毛詩正義》，頁 849。

⁶³夫婦和睦。《幼學瓊林·卷二·夫婦類》：「夫婦和，則家道自然可成。」

⁶⁴見《周易正義》，頁 41。

⁶⁵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頁 62。

⁶⁶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109-110。

依彼平林，有集維鷗。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餚，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⁶⁷

詩的首章寫新郎懷著喜悅的心情駕車去迎親，與新娘同車而歸，從中見出他對新娘的愛，不全著眼於她的美貌，而更著眼於她的品德賢慧。次章以路上看見鷗雉集於平林之景起興，表達了對新娘的尊敬和傾慕，又表示他對她的愛，不在於時間的熱戀，而在於長期的相愛不厭。第三章以一種敬而有禮的態度，表示願與新娘共相燕爾，見出他對她相敬如賓的高雅風格。第四章寫他們在迎娶途中登山越嶺時的愉快心情，詩中運用四個比喻句蟬聯而下，表現了喜悅之中的感情奔放，用「析其柞薪，其葉湑兮」來形容「我心寫兮」使人感受到一種融洽清新的氣氛。末章寫出他們在山龐大道上同車行進時的愉快心情，以「高山」、「景行」為喻，見其意境之開闊，又以「四牡騑騑，六轡如琴」為喻，見其愛情之和諧溫柔。全詩以善與美、情與景融合為一，在婚姻上體現了相敬相愛的夫婦觀和一種純真含蓄文雅的傳統風貌。

（二）〈唐風·綢繆〉

新郎新婚之夜喜見新娘之詩作。方玉潤《詩經原始》：「〈綢繆〉，賀新婚也。」
「此賀新婚詩耳。『今夕何夕』等詩，男女初婚之夕，自有此愴愴情景。」⁶⁸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69

三章首句分別以「束薪、束芻、束楚」起興，象徵新婚男女之結合。次句以三星高照、星光燦爛抒寫良辰美景，「在天、在隅、在戶」以星轉斗移暗示夜愈深，情愈濃。中間「今夕何夕」二句，抒寫新郎初見艷妻之驚羨，尤其「今夕何夕」之間，看似信手拈來，描摹新郎如癡如醉，神不守舍情狀卻極為傳神。且各章皆以「子兮子兮」反覆嘆美新娘之美貌，再以「如此良人何、如此邂逅何、如此粲者何」描摹出新郎手足無措之狀，心中愛慕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詩中新郎面對眼前心愛的人，淋漓盡致地表示了一種樂不可言，喜不自勝的喜悅，詩間洋溢著率真、開朗、純真而甜蜜的氛圍。

⁶⁷見《毛詩正義》，頁 484-485。

⁶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 257。

⁶⁹見《毛詩正義》，頁 222-223。

(三) 〈周南·桃夭〉

「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說明新婚後能享受家庭融洽和睦的幸福生活。朱熹《詩集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⁷⁰方玉潤《詩經原始》中云：「蓋此亦詠新婚詩，與關雎同為房中樂，如後世催妝坐筵等詞。」⁷¹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⁷²

各章前二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以桃樹盛壯、桃花艷麗起興，比喻新娘青春貌美。「有蕢其實」果實肥大繁盛，比喻多子多孫。「其葉蓁蓁」以葉子茂盛喻家業興旺。「灼灼其華、有蕢其實、其葉蓁蓁」的花繁葉茂，皆源於詩中之出嫁女子「之子于歸」所帶來的福氣，「宜其室家」才能一家和樂融融。

(四) 〈鄭風·女曰雞鳴〉

以枕邊絮語反映夫婦家庭生活的和諧與溫馨。朱熹《詩集傳》：「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⁷³；屈萬里於《詩經詮釋》中云：「此男女相悅之詩。」⁷⁴；呂珍玉《詩經詳析》中亦云：「全詩三章，採對話體。次章有男子弋獲獵物予女子治餽，似為男子語，三章為女子勉夫親賢友善，應為女子語。全詩洋溢夫妻互勉之家庭生活情趣。」⁷⁵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偕老。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⁷⁶

首章「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描寫妻子催促夫婿星空已然明亮，應早起射獵的互語。次章「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寫明了夫妻兩人家庭生活的美好，並願白頭到老。「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勸其夫親賢友善，不惜

⁷⁰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4。

⁷¹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82。

⁷²見《毛詩正義》，頁37。

⁷³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5-36。

⁷⁴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2月），頁145。

⁷⁵呂珍玉：《詩經詳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11月），頁170。

⁷⁶見《毛詩正義》，頁169-170。

回報珍貴的雜佩，以結交賢德之人。全詩以對話的方式，寫出夫妻間的默契與融洽，洋溢著夫妻相敬相愛的和諧氣氛。

(五) 〈鄭風·緇衣〉

此詩以溫馨的筆調寫出妻子對其為官丈夫的悉心照料。朱熹《詩集傳》：「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還，又授子以粢，言好之無已也。」⁷⁷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⁷⁸

全詩共三章，直敘其事，現代學者多釋為夫妻之間日常所說的話語，通過一唱而三歎，把妻子對丈夫無微不至的體貼之情刻畫得淋漓盡致。「宜兮、好兮、席兮」形容為丈夫精心縫製的緇衣，既合身又美麗。「予授子之粢兮」描寫為體恤丈夫的辛勞，悉心準備佳餚等候丈夫回家一起享用。詩人以生活中的衣食，生動描寫出妻子對丈夫的呵護與照料，從中可理解出夫妻的相互體貼與深情。

(六) 〈齊風·雞鳴〉

妻子勉勵丈夫勤於政事。方玉潤《詩經原始》：「賢婦警夫早朝。」⁷⁹，此外又如屈萬里於《詩經詮釋》中亦云：「此咏賢妃警君之詩。」⁸⁰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⁸¹

各章詩首皆為催促其夫，「雞既鳴矣、東方明矣、蟲飛薨薨」描述妻子夙夜警戒之心緒，詩中以對話的方式呈現夫妻生活情趣，一方催促起床，一方貪睡賴床，寫得十足生活化。末章詩人更以「甘與子同夢」道盡了妻子的柔情，結句「無庶予子憎」亦呈顯出深明大義的女子風範。從這首日常催起上朝畫面，呈現為人妻子關心她丈夫的職責，唯恐他貪戀床第而耽誤公事，有此賢內助，想必這個丈夫不敢怠忽職守。

⁷⁷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3。

⁷⁸見《毛詩正義》，頁160-161。

⁷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229。

⁸⁰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2月），頁164。

⁸¹見《毛詩正義》，頁187-188。

二、白首偕老

夫婦關係能否實現完美且無憾的理想，除了相互忠貞、相敬相愛等主觀因素之外，還需客觀上的情境因素，包括：比翼雙飛和白頭偕老。假若由於某種因素而導致夫婦之間的生離或死別，其深厚感情都可能造成雙方的痛苦，因此能夠長期雙飛和白頭偕老，乃是每對恩愛夫婦的願望，對此《詩經》中亦有相對應的呼籲。

(一)長相聚，莫別離

孟子有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⁸²又說「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⁸³。強調，夫婦團聚的重要，反對夫婦長期離散的情況。一對恩愛夫妻，必然充滿難分難捨的感情，相對的，都希望能夠長久相聚，永不分離。而愈是恩愛的夫妻，愈受不了離別的相思之苦。因此在《詩經》中許多描寫征夫戍婦相思之情的詩，就反映了這種外有曠夫、內有怨女的痛苦景況，強烈地表達出長期相聚、比翼雙飛的願望。

1、〈周南·卷耳〉

丈夫行役妻子懷思牽掛。朱熹《詩集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採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複採，而置之大道之旁也。」⁸⁴方玉潤《詩經原始》中云：「此詩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苦之作。」

⁸⁵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⁸⁶

詩人首章寫因思念遠行的丈夫而無心於卷耳的採摘，後三章從對面設想丈夫征行路途險阻，馬疲人困，借酒澆愁，更加深思婦對其夫放不下的牽掛。末章以「云何吁矣」發愁揪心作結，更形象地表現出思念的迫切。全詩充滿摯愛之情，抒寫心中的懷思，委婉優柔，深沉且細膩。

2、〈衛風·伯兮〉

此詩寫出極度思念遠行的丈夫。《毛詩序》解釋為：「〈伯兮〉，言君子行役，

⁸²見《孟子注疏》，頁 36。

⁸³見《孟子注疏》，頁 29。

⁸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3。

⁸⁵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 年 2 月），頁 78。

⁸⁶見《毛詩正義》，頁 33-34。

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⁸⁷ 呂珍玉《詩經詳析》中云：「全詩四章，首章敘述對象為第三者，思婦誇讚丈夫威武雄健的風姿，無比自豪傾慕。後三章敘述對象轉向丈夫。第二章寫思婦刻骨思念，無心容飾。三、四章其雨及欲得諼草，實為欲擒故縱，思婦甘心首疾、心癢，以思念為樂事，以生理痛苦，撫慰心靈痛苦。」

88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癢。⁸⁹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自從丈夫出征頭髮就蓬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該是下雨季節卻偏出了紅彤彤的太陽，詩人以形象的語言傳遞自己內心中的牽掛。再者「甘心首疾」與「使我心癢」二句寫出與日俱增的思念之苦。「焉得諼草」甚至希望能覓得忘憂草以解心中的煩憂與痛楚，在詩人漸進式的詩韻中呈現期盼與丈夫長相廝守的期望。

3、〈王風·君子于役〉

此詩描寫農村婦女思念久役不歸的丈夫。朱熹《詩集傳》：「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⁹⁰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⁹¹

「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雞已棲息，天色昏暗，牛羊也回到圈裡，詩人不但描繪出一幅鄉村晚景，更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映襯出思念丈夫的情緒；為何還不見丈夫的歸來。「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心中明白丈夫的歸期無日無月，卻依然急切於相聚的那一天。

（二）悼亡故，期同穴

1、〈邶風·綠衣〉

⁸⁷見《毛詩正義》，頁 139。

⁸⁸呂珍玉：《詩經詳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 年 11 月），頁 136。

⁸⁹見《毛詩正義》，頁 139-140。

⁹⁰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29-30。

⁹¹見《毛詩正義》，頁 149。

古史辨以來說《詩》多以為此詩是一首丈夫悼念亡妻之作，例如：劉大白《白屋詩話》：「此是一篇悼亡詩或念舊詩。」⁹²聞一多《風詩類鈔乙》：「感舊也。婦人無過被出，非其夫所願。他日因衣婦舊所製衣，感而思之，遂作此詩。」⁹³

綠兮衣兮，綠衣黃裡。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⁹⁴

全詩分為四章，以衣為線索，由物及人，抒發了詩人無限哀傷之情。前兩章重在寫己之傷，後兩章中側重對亡妻之悼。首兩章以「綠衣」開頭，「綠衣黃裡」這件舊衣是綠的面子黃的襯裡，亡妻親手縫製，睹物思人，點出詩人的憂愁。「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如今穿上這件葛布衣，淒涼的寒風吹過來，更是令人思念故人。「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說出了內心中最真誠的情感。此詩由綠衣到治絲，道盡了睹物思人，夫妻情感真摯。

2、〈唐風·葛生〉

這是女子悼念亡夫的詩。詩人一面悲悼死者，想像他枕着角枕，蓋着錦衾，在荒野蔓草之下獨自長眠；一面自己傷感，想着未來漫長的歲月都是可悲的，惟有待百年之後和良人同穴，才是歸宿。方玉潤《詩經原始》：「征婦思夫久役於外，或存或亡，均不可知，其歸與否，更不能必，於是日夜悲思，冬夏難已。暇則展其衾枕，物猶絜爛，人是孤棲，不禁傷心，發為浩歎。以為此生無復見理，惟有百歲後返其遺骸，或與吾同歸一穴而已，他何望耶？」⁹⁵此詩描述了夫婦情貞，百年相許，不離不棄的堅持。

葛生蒙楚，藂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藂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⁹⁶

前兩章以「葛生蒙楚，藂蔓于野」「葛生蒙棘，藂蔓于域」劃開荒涼淒楚的意象，葛藤蔓延在荒野的墳地上，而長眠在墳地上的是自己心愛的丈夫，道盡了詩人對

⁹²劉大白：《白屋詩話》，（香港：天人出版社，1966年12月），87。

⁹³朱自清、郭沫若、葉聖陶、吳吟編輯《聞一多全集(四)·詩選與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1月），頁56。

⁹⁴見《毛詩正義》，頁75-77。

⁹⁵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263。

⁹⁶見《毛詩正義》，頁227-228。

亡者的懷念。三章末句皆以嘆息作結，抒發了對亡夫的綿綿哀思。「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妻子見其丈夫的角枕、錦被依然鮮豔，睹物思人，內心起了無限的感嘆。「夏之日，冬之夜。」詩人以四季與晝夜的循環，抒發隨著歲月流轉，內心對亡夫綿綿無期的情思，結尾更以「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歸于其室」傳遞了生死相伴的鍾愛。此詩情意纏綿，哀怨深婉，毫不保留的述說夫妻間死生不離的動人深情。

小結

《詩經》中的情，除了歌詠戀愛自由，也真誠地讚頌愛情專一，呈顯了愛情中的相輔與相成。除從正面歌頌愛情專一外，也從反面譴責愛情的不專，對於那些有始無終，見異思遷，違背承諾，辜負專情女子的男人，也透過詩篇加以控訴，為那些不幸女人發聲，如〈邶風·谷風〉棄婦譴責丈夫絕情無義，抒發滿腔怨憤之詩作。戀愛自由與愛情專一，是建立理想婚姻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兩性關係中，沒有互相忠貞專一，固然不成其為真正的愛情，但沒有戀愛自由，也很難得到真正的愛。所以，只有戀愛自由與愛情專一兩者融合，才能成就真正的幸福，浪漫愛情如〈鄭風·野有蔓草〉男女於野田草露不期而遇，進而兩心相歡溶於情感之詩作。再者，夫妻幸福的維繫，不在於一時熱戀，而在於長期的相互關心和勉勵，如同儒家「夫婦和」以敬和愛為基礎的中心思想。孔子頌《詩》中：「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⁹⁷說明，男女雙方應以自由戀愛為基礎，通過一定的婚禮儀式，建立夫婦關係，且在長期相處中，以互相忠貞的愛，保持和諧，才能真正利於幸福家庭的建立，正如〈鄭風·緇衣〉詩人以生活中的衣食，生動描寫出妻子對丈夫的呵護與照料，呈現出夫妻的相互體貼與深情。孔子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⁹⁸孔子把夫婦關係看作是男女雙方「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⁹⁹其所表達的主要觀點，不外乎主張夫妻間要有和諧的感情，又能夠長期團聚，乃至白頭偕老。社會發展過程中，夫婦關係可能因愛情與婚姻的相互而融合，亦可能因現實條件所限而造成分離，無論對於個人幸福、家庭和睦乃至於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夫婦關係皆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如同《詩經》中抒寫婚姻內容的詩，正真實地反映了琴瑟和鳴、白頭偕老兩全其美的普遍希望

⁹⁷見《禮記注疏》，頁 884。

⁹⁸見《周易正義》，頁 188。

⁹⁹見《禮記注疏》，頁 849。

第六章 手足倫理

《穀梁傳·隱公元年》：「兄弟，天倫¹也。」意指先天自然賦予的血緣關係。《辭源》釋：「兄先弟後，天然倫次，故稱兄弟為天倫。」而《說文》：「弟，韋束之次第也，从古文之象。凡弟之屬皆从弟。」由於兄弟出生必有先後次第之序，故引申為兄弟之弟，後之又引申為弟恭敬兄之弟，亦即儒家之悌，可見「弟」的最初本意乃次弟之弟，亦即今之「第」字。在家庭中，平輩之間最親密的血緣關係即為兄弟姊妹，而中國很早就注重兄弟關係的友好和睦，如《史記·五帝本紀》：「兄友弟恭」²《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兄愛弟敬」³其意皆指兄弟感情和睦，且能相互友愛與尊重。在《尚書·君陳》中亦載：「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⁴正是由於君陳能夠孝友於家，才能施政於邦。其中「友」是「弟要克恭厥兄」兄要「念鞠子哀」、「友于弟」意指兄弟關係的道德規範。因此，作為年長之兄或姊，對於年幼之弟或妹應該友愛，作為年幼之弟或妹，對於年長之兄或姊應該恭敬，盡力達到相互親愛與相互尊重之和諧的對等關係。藉此，本節將以《詩經》中歌詠兄弟情誼的相關篇章作為分析。

第一節 兄弟之深切情感

孔子將兄弟血源致力於「悌」，並提出了「兄弟怡怡」⁵的觀念，其意為兄弟之間應該經常保持一種溫和愉悅的態度。而孟子亦曰：「義之實，從兄是也。」⁶又曰：「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⁷唯有做到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方能讓國家天下

¹【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清】阮元刻本《十三經註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頁9。本論文之後，凡引述《春秋穀梁傳注疏》文本，僅註明書名、頁次。

² 出自《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形容兄弟間互愛互敬。

³ 見《春秋左傳正義》，頁906。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

⁴ 見《尚書正義》，頁293。

⁵ 見《論語注疏》，頁119。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⁶ 見《孟子注疏》，頁137。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⁷ 見《孟子注疏》，頁212。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

太平。甚至《禮記·曲禮上》更主張：「兄弟之仇不反兵」⁸有人殺害兄弟，應盡力為兄弟復仇。儒家特別重視兄弟之情，歷代儒者亦對此多有論述，《顏氏家訓》：「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⁹兄弟形體雖異其質源卻一致，因此，同為天賦的血源關係，應該相互幫助，同舟共濟，而這本乎血緣的自然天性，在其基礎上也已賦予了最真切的感情，且是血脈親情上無法割捨的真實情感。《詩經》中即有反映兄弟姊妹之間血緣感情的詩，且都出於人之天性純真的自然流露。

一、〈小雅·常棣〉

此篇為歌詠兄弟情誼而宴請之詩作。《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¹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儷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¹¹

本詩抒寫兄弟情誼當為相互救助，和睦歡愉，以建構幸福家庭。首章借棠棣之花萼相承，以喻兄弟手足相親之義，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揭示兄弟之親，後續之章言遭遇死喪、急難、外侮，唯有兄弟才能真正幫助自己。詩人抒寫兄弟情誼，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其中「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說明當生活祥和安定，朋友反而較為親近，忽視至親手足，使詩篇有了起伏跌宕的意蘊。末章以兄弟之間的親愛和睦為家庭幸福的本源作結，以照應首章兄弟情誼之起興。可見兄弟之情，應以親愛和諧為主，同心共濟急難而非聽信人言，造成互相猜疑甚至反目成仇。

二、〈鄭風·揚之水〉

此詩為兄弟規誡勸勉一方勿聽信他人讒言，兄弟本是分形連氣同根而生，無不可化解之矛盾。朱熹《詩集傳》：「淫者相謂曰：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

未之有也。」

⁸見《禮記注疏》，頁 57。「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

⁹黃永年譯注：《顏氏家訓》，（台北：錦繡文化出版社，1992 年），頁 40。

¹⁰見《毛詩正義》，頁 320。

¹¹見《毛詩正義》，頁 321~323。

弟，則維予與汝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誑汝耳！」¹²朱熹之說去掉「淫者相謂」，改成兄弟，或許更切詩意兄弟勸誡一方宜友愛互助，不受他人讒言離間。方玉潤《詩經原始》中云：「此詩不過兄弟相疑，始因讒間，繼乃悔悟，不覺愈加親愛，遂相勸勉，以為根本之間不可殘。」¹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¹⁴

直觀詩意，應為兄弟不睦，欲求和好之詩作。二章起首皆以「揚之水，不流束楚。」反襯兄弟出於同一血脈，分形連氣，情感源於天性，應團結起來，否則猶如激揚之水，卻無力流動一束柴薪。「終鮮兄弟，維予與汝」僅有兄弟二人，應相互信任且和睦相處，誠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心如蘭，兄弟之情，應以和睦為貴，團結精誠以抵禦外侮，詩之意蘊，動之以情且曉之以理，詩雖短卻意長。

三、〈小雅·頌弁〉

此詩為宴請兄弟親戚之詩作。朱熹《詩集傳》：「賦而興又比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頌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人也。又言蔦蘿施於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¹⁵程俊英《詩經譯注》題解更為明確，認為「這是寫周王宴請兄弟親戚的詩。詩中以寄生草依賴於松柏，比喻貴族依賴於周王。末章反映了西周末年統治集團對國家前途悲觀失望和及時行樂的心情。」¹⁶所論甚是。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頌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¹⁷

這是一首描寫周天子宴請同姓兄弟與異姓親戚等貴族的詩作。詩文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以寄生草和女蘿纏繞松柏，比喻兄弟之親密情誼，末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以下雪前先下霰，言國家敗危已顯露，接以「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¹²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38。

¹³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223。

¹⁴見《毛詩正義》，頁180。

¹⁵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09。

¹⁶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頁448。

¹⁷見《毛詩正義》，頁483~484。

說明再次相見的機會已不多，藉此而「樂酒今夕」歡樂痛飲趁今夜。詩篇發出了社稷將亡之抱憾，雖今宵歡樂痛飲，心中卻百感交集。在這樣的衰世，人生短暫的喟嘆下，兄弟親戚情誼更是詩人念茲在茲，慎重對待，用心維繫經營的。

四、〈邶風·燕燕〉

宋代王質《詩總聞》¹⁸以為這首詩寫的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之詩。此詩生動描繪了兄妹分離時的難捨之情。王士禎《帶經堂詩話》讚許此詩為「萬古送別之祖。」¹⁹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²⁰

全詩四章，前三章以「燕燕于飛」起興，比喻仲妹將遠嫁，心中有著難以言喻的惜別之情，末章盛讚仲妹的美德，語意抒情深婉。其中之「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有層次描寫兄長送妹出嫁時，佇立望影，看著她漸行漸遠，直至目光所不及，依舊不忍離開，久久失神在原地，淚流不止；回到家後悵然若失，甚而往後日日牽腸掛心，無盡思念。「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讚頌仲妹德行之美，更加深化了惜別時的難捨之情，這份深厚的血源之情，恰如朱熹《朱子語類》對於此詩的寫作藝術推崇說：「譬如畫工一般，直是寫得他精神出。」²¹

五、〈小雅·斯干〉

詩句「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以茂竹、松柏託寓兄弟之間的和諧情感。朱熹《詩集傳》：「賦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

¹⁸《詩總聞》為《詩經》注本，二十卷，南宋初王質撰《詩總聞》是一部具有鮮明特色的《詩經》研究專著。〈詩總聞原序〉：「宋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乃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鑱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也。淳佑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於富川郡齋。」《詩總聞》有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單行本、《叢書集成》本、四庫全書本等。2005年5月1日，吉林出版社根據《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整理出版《詩經疑問·詩總聞》（經部-50），收錄了朱倬惠的《詩經疑問》和王質的《詩總聞》，平裝，十六開膠版紙印刷。《叢書集成》由王雲五主編。1935年至1937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排印、影印本。

¹⁹王士禎《帶經堂詩話》有乾隆年間初刻本、今人戴鴻森（夏閔）以同治十一年（1873年）廣州藏修堂重刊本作底本，參校乾隆原刻本，經刪刊重複，校正訛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分上下冊出版。

²⁰見《毛詩正義》，頁77~78。

²¹中國宋代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以類編排，于咸淳六年（1270年）刊為《朱子語類大全》140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語類》。

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22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²³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詩寫清澈的澗水，幽深的終南山，周室像竹子一樣根深，像松柏一般葉茂。兄弟之間，相互友愛和睦，不互相使計謀。此詩第一章即以水、山、竹、松比喻王室昌盛鞏固，再以「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讚頌王室內部和睦團結，以宮室之壯美融合主人兄弟之間的和睦與友愛。它面山臨水，松竹環抱，形勢幽雅，位置優越，再加以兄弟和睦友愛，寫出了興盛和樂的情境。其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讚美了環境的優美也暗喻了主人的品格高潔，雙關用語，意涵深厚，足見其藝術之心。

六、〈小雅·小宛〉

詩中「念昔先人」、「有懷二人」、「毋忝爾所生」有兄弟規勸對方之意。朱熹《詩集傳》：「興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此詩之辭，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

24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²²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84~86。

²³見《毛詩正義》，頁384~388。

²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93-94。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²⁵

詩開頭以鳴鳩戾天起興，詩人觸景生情，引起對已故先人之緬懷。第二章進入兄弟之勸戒一方，「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說明理智聰明的人，飲酒態度應為溫和有節制，其意強調勿縱酒敗德，且應自我警惕謹慎。第三章「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以採摘原中大豆為生，以及效法蜾蠃代育螟蛉，以告誡教育子弟當以善念造福他人為本。四章言及生活中之言行舉止「毋忝爾所生」不能玷辱生養自己的父母親，以規勸自己的兄弟。第五章作者以桑扈鳥的唧唧叫聲，隱喻「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說明生活處境上的艱苦與災難。最後以如臨深谷、如履薄冰為喻，警惕處事當恭敬謹慎。

第二節 兄弟之和樂融洽

兄弟之間的友好和睦，向來為中國的良好傳承，誠如《左傳·文公十八年》：「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²⁶亦即為弟對兄要恭，兄對弟要友。《左傳·隱公三年》：「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²⁷道出了兄愛弟敬的道德依循。遠古時代的兄弟關係，古文中即有相關論述《尚書·蔡仲之命》鼓勵「以和兄弟」²⁸，《尚書·君陳》強調「友于兄弟」

²⁵見《毛詩正義》，頁419~420。

²⁶見《春秋左傳正義》，頁354。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斨，檇戴，大臨，彪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²⁷見《春秋左傳正義》，頁54。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²⁸見《尚書正義》，頁254。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²⁹，《尚書·康誥》則把「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³⁰這種兄弟之間「不友」的行為以「元惡大憝」加以論罪。《周易》的《家人》之卦也強調「兄兄弟弟」³¹乃實現「家道正」「天下定」的重要人倫道德。是以兄弟間的感情融洽，相處就會寬厚和平；感情不融洽，就會互相中傷殘害。周代社會是一個封建宗法社會，家庭血緣關係是維繫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家族血緣的親疏遠近轉化為社會階級的差異，各階級貴族以血親關係為尺度，實行對利益的分配，也就是分封的制度。而周代社會也因為這種血緣感情調節而自然和諧。適應這種宗法等級制社會的政治需要，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的禮制，原始的自然關係轉化成制度的倫理綱常。這就使周人內部等級分化的同時又保持了天然的整體關聯。「作為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宴飲詩的中心內容就是為了親親友賢、和睦宗族、協調關係、聚攏人心，表達合族之歡與親親之意。此類詩歌的內容主要是描寫貴族宴會的歡樂場面，鋪排宴會上美味佳餚的豐盛，顯示主人的盛情和好客之意，表達主、賓之間歡暢盡興的情懷，以情感的溝通為前提，宣揚宗族的團結、異姓的合作，最終達到協調人際關係，化解矛盾。」³²在《詩經》中即收有歌詠兄弟融洽之情的詩，如下文所示。

一、〈大雅·行葦〉

周代貴族宴飲兄弟之詩，顯現血脈親族之融合。《詩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³³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醕醢以薦，或燔或炙。嘉餚脾臄，或歌或嘏。
敦弓既堅，四鍤既均，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²⁹見《尚書正義》，頁 273。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後之德。嗚呼！臣人鹹若時，惟良顯哉！」

³⁰見《尚書正義》，頁 204。：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³¹《易經》64 卦中的第 37 卦。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³²韓高年：《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43。

³³見《毛詩正義》，頁 600。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³⁴

此篇表現了周代貴族家宴的盛況，體現了和睦友愛、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詩寫宴會、比射，既有磅礴的場面描繪，又有細膩的細節點染，轉換自然，層次清晰。詩首以「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興喻周族仁厚如牛羊連路旁蘆葦都不忍踐踏。三、四兩章描述親族宴席上敬酒飲食歡唱的畫面，五、六兩章以射禮顯示出親族兄弟的倫理秩序，且目的在於德行。最後兩章以敬老尊賢為禮，為老者祝壽祈福。整篇詩章，洋溢著濃濃的親情，在親族相互諧和互動中傳遞出手足深情的意蘊。

二、〈唐風·杕杜〉

描寫孤立無援者自我感傷之詩作。《毛詩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併爾。」朱熹《詩集傳》謂此為「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³⁵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晷晷。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³⁶

詩人以路旁枝葉茂盛的棠梨樹反興自我的孤單獨行，再以「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感嘆旁人不會對沒有兄弟的人主動伸出援手。現在兄弟不和了，雖然有友人，畢竟他還是外人，不如同父、同姓的兄弟，那份血肉之親，是他人無法取代的，希望他的兄弟能明白，盡釋前嫌，恢復手足同心的親密。

三、〈王風·葛藟〉

這首詩描寫一位流離異鄉孤獨者的心聲。朱熹《詩集傳》說：「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己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顧我，則其窮也甚矣」

³⁷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綿綿葛藟，在河之澗。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³⁸

³⁴見《毛詩正義》，頁 600~603。

³⁵關鵬飛：《探源詩經》，（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25。

³⁶見《毛詩正義》，頁 223~224。

³⁷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31~32。

³⁸見《毛詩正義》，頁 153。

作者以葛藟蔓生在河邊，興喻自己流離失所的無助，三章的末句「亦莫我顧、亦莫我有、亦莫我聞」，皆道出作者流落異鄉，即便對他人作小伏低，也得不到外人的真心相待，因此特別懷念親人的溫暖。詩人遭遇人情的冷暖，出門萬事難，心中孤獨悲苦油然而生，讓他懷念起家中的父母與兄弟。「終遠兄弟」，離開家鄉既遠離了兄弟，就好像缺了手足，變得如此不方便又孤獨。

四、〈小雅·角弓〉

這是勸告周王不要疏遠兄弟親戚而親近小人的詩。朱熹《詩集傳》：「興也。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婚姻親疏遠近之意。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駢角弓，既翩然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³⁹方玉潤《詩經原始》中云：「詩中無刺讒語，唯疏遠兄弟而親近小人，是此詩大旨。」⁴⁰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飪，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瀼瀼，見晷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晷日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⁴¹

詩首「駢駢角弓，翩其反矣」以角弓的鬆緊借喻兄弟不可疏遠。二章「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說明疏遠的危害。三章說明兄弟之間的友善與否有著迥異的影響。第四章「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承接上一章的思想，兄弟之間如不友善就成了相互埋怨。五章「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以老馬異想天開想變成幼馬，比喻不善之人為其自身利益不計後果。六章「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猴子不用教也會爬樹，比喻君子有美德善行之道，上行下效，則百姓將受之感化以遵善道。七八兩章以「雨雪」為詩旨之起興，以「見晷日消」喻小人如遇善政即能感化。然「莫肯下遺，式居婁驕」如不肯放下驕傲蠻橫，「如蠻如髦」就如同南蠻西夷一般的無禮，「我是用憂」詩作者最後以深憂沉痛之情作結。

五、〈大雅·皇矣〉

詩中「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強調王季依著本心友愛兄長，而增添了周家的福祿，順成天命，上

³⁹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113。

⁴⁰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頁457。

⁴¹見《毛詩正義》，頁503~505。

天亦藉此賜與榮光統治四方。⁴²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闢之，其檉其柮。攘之剔之，其慝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聞聞，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讖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43

此詩全篇敘述太王、太伯、王季之德。《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熹《詩集傳》：「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⁴⁴詩共八章，首章以上天「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審度夏商因國政不得人心，於是棄夏商而顧周家。二章「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上天以光明德行為天命之配。三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說明王季繼承太王之業，能友愛兄弟，因此能受福上天，統治四方。四章「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說明王季能明辨是非善惡故能勝任師長、君王。五、六、七章亦以德行為主，敘述文王驅敵救國，使天下臣服。其詩句中「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強調攻下崇國城牆，乃因兄弟的團

⁴²方玉潤：《詩經原始》詩經原始 18 卷；「第三章寫太王立業，王季繼承，既合天命，又擴大了周部族的福祉，並進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別強調「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歷（即王季）。太王愛季歷，太伯、虞仲相讓，因此王季的繼立，是應天命、順父心、友兄弟的表現。寫太伯是虛，寫王季是實。但夾寫太伯，從王季一面寫友愛，而太伯之德自見。

⁴³見《毛詩正義》，頁 567~574。

⁴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125~127。

結精誠。此詩篇以光明德行為主，強調王季除了友愛兄長，使兄弟之間和諧團結，且能體會太伯的禪讓之義而更加益修其德，大興周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

六、〈小雅·何人斯〉

「伯氏吹壘，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述說伯仲兄弟之間的融洽之情。壘、箎皆為古代的樂器，二者合奏時聲調和諧。《孔穎達·五經正義》⁴⁵：「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壘箎之相應和。」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⁴⁶

詩中「伯氏吹壘，仲氏吹箎」伯氏指兄，仲氏指弟，雖未必是親兄弟，但情同伯仲兄弟手足。「壘」為土製樂器，「箎」為竹製樂器，兄弟兩人分別將樂器同時吹奏，樂音和諧悠揚，具象的描繪了兄弟間友愛和樂之情。

小結

手足來自血緣，這份難以割捨的情感，往往自然流露，《詩經》中反映兄弟姊妹之間血緣感情的詩，也都出於人之天性純真中的自然流露。如〈小雅·常棣〉中為歌詠兄弟情誼而宴飲之詩作，此詩抒寫兄弟情誼的相互救助與和睦歡愉，從而建構幸福家庭。〈鄭風·揚之水〉則為兄弟規誡勸勉一方勿聽信他人讒言，強調兄弟本是分形連氣同根而生，無不可化解之衝突。除了手足情感聯繫之詩作，《詩經》中還收有歌詠兄弟融洽之情的詩篇。如〈大雅·行葦〉描寫周代貴族宴飲兄弟之詩，顯現血脈親族之融合。為和諧家庭更有勸戒之詩「揚之水，不流束楚。」反襯兄弟出於同一血脈，情感源於天性，團結力量才大，兄弟同心能成就大事。否則猶如激揚之水，卻無力流動一束柴薪。更有兄妹從小一起成長，朝夕相處，卻因婚嫁不得不離開家庭，賺人熱淚的兄妹送別情境，〈邶風·燕燕〉即是這類動人詩篇。這些詩作誠喻出兄弟之情，應以親愛和諧為主，同心共濟於急難而非聽信人言，造成互相猜疑甚至反目成仇。兄弟形體雖異其質源卻一致，因此，同為天賦的血源關係，應該相互幫助，同舟共濟，而這本乎血緣的自然天性，

⁴⁵《五經正義》，原名《五經義疏》，專指《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五部儒家經書（通稱五經）的註解之疏義。由唐太宗詔令孔穎達主持，由諸儒共參議，貞觀十六年撰成，續有修正，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才頒布。初名「義贊」，詔改稱「正義」。

⁴⁶見《毛詩正義》，頁425~428。

在其基礎上也已賦予了最真切的感情，且是血脈親情上無法割捨的真實情感。兄弟之間和睦相處，既是血緣親情表現的自然結果，又是孝敬父母的必然要求，惟有兄弟之間情同手足、互敬互愛，才能讓家庭和睦。

第七章 朋友倫理

《周易正義》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¹說明，朋友之間應相互交流與學習。《禮記·儒行》：「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²強調，交友建立在共同志向與道義的基礎上，且不因地位之高低而有所抉擇與評斷。其中「同而進，不同而退。」說明基於志同道合的前提，應具備求同存異與和而不同的交友之道。孔子崇尚朋友之道亦樂於交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³，且對朋友之選擇有其原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⁴正直、誠信、知識廣博為益者之三友，可見孔子是以道德修養為擇友基準。

第一節 交友以信

《論語·學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⁵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⁶子夏亦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⁷可見，朋友之間講「信」是儒家的傳統。

一、志同道合

《周易·繫辭上》：「方以類聚，物以群分。」⁸、「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⁹以上論述，正說明同道相合的朋友關係。在患難中朋友之道最難維持，然而《詩經》卻為我們留下幾首朋友間患難見真情之作。

（一）〈邶風·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¹見《周易正義》，頁130。

²見《禮記注疏》，頁979。

³見《論語注疏》，頁5。

⁴見《論語注疏》，頁148。

⁵見《論語注疏》，頁7。

⁶見《論語注疏》，頁6。

⁷見《論語注疏》，頁7。

⁸見《周易正義》，頁143。

⁹見《周易正義》，頁151。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¹⁰

《詩序》說這首詩「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¹¹根據《左傳》記載衛國較大內亂有公子州吁殺桓公篡位，聯合陳宋攻鄭；惠公構讒，陷害伋壽，逐黔牟；殺左右公子；定公姑息養奸，釀成孫寧據邑叛亂；春秋末莊公父子為爭位而大動干戈等，加之有外患，與鄰國齊、晉、邢、狄人間戰爭時常發生。生活在這樣的亂邦，估計是無可為了。詩人的朋友愛護他，拉著他的手，無奈又難過的一起逃離故國，患難中見到朋友間相互提攜，珍愛著對方。

（二）〈魏風·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¹²

《詩序》說這首詩：「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¹³朱熹承《詩序》之意，加以發揮說：「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¹⁴魏國地處黃土高原，土地貧瘠，民生困苦，又比鄰秦、晉等強國，經常受到侵凌，現代學者認為魏詩多怨怒之音，這首詩側面反映君子不樂居住在這樣的國家，心中期待有一個雖領土不大，但能提供百姓安逸耕種的園地，如此桃花源樂土想是他所夢想的，當道不能實行時，他要和他的朋友攜手到那片能讓人悠閒自得的地方。

二、誠信不疑

朋友間貴在相互扶持，患難顛沛中見真情。擁有一位生死交，永遠不懷疑你的朋友是不容易的，尤其在名利誘惑，或者聽信讒言下，很可能原本要好的朋友開始產生嫌隙，甚至反目成仇，《詩經》中也有若干詩篇反映這樣的現象。

（一）〈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¹⁰見《毛詩正義》，頁104。

¹¹見《毛詩正義》，頁104。

¹²見《毛詩正義》，頁209-210。

¹³見《毛詩正義》，頁209。

¹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44。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¹⁵

《詩序》說這首詩：「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¹⁶王靜芝《詩經通釋》說：

細讀此詩，名「暴」者有之，名「蘇」者無之。所譏者從暴之人，非暴本人。是詩人傷友之趨勢附暴，反覆無常，故為是歌耳。¹⁷

王靜芝的說法大體貼近詩意，不論是否果如《詩序》所說是寫蘇公、暴公之事，詩中文字透露出原本兩位好友，因一方聽信他人讒言，而疏遠另一方，於是被孤立的一方非常憤慨，既痛恨讒人離間，又難過昔日好友相信不深，於是悲切的對神發誓，並且寫下這首詩，譴責如鬼如蜮，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的人，也希望朋友相信他的心不愧於天。

（二）〈陳風·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侮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甃，邛有旨鷗。誰侮予美，心焉惕惕。¹⁸

這首詩旨意，根據《詩序》說是：「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¹⁹孔穎達《正義》說：

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邛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²⁰

《詩經》中畏讒詩非常多，讒言是人際間必然會發生的，但若相信堅深，不輕信謠言，應該讒言也無濟於事。偏偏人心多疑，好聽甜言蜜語，妖言最足以惑眾。《詩經》往往不正面寫朋友應該深信不疑，而從反面寫他憂心被讒言陷害。例如〈王風·采葛〉、〈小雅·青蠅〉、〈小雅·巧言〉等詩。在〈小雅·沔水〉一詩，可以觀察詩人孤獨無力，憂國憂民，而他的朋友迷惑於讒言，不肯與他同心協力為國付出的痛苦呼告：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¹⁵見《毛詩正義》，頁 425-428。

¹⁶見《毛詩正義》，頁 425。

¹⁷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出版社，1988 年 1 月），頁 79。

¹⁸見《毛詩正義》，頁 254。

¹⁹見《毛詩正義》，頁 254。

²⁰見《毛詩正義》，頁 254。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²¹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作者感嘆喪亂將生，周遭的朋友卻無人顧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謠言紛飛，卻沒人因此自惕。其中「莫肯念亂」「念彼不蹟」「民之訛言」說明亂世當下民怨四起，而周遭的朋友卻無所警惕，所以「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喚醒朋友應自我警惕並阻止讒言的傳播。

第二節 會友輔仁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記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²²這段話明示了，朋友之間相成相濟的道理。而《論語·顏淵第十二》記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²³朱熹《詩集傳》注云：「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²⁴曾子認為，結交朋友的意義就在於輔仁，培養自己的仁德。

一、以禮交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結交不易，親賢友善，以禮相待，在《詩經》中亦有若干篇章有所呈現。朋友間的互動往來以禮相待，一切以真誠對待別人，就能令週遭的人和事，變得和諧而美好。朋友雖是同輩，但是彼此還是要有一定的分際，互相尊重，保持良好的情誼。

（一）〈衛風·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²⁵

詩寫對方投我以瓜果，我則加倍以美玉回報於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這樣的一投一報，並非只是為了回報，而是有感於對方先對我表示善意，我非常珍惜這份情誼，真誠希望我們可以永結情好。朱熹《詩集傳》以為：「疑似男女相贈

²¹見《毛詩正義》，頁 375-376。

²²《四庫全書總目·大戴禮記·卷五·第五十四篇·曾子制言上》，（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9月），頁 156。

²³見《論語注疏》，頁 111。

²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155。

²⁵見《毛詩正義》，頁 141。

答之詞，如〈靜女〉之類。」其實詩意也未必為男女，姚際恆《詩經通論》以為：「以之為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²⁶崔述亦以為尋常贈答之詩²⁷，此種說法貼近日常生活人際中之禮尚往來，透過交換禮物這件小事，傳達了彼此間珍視對方的心意。這種強調「恩義」與「報」所建構的人際關係，正是傳統中國社會建構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漢學家楊聯陞論之甚詳，在其著作〈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一文中即明確點出報償、報答、報仇等各種「報」的意義²⁸，〈木瓜〉詩人已點出人際之間平凡的回報。

（二）〈小雅·伐木〉

此為宴請親朋好友之詩作，詩中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毛詩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²⁹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釀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祭灑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³⁰

首章「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鳥兒嚶嚶啼鳴尋求牠的朋友。「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何況是人類，哪有不尋求朋友的道理。詩藉伐木論及鳥鳴，由鳥鳴求友說明人同樣須尋求朋友。第二章以肥羊美酒宴請長輩，以示情懇意切。第三章以酒饒伴同音樂歌舞宴饗朋友，展現待友的誠摯與熱情。

二、以友輔仁

朋友雖無血親或婚姻關係，但往往在生活上的接觸比父母、兄弟、夫妻還多，每個成年人幾乎要離開家庭獨立生活，這時多要靠朋友的協助。多交益友，見賢思齊，有助於提升自己。《詩經》中最重視有賢德、有智慧、有遠見的人，詩篇中也有若干首書寫對於這種朋友的期待和喜愛。

²⁶姚際恆撰：《詩經通論》，（台北：廣文書局，2012年9月），頁96。

²⁷崔述：《讀風偶識》，（台北：學海出版社，1992年9月），頁67。

²⁸楊聯陞著，段昌國譯，〈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收入中國思想研究委員會編：《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9月），頁349-372。

²⁹見《毛詩正義》，頁327。

³⁰見《毛詩正義》，頁327-329。

(一) 〈王風·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³¹

《詩序》說這首詩詩旨：「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³²是否如《詩序》說詩背景不得而知，但從詩中文字看，詩人很期待彼留子嗟來他這裡。方玉潤《詩經原始》說是「招賢偕隱」，這賢者當是人人愛結交的好朋友。

(二) 〈齊風·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³³

這首詩寫兩個偶然相逢的獵人，彼此欣賞對方，於是兩人合作狩獵，取得豐碩成果。雖非文士的以友輔仁，但也可以同樣來看。一人的能力有限，若能得到朋友的協助，團結力量大，當能產生更大的效益。

(三) 〈唐風·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³⁴

詩人如路旁孤獨的赤棠樹，他期待有賢德的君子前來，然而儘管他天天企盼，依然不知道君子何時來到他這裡。朱熹《詩集傳》說：「此人好賢而不足以致之。」³⁵朱熹之說更加凸顯賢者是輔助詩人最理想的朋友。

(四) 〈小雅·白駒〉

晉代曹摅〈思友人〉詩中有「感時思蟋蟀，思賢詠白駒。」³⁶化用《詩經》〈蟋蟀〉、〈白駒〉兩首詩意。於是〈白駒〉成為思賢的文化符號。其詩如下：

³¹見《毛詩正義》，頁 155。

³²見《毛詩正義》，頁 155。

³³見《毛詩正義》，頁 189。

³⁴見《毛詩正義》，頁 227。

³⁵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48-49。

³⁶蕭統著·張啟成譯：《昭明文選·曹摅·思友人詩》，（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年3月），頁 156。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³⁷

朱熹《詩集傳》說這首詩詩旨：「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³⁸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魯詩》說：「〈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³⁹兩家所說大致符合詩中文字所述。詩人再三挽留賢者永遠留下來，不要離開自己，可是他終究還是瀟灑的騎著白駒進入空谷，徒留依依不捨的詩人，向他低喚著「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既然隱遁符合你的本質，我無法強留你，但也希望你「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可千萬別珍惜你的高言，要經常勉勵我，不要疏遠我啊！這位詩人如此期待他的朋友不吝指教，以友輔仁懇切之情可見。

（五）〈小雅·六月〉

〈六月〉這首詩描寫周宣王時，允文允武的尹吉甫率軍北伐玁狁，全詩層次井然鋪陳，詳述其備戰、出征、激戰、凱旋的過程。其詩如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兪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⁴⁰

這是一首描寫周宣王朝討伐北方外患玁狁重要詩篇，不僅呈現尹吉甫指揮若定，軍紀整飭，輕鬆逐退侵犯者。最奇特的是詩之末二章，特別描寫尹吉甫凱旋歸來，受福甚多，在慶功宴上，邀集他的好朋友分享，其中有一位並沒有參加戰爭的張仲，他也受邀了，詩人特別用看似閒筆，卻賦予這首詩千鈞之力，因為張仲這個

³⁷見《毛詩正義》，頁 378-379。

³⁸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83-84。

³⁹王先謙：《十三經清人注疏：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月），頁 79。

⁴⁰見《毛詩正義》，頁 357-360。

人具有「孝友」的美好品德，尹吉甫以友輔仁，因此他的軍隊是以德戰勝野蠻，以德統帥軍隊，「孝友」美德是尹吉甫所敬重的。

第三節 賓主之誼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記載，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⁴¹「無知」指在晉國沒有相知的朋友。「謂之主」把對方當作主人。曾子認為，既已相知者，可視為朋友關係，尚未相知者，可以暫定為主人，與之建立賓主關係。因此，只要能夠「執仁立志，先行後言」，縱然僅是遠方疏遠之人，也能親如兄弟。推而言之，即使不相識的人，也可由賓主關係的相待，從相識進而相知，最後成為朋友。因此，賓主關係通用於社會交往，連繫人際，雙方以相互守信為原則，呈現出具體的禮儀關係。

（一）〈小雅·南有嘉魚〉

此為燕饗之詩，樂與君子共之。朱熹《詩集傳》：「興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⁴²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⁴³

一、二兩章讚美設宴之魚多且美。第三章以「甘瓠累之」比喻與燕饗之嘉賓共享福祿。第四章「翩翩者騅，烝然來思」紛紛飛來的騅鳥，比喻嘉賓眾多紛至沓來。其詩中「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各章皆詠唱，顯露主人的濃厚情誼。全詩烘托出賓主盡歡的場面。

（二）〈小雅·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是燕飲賓客之詩作。《詩集傳》：「興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⁴⁴

⁴¹《四庫全書總目·大戴禮記·卷五·第五十四篇·曾子制言上》，（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9月），頁157。

⁴²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4-75。

⁴³見《毛詩正義》，頁346-347。

⁴⁴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77。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⁴⁵

朱熹《詩集傳》：「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⁴⁶詩中「菁菁者莪」有喻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且樂於相見之喜。第三章「興也。錫我百朋者，見之喜如得重貨之多也。」⁴⁷見到君子就如獲至寶一樣的激動。第四章「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⁴⁸當心中飄忽不定時，見到了君子就心平氣和。從這些詩中可以體會到古代燕饗賓客時，在彬彬有禮中相互之間的尊賢好德所製造出的歡欣和樂氣氛。

（三）〈大雅·既醉〉

周王宴飲群臣，群臣借以祝頌周公，彼此以禮相待，禮尚往來。朱熹《詩集傳》：「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49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⁵⁰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承周王的酒美厚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祝周王長壽大幅。「高朗令終，令終有俶」美好的結果源於光明的開端，讚美周王善始善終，「公尸嘉告」由於周公的善德善政，先祖佑保其祖業。這些詩句皆有承上啟下之意韻，更含蘊著相互之間的體恤情誼。其中「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都來幫助祭祀，幫助祭祀按照祭祀禮儀。周王在祭祀禮儀結束後宴請群臣，由於周王的美德善政，於是群臣藉此祝賀周王長壽萬年子孫福祿，這以禮相待的禮尚往

⁴⁵見《毛詩正義》，頁 353-354。

⁴⁶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77。

⁴⁷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77。

⁴⁸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77。

⁴⁹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 131-132。

⁵⁰見《毛詩正義》，頁 603-606。

來，已增深了臣下君上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四）〈大雅·烝民〉

〈烝民〉為周宣王命仲山甫前往齊國築城平亂送行之詩。詩中有借仲山甫美宣王之意。《毛詩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⁵¹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⁵²

詩中「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天子做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補救。此句已顯露君臣之間的交情。全詩蘊含著「德」字，從「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的本性就是愛好美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讚美仲山甫溫和善良的本質個性，「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強調仲山甫不會欺善怕惡。「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但願仲山甫常常想起我寫這首詩，可以寬慰他的心。詩中除了讚美仲山甫的德行還顯揚仲山甫得到宣王的重任。足見君臣兩人之友好關係。

（五）〈周頌·振鷺〉

〈振鷺〉是迎客之詩。《詩集傳》：「賦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雍之水，而我客不助祭者，其客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⁵³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⁵¹見《毛詩正義》，頁 674。

⁵²見《毛詩正義》，頁 674-677。

⁵³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156。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⁵⁴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詩人以白鷺展翅飛翔與落在水塘上的優美姿態，來形容夏商的後人來助祭，「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人不因為他們是前代遺民，而把他們當成亡國奴，依然欣賞著他們的儀容氣質。「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讚美他們行為端莊舉止高雅，聲譽良好，受到歡迎。「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更期勉前來作客的夏商後人永保眾人稱譽的好名聲。

（六）〈周頌·有客〉

〈有客〉詩中有「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句，是主人期望客人留夜住宿的留客之詩。《詩序》說詩旨：「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⁵⁵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⁵⁶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描寫一位駕著雪白毛色馬的客人。「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隨從又美又多，顯現出盛大威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客人請多住幾夜。「言授之繫，以繫其馬」，一根絆馬繩將馬兒拴住。「薄言追之，左右綏之」，一個「追」字強調留客的誠意與堅持。「既有淫威，降福孔夷」，稱讚來客的德行並祈求降福於他。全詩顯現主人挽留客人的深情厚意，仰慕他的美德才能，以及遺憾他不能留下，只能深深的祝福他。

小結

《論語·衛靈公》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⁵⁷可見立處於人際社會應忠信篤厚。朋友關係，往往建立在道義之上，且應交友以信，其信源自於誠，誠發自內心，因此，一個人的內心誠實才能真正取信於人。當然，朋友之間的信自有其原則，只有在信合乎義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信守諾言，合於道義。孔子提出朋友有信並非盲目的守信，而是「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⁵⁸強調講信如果脫離了義的原則，就會流於小人之信。如同《詩經》中關於讒言之篇章，因名利誘惑而聽信讒言，導致朋友之間的信任消弭。朋友之間除了信任，實應以敬相待才能進而相互尊重，以《詩經》之〈衛風·木瓜〉來說：對方投我以瓜果，我則加倍以美玉回報於他，呈現

⁵⁴見《毛詩正義》，頁 730。

⁵⁵見《毛詩正義》，頁 736。

⁵⁶見《毛詩正義》，頁 736-737。

⁵⁷見《論語注疏》，頁 137-138。

⁵⁸見《論語注疏》，頁 118。

了以禮相待的誠懇與尊重。朋友相處之道的基礎是恭敬態度，言行舉止的適中亦應合乎禮儀，誠如子夏說的：「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⁵⁹朋友有相成相濟之義氣，除了互相切磋道學問之外，更能自其中培養自己的仁德。曾子就曾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⁶⁰其輔仁即在於培養自己的品德修養。其〈王風·丘中有麻〉之「彼留子嗟」、〈唐風·有杕之杜〉的「彼君子兮，噬肯適我」皆寫出心中渴求君子到來的期盼。現實社會中的人際往來，所能擴及的朋友面向與層次，常隨時代移轉與需求而擴增，因此除了儒家的五倫還可能推及到其他與生活相關的人際關係，如唐韓愈〈原道〉中所載：「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⁶¹其中賓主與五倫並列，因此可視為重要的人際關係。〈周頌·振鷺〉、〈周頌·有客〉等相關詩篇中蘊含禮尚往來賓主之誼，同樣可以用「信」、「誠」來作為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以維繫一定情誼，謹守該有的分際。綜合而言；朋友倫理中同道相合的關係，交友以信的準則，以敬相待的尊重，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共濟之道，如同〈小雅·伐木〉中所提及「鳥鳴嚶嚶，求其友聲」的象徵，有著配感以德的教化意寓。

⁵⁹見《論語注疏》，頁 106。

⁶⁰見《論語注疏》，頁 111。

⁶¹韓愈，劉真倫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8月），頁 42。

第八章 結論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孔子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¹又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²一則言聲，一則言義，聲者為禮樂；義者為義理，兩者皆有詩教之意喻。藉此，本論文以《詩經人倫道德觀研究》為題，藉儒家倫理道德之深蘊，探究《詩經》道德義理，瞭解《詩經》之教諭，經過前七章的探討後，歸納出以下研究發現。

一、農祀誠喻

《史記·貨殖列傳》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豳，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³說明；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從有虞氏、夏后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裡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豳，周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穀，重視土地的價值。在《詩經》中包括：〈生民〉所載之后稷誕生之神奇，公劉之居豳，古公亶父之居岐山，均以農業生活得到安居而盛榮，其中〈豳風·七月〉一詩，記載農民依時序之宜而農耕與作息的生活情形尤為詳細。周以農業為立國之本，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其中更因農業政策而興盛。農業經濟助長社會發展⁴，農民豐收銘感於心，以祭禮向天地致謝，因而形成周朝多重祭祀，在眾多祭禮中，如：〈周頌·豐年〉⁵、〈周頌·載芟〉⁶除了開耕之前的神明祈禱，也有了豐收後的神

¹見《論語注疏》，頁 72。

²見《論語注疏》，頁 30。

³司馬遷《史記·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 9 月），頁 85。《貨殖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出自《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六十九。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貨殖列傳人物的類傳。

⁴司馬遷在其《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尊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而教化大行。」說明農業經濟助長社會之發展。

⁵《詩集傳》云：「賦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156。

⁶《詩集傳》說：「賦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12 月），頁 15。

明致禮。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維繫的不僅僅是百姓的生活，更關鍵著國家的興旺與綿延。因此，無論是開疆拓土或家族興旺，甚至一家和諧皆關係著農事功業。農事起於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蘊含著人們的喜悅與溫暖，百姓生活溫飽無憂，人與人之間和諧有序，隨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四季更替，簡樸生活的人們以年年豐收為滿足，以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倫理為規制，國家亦逐漸旺盛繁榮。《詩經》篇章中之祭祀皆因百姓豐收而起，足證農功事業對於家國繁盛之關鍵，更呈現莊稼之辛苦耕耘，國家之創業維艱，因此《詩經》篇章亦有祈望與告誡後世之喻。

二、頌德精神

文王以德修養自身，更以德教化人民，人民感於恩德，篤守文王之信，百姓安居樂業，信守文王之德政教化，有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說明文王所以得天命乃因道德丕顯。《詩經》歌頌文王之篇章可謂不勝枚舉，如：「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強調文王文武全才，宜為人君，不僅能感動皇天，更能昌盛後嗣。正所謂「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⁷《詩經》中〈大雅〉及〈周頌〉的眾多詩篇中，基於修德以養天命，歌頌其先祖得天命之不易及修德之要旨，俯拾皆是。然「侯服于周，天命靡常。」⁸殷商子孫雖服從周國稱臣，但天命並非永久不變，因此《尚書·多方》：「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⁹天命既為無常，為了長於天命鞏固王權，澤及子孫，唯有修德以符合天意。由此可見，《詩經》歌頌文王之德，意蘊深含，不但有其慎終追遠之諦，亦有聿修厥德，自求多福之義，誠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¹⁰當知天命得來不易，應借鑒殷商，修養德行，永保德業以佑子民。再者從其詩意的顯現，不難發覺，祭神有陳敬天畏之訓，祭祖則見慎終追遠之義，更由追述文武之德，告誡殷商因失德而失國，周卻因修德而受天命。這些教喻之意，正如《禮記·祭義》所云：「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教民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¹¹

三、拓疆精神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把祖先們創造國家的功業，和種種奮鬥的歷史，交織著神話傳說的材料，有意地記述下來，一面作為統治者的楷模，一面為不忘祖先的功德而傳給後代子孫們緬懷以祖先的影子，這自然是必要的。在這種要求

⁷見《尚書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5月六版)，頁201。

⁸見《毛詩正義》，頁536。

⁹見《尚書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5月六版)，頁257。

¹⁰見《毛詩正義》，頁537。

¹¹見《禮記注疏》，頁814。禮記祭義云：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之下，於是民族英雄的史詩，接著宗教詩而出現了。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這是一種人的事業，而不是神的事業。很明顯的超越了宗教的階段，而帶有濃厚的歷史觀念了。」¹²朝代的昌盛，除了強大武力以鞏固國權之外，還需稱頌歷史，光耀祖先的偉大功績，以使各諸侯國服敬稱臣。筆者自《詩經》中之〈大雅·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五篇得以理解周族的開創過程，其歷述開國先祖包括：后稷、公劉、古公亶父及文王、武王。史詩歌功頌德，除了頌揚祖先功業之外，更有闡揚其感化精神之鑰。更得以子孫追尋祖先開拓歷史精神中之筆路藍縷，以啟山林艱辛之感化，而後興如履薄冰之深志，知先祖之創業維艱，守成亦復不易，以收怠惰之逸心，以保德行之養成。

四、至情不渝

《詩經》中的情，除了歌詠戀愛自由，也真誠地讚頌愛情專一，呈顯了愛情中的相輔與相成。其中歌詠自由戀愛的詩，包括描寫女子懷春、情侶幽會、邂逅定情還有為反抗婚姻不自由而作的詩篇。其內容真實且生動地反映了周代青年的交往，其中尋找對象的詩作，如：〈鄘風·桑中〉、〈鄭風·溱洧〉、〈召南·野有死麕〉、〈鄭風·野有蔓草〉等。亦有男女產生了感情之後快樂約會的詩，如〈邶風·靜女〉、〈齊風·東方之日〉、〈陳風·東門之池〉、〈陳風·東門之楊〉、〈王風·丘中有麻〉等。諸如以上之詩作，皆顯露一共同質性，即為正面歌頌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就愛情專一來說〈鄭風·緜衣〉、〈鄭風·出其東門〉，呈現出忠貞的專一品德。戀愛自由與愛情專一，是建立理想婚姻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兩性關係中，沒有互相忠貞專一，固然不成其為真正的愛情，但沒有戀愛自由，也很難得到真正的愛。在孔子頌《詩》中論及：「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¹³說明，男女雙方應以自由戀愛為基礎，通過一定的婚禮儀式，建立夫婦關係，且在長期相處中，以互相忠貞的愛，保持和諧，才能真正利於幸福家庭的建立。因此，違背互相忠貞而奢談戀愛自由，必然流於泛愛，也難以真正獲得愛情的歸宿。

五、兄弟情誼

孔子將兄弟血源致力於「悌」，並提出了「兄弟怡怡」¹⁴的觀念，其意為兄弟之間應該經常保持一種溫和愉悅的態度。《詩經》中關於兄弟姊妹的詩篇，往往顯露天性中真摯情感的相互依存，無論所處的情境如何，如〈小雅·常棣〉借棠棣之花萼相承，以喻兄弟手足相親之義。〈鄭風·揚之水〉以兄弟相互規誡之勸勉，喻兄弟手足情深，無不可化解之衝突。〈邶風·燕燕〉一詩生動描繪了兄妹分離時的難捨之情。〈小雅·角弓〉則強調兄弟之間應親愛和諧。除了親愛和諧，詩篇中還顯示兄弟之間應團結合作，急難共濟，不可隨意聽信他人之閒言，兄弟

¹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79年5月出版），頁40。

¹³見《禮記注疏》，頁884。

¹⁴見《論語注疏》，頁119。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之情應以和睦為貴。兄弟形體雖異其質源卻一致，因此，同為天賦的血源關係，應該相互幫助，同舟共濟，而這本乎血緣的自然天性，在其基礎上也已賦予了最真切的感情且是血脈親情上無法割捨的真實情感。如同《周易·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¹⁵強調兄兄弟弟為實現家道正、天下定的重要人倫道德。

六、情性之正

孔子主張禮治，《論語·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¹⁶孔子主要說明的是；拿政法引導，拿刑律齊平人民，人民雖能避免犯罪，而心中在沒有廉恥的情況下，也不過是苟且生活，如若以道德為導引，再以禮制規範人民，那麼，人民在廉恥之禮中，定能逐步向上。〈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¹⁷說明了詩歌抒情可以讓人感興，禮節中和，可以立身處世，音樂養性，可以完善人格。〈八佾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是《詩經》的中和之道，快樂卻不淫邪，悲哀卻不傷和氣。哀樂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過度了就痛苦，人生中的喜、怒、哀、樂應不失中和，才合乎人道。《詩經》中論及喜樂，以「琴瑟友之」，在尊重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而「鐘鼓樂之」則以鶼鶼情深的情，寫出患難與共，同甘共苦的精神。無論是友情或愛情都呈現虛實調和之中道，因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世道人間陰陽以和，萬物以生，家道成焉，皆闡述了人類情性之正。

七、詩教諭志

禮記仲尼燕居所云：「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¹⁸春秋賦詩，蔚然成風，每以微言，感於內心，往往詩諭其志。如：〈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洶湧的江河朝向大海奔騰，喻己之志向。此外，又如〈小雅·六月〉：「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表明敵方氣焰，我以有序備戰。這些詩作，往往於宴享之際，主人以詩迎賓，賓客也以詩祝禱，既能表達己意，亦能融合人際關係，賦詩者暢懷抒情，通過主文譎諫，其弦外之音亦大有益於納上下於道德，建立周人穩固的人倫道德觀念。

此外《詩經》所呈現的人倫道德觀，即便放到現代的政治社會環境下，人心同理同，人性中對最本質的美善追求，和樂幸福的渴望，不應有異。在今日愛情與婚姻家庭觀念薄弱的世風下，《詩經》中溫厚的人情，重視親子相愛，家族團結的詩教，更可以有效援引為用，以療治人際的疏離。《詩經》作為一部經典，其中最為可貴的是重視人倫道德，規範人與人間該有的分際，具有恆久不變的典範價值。

¹⁵見《周易正義》，頁 89。

¹⁶見《論語注疏》，頁 16。

¹⁷見《論語注疏》，頁 71。

¹⁸見《禮記注疏》，頁 854。

參考文獻

一、古籍（按時代先後排列）

（甲）十三經注疏類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漢】毛亨傳、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漢】趙岐注疏，【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孝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2011年12月。

（乙）其他專著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

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3月。

朱熹：《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

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95年12月。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1月。

姚際恆：《詩經通論》，台北：廣文書局，2012年9月。

崔述：《讀風偶識》，台北：學海出版社，1992年9月。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台北：中華書局，2009年7月。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9月。

劉寶楠撰：《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

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1986年2月。
龍起濤：《毛詩補正》，台北：力行書局，1970年6月。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月。
王雲五主編：《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吉林：吉林出版社，2005年5月。

二、近人著作（依姓氏筆畫排列）

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出版社2008年11月。
朱自清·郭沫若·葉聖陶·吳吟編輯：《聞一多全集·(四)詩選與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1月。
朱金發：《先秦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9月。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8月。
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2月。
呂珍玉：《詩經詳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11月。
林安宏：《儒家孝道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00年1月。
屈萬里：《屈萬里全集·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2月。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周嘯天主編：《詩經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4年1月。
姚小鷗：《詩經譯註》，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
胡樸安：《詩經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1970年10月。
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月。
張丰乾：《詩經與先秦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4月。
曾昭旭：《論語的人格世界》，台北：尚友出版社，1982年2月。
程俊英：《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5月。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
馬自毅注譯、陳滿銘校閱：《新譯幼學瓊林》，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8月。
曾仕強：《易經的奧祕》，台北：曾仕強文化事業公司，2013年6月。
陳明、朱漢民：《原道》，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
黃永年譯注：《顏氏家訓》，台北：錦繡文化出版社，1992年1月。
傅佩榮：《大學·中庸解讀》，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12年2月。
楊聯陞著，段昌國譯，〈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收入中國思想研究委員會編：《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9月。
華夏國學書院主編：《詩經三百首·大師導讀》，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3

年1月。

董治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11月。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16年3月。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改編版，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11月。

滕志賢·葉國良：《詩經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17年11月。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79年5月。

劉大白：《白屋詩話》，香港：天人出版社，1966年12月。

劉耘華：《詮釋學與先秦儒家之意義生成——論語、孟子、荀子對古代傳統的解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3月。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12月。

錢鍾書：《管錐編·毛詩正義》，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月。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11月。

龍宇純：《絲竹軒詩說》，台北：五四書店，2002年11月。

關鵬飛：《探源詩經》，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

蕭統著·張啟成譯：《昭明文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年3月。

韓愈，劉真倫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8月。

三、學位論文（按姓氏筆畫排列）

1.王淑麗：《《詩經》中倫理關係與詩教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2.金恕賢：《《詩經》兩性關係與婚姻之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3.林耀潏：《先秦儒家詩教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4.莊振局：《春秋時代倫理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5.張淑珍：《詩經二雅君臣倫理探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

6.張淑湍：《論《詩經》中的品德教育思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7.張宗揚：《詩經國風「君子」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8.藍麗春：《詩經所反映之周代社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四、期刊論文（按姓氏筆畫排列）

1.王中江，〈從《詩經》看儒家倫理與周部族文化的關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報》，2012年2期，頁171-175。

2.王渭清，〈《詩經》的倫理品格及其文化意蘊透視〉，《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學報》，

2012年8期，頁147-149。

3.吳瑾菁，〈《詩經》中的倫理生活圖景探微〉，《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4期，頁93-96。

4.尚昌菊·李嵐，〈周民族史詩中所反映的人物品格及其文化意義〉，《廣西師範學院文學院學報》，2011年3期，頁52-53。

5.林耀滌，〈孟子之詩教〉，臺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5年第18卷第9期，頁14-24。

6.姚雪紅，〈《詩經》中的道德倫理意識對後世的影響〉，吉林省教育學院中文系，《時代文學》，2010年23期，頁195-196。

7.馬銀琴，〈論孔子的詩教主張及其思想淵源〉，北京：《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頁71-80。

8.嚴耕望，〈唐代文化約論〉，《大陸雜誌》，1952年，第4卷第8期，頁243-251。

附錄一：

《中庸》引《詩經》輯錄(共十四條)

1	引《詩經·大雅·旱麓》篇中「鳶飛戾天」二句，以說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錄其原文如下：《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2	記孔子引《詩經·邶風·伐柯》篇「伐柯伐柯」二句，以證道不遠人之義。其原文為：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3	引《詩經·小雅·常棣》篇第七章全章四句，第八章四句前二句，及孔子評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其原文為：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4	記孔子引《詩經·大雅·抑》篇中「神之格思」三句，論鬼神以喻道。原文：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5	記孔子引《詩經·大雅·假樂》篇第一章全章六句以證大德者必受命。原文：「子曰：『……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6	引《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全篇八句中開頭「維天之命」四句，而以「不已」兩字解釋之，以證天道之「不已」。原文：《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7	引《詩經·大雅·烝民》篇中「既明且哲」二句，以釋「默足以容之意。」原文：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8	引《詩經·周頌·振鷺》篇全篇八句中之後四句，以論君子。原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9	引逸詩「衣錦尚絅」句，再論君子之道。《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10	再引《詩經·小雅·正月》篇中「潛雖伏矣」二句以論君子。原文：《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11	再引《詩經·大雅·抑》篇中「相在爾室」二句以論君子。《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12	再引《詩經·商頌·烈祖》篇中「奏假無言」二句以論君子。《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13	再引《詩經·周頌·烈文》篇中「不顯惟德」二句以論君子。《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14	引《詩經·大雅·皇矣》篇之「予懷明德」二句，大雅烝民篇之「德輶如毛」一句，大雅文王篇之「上天之載」二句，以極贊君子之德，而結束中庸全文。《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附錄二：

《大學》引《詩經》輯錄(共九條)

1	引《詩經·衛風·淇奧》篇第一章全章九句，以釋「止於止善」之「至善」二字，其原文為：《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2	引《詩經·周頌·烈文》篇末「於戲，前王不忘」句，續釋「止於至善」。原文：《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3	引《詩經·大雅·文王》篇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二句，以釋三綱領之「新民」。錄其原文如下：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4	引《詩經·商頌·玄鳥》篇中「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二句，以及《詩經·小雅·鶉之奔奔》篇「鶉之奔奔，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5	引《詩經·大雅·文王》篇中「穆穆文王」二句，續釋「止于止善」之「止」字。其原文為：《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6	引《詩經·周南·桃夭》篇第三章全章四句，又《詩經·小雅·蓼蕭》篇中「宜兄宜弟」一句，以及《詩經·曹風·鴉鳴》篇「其儀不忒」二句，以釋八條目之「齊家治國」。原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7	引《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中「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二句，以述為民父母之道。原文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8	引《詩經·小雅·節南山》篇第一章八句之前四句，以證有國者之不可不慎。原文：《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9	引《詩經·大雅·文王》篇第六章八句之後四句，以證失眾則失國之道。原文：《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